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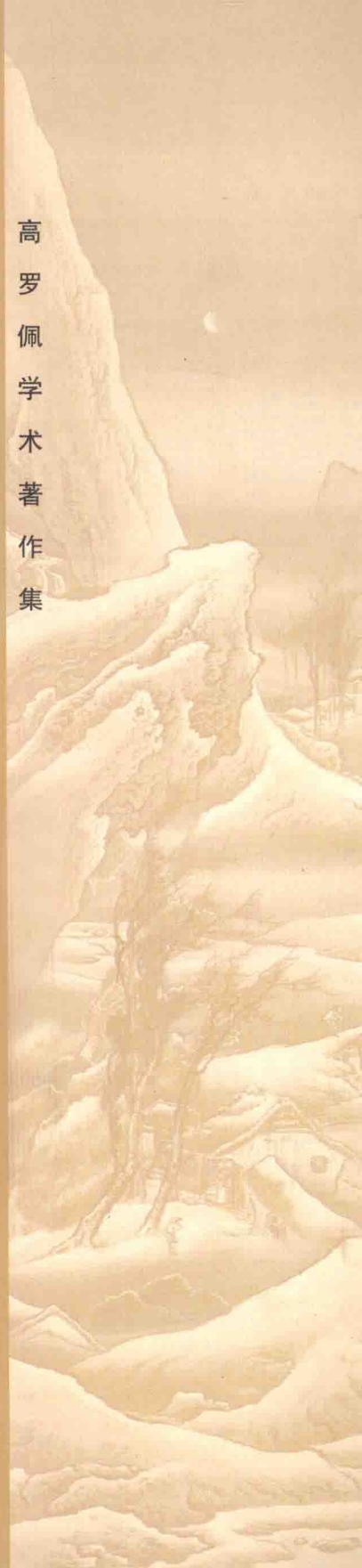
高罗佩学术著作集

长臂猿考

「荷」高罗佩著
施晔译

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

中西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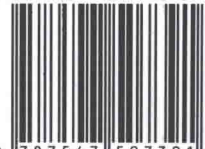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 中国文化

ISBN 978-7-5475-0739-1



9 787547 507391 >

定价：36.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高罗佩学术著作集

长臂猿考

「荷」高罗佩著

施晔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臂猿考/[荷]高罗佩著;施晔译.—1版.—上海:
中西书局,2015.1

(高罗佩学术著作集)

ISBN 978-7-5475-0739-1

I.①长… II.①高… ②施… III.①长臂猿-文化研究-中国
IV.①Q959.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4285号

本书译自E.J.Brill (Leiden, Holland) 1967年版*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 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



及高罗佩家人授权出版。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本书获得荷兰文学基金会资助,谨致谢忱。

长臂猿考

[荷]高罗佩 著
施晔 译

责任编辑 刘寅春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2.5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739-1/Q·002

定价 36.00元

前 言

i

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与人最近似的是黑猩猩、猿、大猩猩及猩猩,这四种动物通常被统称为类人猿。它们均具有超常的智慧,能直立行走,体外无尾巴。然而,只有其中的两种适宜长期与人类共同生活,也即黑猩猩及猿。必须重申的是,上述此言并不暗示或反照另外两种动物猩猩及大猩猩的性格特征。这两种动物均内向害羞,性格温顺,除非受到挑衅,它们一般不会主动出击。尽管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过许多有关它们,尤其是大猩猩的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非凡的力量及庞大的身躯,还有它们喜欢独居的习性,阻止人们将已过了最温顺年龄段的猩猩及大猩猩作为宠物收养。因而,如欲研究人与猿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从黑猩猩及猿入手。

最近几年,出现了许多有关黑猩猩的论著。但据我所知,尚无专门研究猿的著作。然而,有关猿及人猿关系的可供查询的资料远多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早在两千年前,中国人便对猿独加青眼,视其为类人猿及猴类动物中的君子。千百年来,无论野生还是家养的猿,描写它们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

只有两种灵长类动物在中国文学中得到特殊的宠遇。其一为猴,至为普通,经由民间传说或走街串巷的耍猴表演而妇孺皆知;其二为猿,至为罕见,出没于深山老林,只有行吟诗人及得道隐士才熟悉它们。

猴子成为人类无尽好奇心的通俗象征物,也是人类反复无常、爱耍小聪明的心性写照。据说猴子在西王母那儿偷窃长生不老的仙桃,它还是十六世纪通俗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角,护送一位虔诚的中国僧侣去印度取经。这只猴子身上融合了印度猴传说的所有丰富元素,在公元一世纪时,神猴传说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

相反,猿在中国却是一种传统而又纯粹的象征,既代表诗家或哲人超

凡脱俗的理想，又充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神秘纽带。¹猿把深奥的知识及神奇的技艺传授给人类，而它的鸣叫，那回荡于薄雾弥漫的清晨或月华如水的夜晚的猿啸声，又提升了多少诗人及画家的艺术趣味。

从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起，中国士人已在诗文中赞美野外或家养的猿，沉迷于它们种种充盈着爱意的生活习惯。伟大的中国画家已将千姿百态的猿入画，直到公元十四世纪，他们仍以活猿为模特。然而此后不断加剧的森林采伐使长臂猿的栖息地急剧缩减，猿类逐渐退居至中国西南，画家们因此只能根据前辈的作品或传闻来创作猿画。长臂猿在中国艺术和文学中的地位如此之高，因而得以与其他文学作品及艺术题材一起传到日本、朝鲜，尽管那两个国家并不出产猿。

正因为长臂猿在远东文化中占据了相当独特的位置，所以上溯两千余年追踪其栖息范围、外貌及特性便成为一种可能。我认为无论对于东方学者、动物学家抑或普通的动物爱好者来说，搜集、整理有关长臂猿的文学、艺术资料以供他们参考，都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本书即为我的研究成果。

ii 本书始于一个总论。基于多年与长臂猿朝夕相处所获得的经验，我在总论中描述了猿及其习性。我还借用自己曾豢养过的一些猿的照片来陈述我的观察，有关这些照片的说明可在本书附录中找到。希望这些介绍性文字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总体的背景知识和相关材料，从而能与本书主体部分即将叙及的有关猿的文学及艺术资料作出比照。

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将与主题相关的材料按年代排序。第一部分描述了我能得到的最早的材料，从公元前1500年到汉代初年，也即公元前202年；第二部分概述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为止的猿文献；第三部分主要陈述猿在宋、元、明画作中的艺术再现。我对中国猿文化的考察结束于清初，即公元1644年，因为清代以降，猿在中国已日渐稀少，有关猿的作品多半是前代的因袭和重复。另有一个附录简述了猿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1 据我所知，除中国人外，只有婆罗洲的达雅克人赋予猿神奇的力量；参见汤姆·哈里逊的重要论文《西婆罗洲民俗及占卜学中的猿》，《沙捞越博物馆杂志》，1966年。在缅甸和

泰国，在通俗文艺作品中出现得更频繁的是猴而非猿，印度尼西亚民俗学中一种被称为“鲁通”（lutong）的当地长尾猴使猿黯然失色。

为节约时间和成本,我将自己的打印稿影印出版为本书。其中包含有许多汉字,多为名字、术语及引文,十六字以上的中文文本皆汇集于本书末。这种文本复制方式的短处在于我无法在行文中提到页码,因而常出现“参见上文”、“详见下文”等字样。读者如有疑问则必须查阅索引,只有索引才给出每一术语及许多交叉引用条目的页码。然而,这种技术手段亦有显著长处,能使我尽量精简那些标示出与本课题相关的现存著作或文章脚注。这就迫使我在消化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概括,这是一个相当有益的经验。

本书章节间隔处的小型装饰图案借用自商、周两代青铜器或玉器上的动物图形。

鉴于音乐般的猿鸣声曾在中国文学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我用磁带录制了一些猿鸣样本,读者将会在本书封底的纸袋中获取这一留声机唱片。²

在此衷心感谢以下机构给予我帮助并提供长臂猿照片:伦敦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of London),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of Washington),海牙皇家图书馆(the Royal Library, of The Hague),大阪市立美术馆(the Municipal Gallery of Fine Art, of Osaka)以及东京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Tokyo)。

同时我还要感谢吉隆坡的戈贝尔(C.A. Goebel)先生为我的猿琪妮(Cheenee)和彼特(Pidder)拍摄了大部分照片,感谢大使馆文化专员施洛特(Ch. Van der Sloot)先生为金佳(Jinja)所拍的许多照片。

其余照片出自我为四个孩子惠联、彼特、宝琳和托马斯所拍的快照,我将此书作为纪念品题献给他们,以分享我们曾经与猿共度的美好时光。

高罗佩

荷兰皇家大使馆

东京,1967年5月

2 编者注:读者可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网站“高罗佩特展”一栏下载该唱片的电子版:
<http://disc.leidenuniv.nl/view/action/singleViewer.do?dvs=1413353485696~997&locale=zh>

CN&VIEWER.URL=/view/action/singleView.do?
&DELIVERY_RULE_ID=10&famed=1&cusePid1=
true&cusePid2=true,编号为7.3.4。

缩写词表

- CXTWC 《中国经济动物志》。此书为寿振黄编撰的有关中国哺乳类动物的描述性著作,1964年¹由北京的科学出版社出版。一册,并配以照片及彩色插图。
- HW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明代学者张溥(公元1602—1641年)所编,汇集了汉魏六朝103位作家作品。此书为影印版,四册页码相连,收录于1963年台北出版的《四部集要》。
- LS 《类说》。由宋代曾慥编撰的古代作品集,出版于公元1136年。1955年于北京影印出版,凡五卷,页码连贯。
- PTKM 《本草纲目》。中国大型药学专著,由明代学者李时珍²(公元1518—1593年)编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65年活字印刷版³,凡六册。
- PWC 《佩文斋咏物诗选》。由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御定编撰的各代咏物诗,分门列目,为嘉惠后学之重要文学参考书之一。
- PY 《埤雅》。由宋代学者陆佃(公元1042—1102年)编撰之百科全书。明代再版。
- SF 《说郛》。由陶宗仪⁴编撰之大型综合性丛书,选录各朝名家之作,但多有删节,约付梓于1360年。明版。

1 译者按:《中国经济动物志·兽类》于1962年出版于科学出版社。

2 译者按:原著将“李时珍”误写为“李世珍”。

3 译者按:该版本系用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万有文库”版本印行,分别于1954及

1955年于上海重印两次。未见1965年版本。

4 译者按:陶宗仪(1321—约1412),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元明之交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有《辍耕录》、《说郛》、《书史会要》等著述传世。

- SK 《说库》。王文濡⁵编撰之大型图书,收录自汉至清各代笔记。1915年上海版。
- SPTK 《四部丛刊》。影印各种重要古籍的综合性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1923年版。
- STTH 《三才图会》。百科图录类书,1609年出版。
- TPK 《太平广记》。公元983年⁶由宋太宗敕令编撰的综合性类书,以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为主。台北新兴书局1958年五卷本,页码连贯。
- TPYL 《太平御览》。由宋太宗敕令编撰的收录各代经典之作的大型类书。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四册,页码连贯。
- TSCC 《古今图书集成》。清初皇帝⁷钦定编撰于1725年,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类书,凡10 000卷。尽管许多文本有删节,或未提及原始文献出处,插图质量普遍较差,但仍不失为快速入门之工具书。
- TWH 《动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一册,配有插图。
- WK 《和汉三才图会》。日本再版之《三才图会》,出版于1713年,插图重绘并增加了日本数据资料。

5 译者按:王文濡(1867—1935),字均卿,别号学界闲民、天壤王郎等,浙江南浔人。近代著名学者、国学家。

6 译者按:《太平广记》成书于太平兴国三

年,即公元978年。此处高罗佩所云983年有误。

7 译者按:《古今图书集成》由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皇帝写序。

目 录

前言

缩写词表 1

总论 1

第一部分：远古至汉代 约公元前 1500 年—公元前 202 年 21

第二部分：汉代至唐末 公元前 202 年—公元 907 年 58

第三部分：宋、元、明朝 公元 960 年—公元 1644 年 120

附录

日本的长臂猿 150

对在文本及插图中出现的长臂猿的说明 153

地图中数字所对应的地名及附图 158

传统册页：中文文本 161

索引 170

补遗与勘误 181

译后记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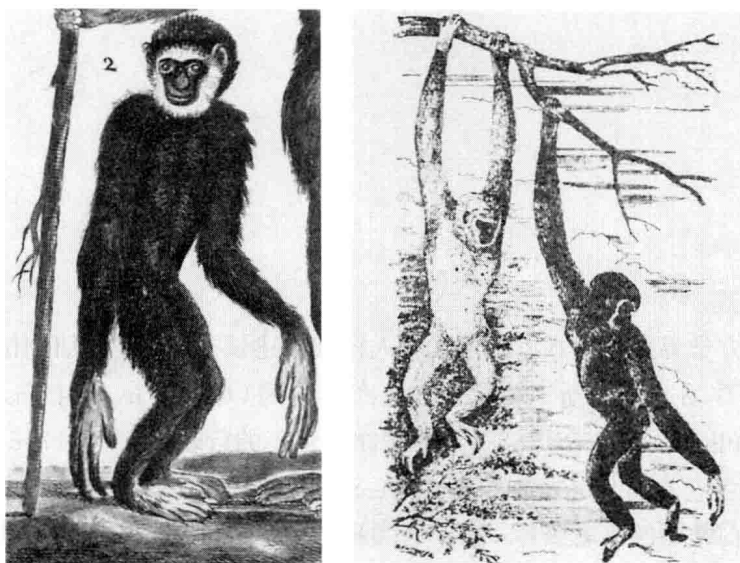
总 论

西方学界直到十八世纪末才有人详细描述长臂猿,随后法国伟大的动物学家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布丰伯爵(Count George-Louis-Leclerc DU BUFFON, 1707—1788),巴黎植物园多年的行政长官,于1766年出版了他的多卷本著作George-Louis-Leclerc DU BUFFON《猿的自然史》,其中有一张白掌猿的清晰照片。布丰有关猿的信息来自法属印度殖民地,即有长臂猿出没的阿萨姆邦(Assam)和上缅甸(Upper Burma)。大约250年¹以后,波考克(R. POCOCK)出版了他的力作《英属印度地区的动物》,主要也是基于来自印度的资料。

于是早期有关长臂猿的信息被从印度传至西欧,我认为如果因此断定“gibbon”(猿)一词亦起源于印度未免有些离谱。一种权威的现代法国文献声称这个词由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克斯侯爵(Marquis Joseph-Francois DUPLEIX, 1697—1763)引入法国,此人从1741至1745年是法属印度殖民地的地方官,该词源自一种印度方言(参见保罗·罗伯特 Paul ROBERT之《字母词库和法语》,巴黎1953—1964年,第三卷“借用印度方言”部分)。我十分怀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因为我既没在孟加拉追索到此词,也没在印度次大陆东北部的语言中发现它。然而,意大利有“gibbone”一词,该词使人联想到gibbo(亦即“驼背”)和gibboso(也即“驼背的”)两词。因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及其他威尼斯旅行家)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接触远东,很可能意大利商人首次看到猿并称其为“驼背”;尤其是被圈养的猿,常喜弓背蜷身,袖手呆坐良久。如果这个推论正确,那么法

1 译者按:波考克(Reginald Innes Pocock, 1863—1947)的专著《英属印度地区的动物》(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三卷分别出版于1900、1939及1941年。故此处“250年”疑为“150年”的笔误。



黑白掌长臂猿（出自布丰） 白色及黑色白掌长臂猿（出自波考克）

语词“gibbon”源自意大利语“gibbone”，再经由法国传播至英国。

- 2 布丰之后，涌现出很多关于猿的文章，最近几年更出版了基于田野调查的对猿展开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²然而，不幸的是，长臂猿广阔的栖息地大多分布于偏僻的山区，迫使研究者们把考察范围只局限于一两个亚种上，而更早期的灵长类动物学甚至只有猿的一两个标本，并且往往仅是皮毛或骨架。鉴别及分类的尝试如仅基于这些零碎不全的数据，必然一无所获。倘若比较一下不同作者对二十多个现已能区分的长臂猿种类的描写，就会发现很多矛盾及因袭之处。如果考虑到动物品种逐渐变异的可能，我们不得不作出这个推论，也即猿的多样性事实上并非如前代研究者所预想的那么大，长臂猿科实际上只有4到5个不同亚种。³

2 卡彭特(C.R.Carpenter)所撰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自然行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一书列出涵盖面广的相关文献目录,第267—271页。

3 最近,法国动物学家皮尔·唐洛特(Pierre Dandelot)作了一个勇敢的尝试,即指出一些相互矛盾的资料,参见其在1960年巴

黎《科学与自然》杂志第39号上发表的配有插图的论文《猿》,这是迄今为止识别猿类的最好指南性读物。如想得到明确而又完整的调查结果,我们要等伟大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奥斯曼·希尔(W.C.Osman Hill)博士出版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灵长类动物》的第6及第7卷,读者无疑可以从中发现解剖学方面的详细说明。

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考察猿类了,然而文献资料同样抵牾百出、令人困惑。在本书中,我已尽最大努力筛选爬梳这些资料,并尝试着准确地表述一些结论。幸运的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们须面对的只有三个品种,而且它们碰巧是最有名的,也即黑掌长臂猿、白掌长臂猿和黑冠长臂猿。在继续描述这三种长臂猿前,我们最好将它们先置于分类学的语境中。

猿与黑猩猩、大猩猩及猩猩同属猴科(Simioids)大家族,猿又组成了名为“长臂猿科”或“森林行走者”(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因为它们的确是树居动物)的分支。而将长臂猿科二分为合趾猿属及长臂猿属的属类区分也被普遍接受。前者只有一个种类,也即合趾猿,无论在体格、性情及习惯上均与长臂猿类有很大差别:这是一种大型的长着浓重黑毛的猿,下巴底部有个囊,可从喉部开始膨胀,大小几近其头部。此囊充当其宏亮啼声的音箱。合趾猿有蹠足,性格粗暴,极为独立,因而当它过了最温顺的年龄后便不再适合与人同居。其栖息地的最北端位于马来半岛,因而古代中国人并不了解这种动物。

相对于合趾猿从头顶至尾骨约70厘米高的体型,长臂猿类则较小,我在吉隆坡见过的最大一只是15岁的白掌长臂猿,身高约50厘米,臂长170厘米。长臂猿类也许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亚种:

A. 黑掌长臂猿。一种体态苗条的猿,皮毛浓密、纤长、柔滑。据标本观察,其毛色从墨黑,到灰色和浅黄,甚至还有金黄或者银白,各不相同。除了环绕脸部的一圈白毛,单色皮毛或者连绵成片,或者沿着前额、脸颊和下巴分为几个部分。黑色、多毛、皱纹密布的脸上,永远有一种忧郁的表情。

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白眉猿的品种,骨骼稍大,毛皮粗糙,因脸上披着白色长毛而得名。

B. 白掌长臂猿。一种体格强壮的猿,毛的变异类似黑掌长臂猿,因手脚皆为鲜明的白色而被称为白掌猿。毛色比黑掌长臂猿稍短但更光亮,脸部则少了忧郁,通常面无表情。

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白掌戴帽长臂猿的品种,其标志是头顶毛发有一块黑斑,胸腹部亦多为黑色。

C. 黑冠长臂猿。体格及毛色与黑掌长臂猿类似,然而区别在于其头顶 3



2岁黑掌长臂猿的脚、手印图(为实际大小的一半)

的毛发长成突出的冠状。

其中有一个在中国南部常见的品种称为黑冠白颊长臂猿,双颊长着两股洁白修长的络腮胡须。

目前长臂猿属动物分布在整个上缅甸和阿萨姆邦,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整个印度支

那、泰国、马来半岛、华莱士线⁴以西的印度尼西亚岛屿。因黑掌、白掌及黑冠长臂猿在个性、行为方式方面均很相似,故以下描述同样适用于这三种猿。

猿在本质上是树栖类动物,它的体型与智力与这种生活相当合拍。即便是被捕获的猿,也不失这种行为特征:当猿被关在室内时,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立即跳上最高的橱柜。而典型的地面猴,如南非的赤猿则会立刻躲到树下。猿避开下层丛林和低矮灌木住在森林华盖的上层,绝少下地活动,因而即便是住在猿类栖息地附近山区的人也难见其踪,尽管总能听到它们在黎明或黄昏时回荡于山林的熟悉啼声。正因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中国人因而将猿视为森林之精灵,婆罗洲的达雅克人甚至相信它有魔力。

猿的生理特征能极好地适应其树巅生活:它体态苗条,手臂特别细长,却有一双强壮且手指修长的双手,略短的腿上长着善于抓握的几乎和手一样大的脚。虽然一只发育成熟的猿从头顶到尾骨约长50厘米,苗条的体形和瘦小的骨架却使它出奇地轻盈。它很小的脑袋上长着一双微微凸出的大而圆的眼睛,肩膀灵活,发育良好,臀部窄小。猿脸部、耳部、手掌、脚底和臀部的皮肤黑亮柔韧,坐骨处的老茧虽小却坚硬如石。猿手掌及脚底的线条及纹路类似人类的手足。覆盖它身体其余部分的细而浓密的软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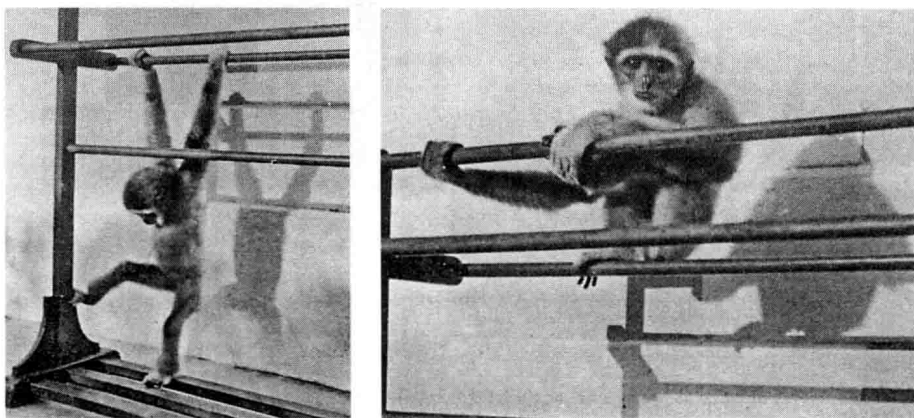
4 译者按:华莱士线是生物地理学中区分东洋区和大洋洲区在东南亚一带的分界线,由英国动物地理学者、博物学家阿弗雷德·罗

素·华莱士(Wallace, Alfred Russel, 1823—1913)于1860年提出。

足以抵御风雨及夜晚的低温——即便在热带国家,山上的温度夜间仍可能降到冰点。

在它的树巅王国中,猿主要依靠其长臂移动。它从一根树枝荡到另一根,这种移动在技术上称为臂力摆荡。虽然猿的腿比手臂短了三分之一,但肌肉发达,便于其自如跳跃。猿抓住头顶的枝条,在树枝间摇摆,它的腿要么自由晃动起到冲量摆锤的作用,要么蜷缩紧贴至身体。偶尔,猿会用灵巧如手的腿保持平衡,有时甚至将脚倒悬于树,荡起身体玩倒挂金钟。

猿已把它们的臂荡技巧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完美程度。它把自己从一个枝头抛向另一个,利用第一根树枝的弹性,积蓄足够动力跳到另一根。它通常能在空中飞行四五米,且能完美掌控时机,从不失手。因此,它能以优雅和流畅的动作保持相当的速度。臂力摆荡亦是其主要的娱乐活动,猿常会专注投入于一套杂技中,并不意在采摘水果或跳至一个特定的位置,只为炫耀和卖弄,它们将这臂荡技巧演绎为令人赏心悦目的空中芭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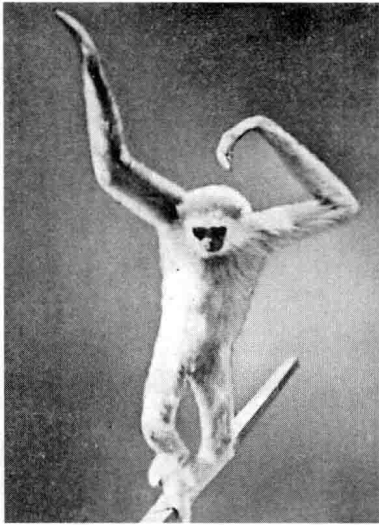
毛巾架上的练习 彼特,一只幼年白掌长臂猿

这令人啧啧称奇的技巧至少需要为期一年日复一日的系统训练。我注意到家养的幼猿几小时地在毛巾架上练习一套动作,它们会无数次地重复同一个抓握动作直至其完美无瑕。次日,它们会再次从头开始练习。家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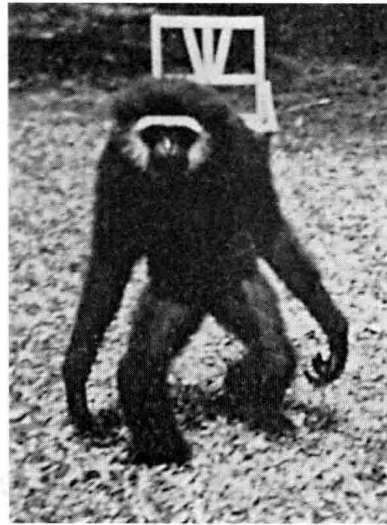
的猿只在主人陪伴下练习，一如生活于野外时有母亲监护一般，因为在树顶，失足便意味着死亡。

随着树林生活技巧的与日俱进，猿总会遇到水平的藤条或树枝，它或许会选择用直立的双腿踩着枝条前行，同时举起手臂保持平衡。因此，当它在地面上行走时，也会以同样的姿势获取平衡。它举起双手，只在偶然情况下会垂下手臂以指关节轻触地面站稳。猿是两足动物，它从不四肢着地行走。然而，当它爬树时则会协调地使用四肢，像一只巨型蜘蛛，优雅且毫不费力地冲上高耸的椰子树顶。

5



金佳在横木上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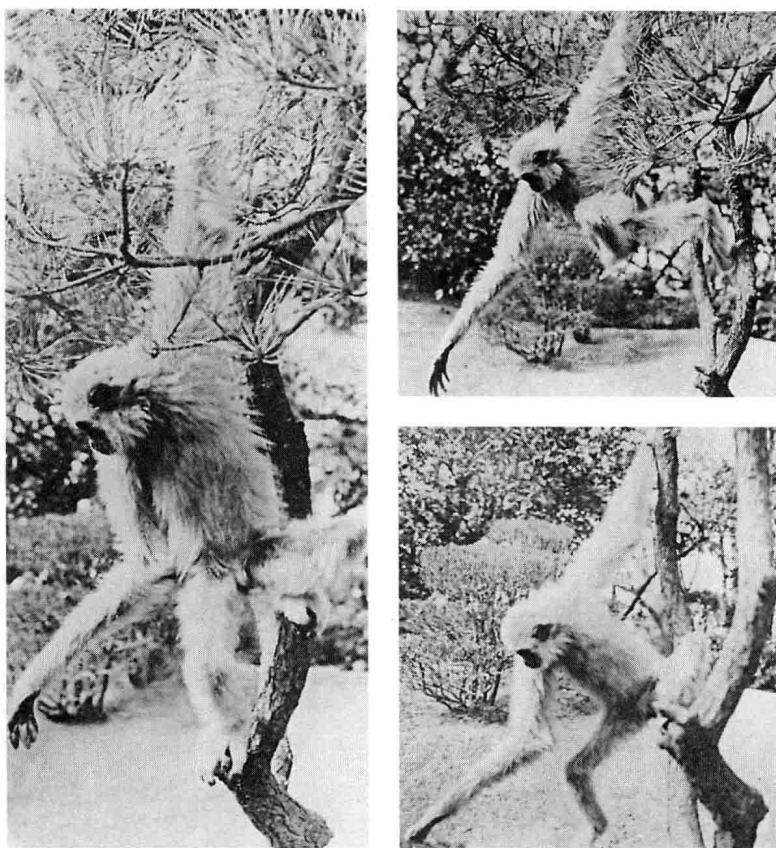
琪妮穿过草坪(吉隆坡荷兰领事馆)

总的来说，比起行走或站立，猿更垂青于悬吊。比如，它最喜欢的一个进食姿势是：一手攀悬在高枝上，另一只手将吃食送到嘴边，同时跷起一条或两条腿协助抓控食物。猿不会搭窝，而是坐在大树桠间用一种古怪的胎儿姿势蜷曲着睡觉：下巴支在弯曲的膝盖上，两条长臂环抱着膝盖。幼猿则睡在母亲膝下，被她用温暖的皮毛包裹着，非常安全。

猿会仔细挑选其过夜的栖枝，选择一个上方有浓阴庇护、下方则枝叶稀疏的树杈过夜，这样它可以及时发现树蛇或其他从下方潜行而来的天敌。然而，它从未作出任何努力以改善其栖身之处。猿对搭建活动毫无兴趣，

这一点下文将作详细讨论。在这方面,它完全不同于猩猩,后者会用细枝为自己搭一平台并垫上树叶。

猿主要的食物是水果。它们吃东西很有条理,用牙齿剥掉果皮,去除果核和腐烂部分。因为猿没有颊囊,所以它进食时慢条斯理而又从容不迫,与诸如恒河猴等动物贪婪随意的吃相截然不同。公元八世纪时,中国诗人柳宗元感慨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进食习惯,在其阐述猿、猴差别的散文中亦言及于此(参见本书第二部分)。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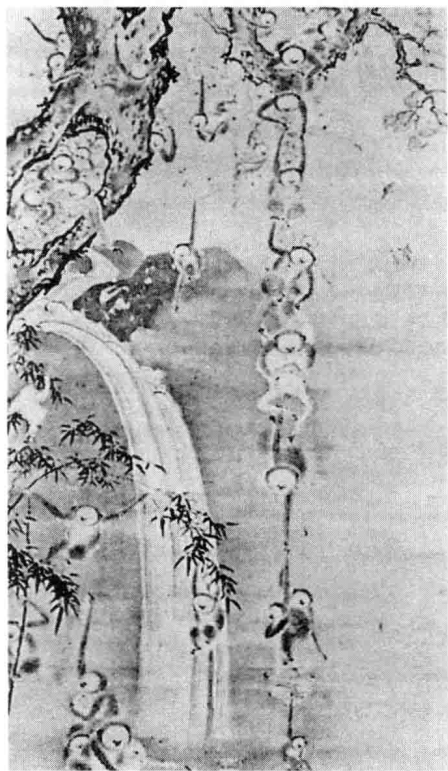
金佳发现一只蚱蜢,出手逮住它。三张照片连续拍摄于瞬间。

在饲食时,年长之猿对家庭中的幼辈体贴备至。即便是被圈养的一群猿,雄性长者也不会抢在其他成员前吃饱喝足。除了水果,它们的食物还

7

包括嫩叶、幼芽及各种鲜花。其次是大大小小的昆虫，尤其喜欢那些能在树叶背面发现的，或者是在树皮缝隙中挖出的毛虫、蛆、茧和蜘蛛。猿喜用长臂闪电般快速出击，抓住飞行中的苍蝇、蜜蜂和黄蜂，然后上下拍击，直到蜜蜂和黄蜂失去知觉才吃掉它们。蝗虫、蚱蜢和蝉是长臂猿的特色佳肴，可能除水果外，它们也需要补充蛋白质和钙。此外，猿还喜欢吃鸟蛋及小蜥蜴。

猿通过舔食沾在树叶上的露水或雨水，或者饮用积聚在树洞里的水来补充水分。喝树洞里的水时，猿的方式很有特点，它先用水蘸湿手背上的毛再吮吸其间的水分。圈养猿同样保留了这种饮水习惯，总在盛有饮料的杯盘中蘸湿其手。猿只在旱季才从树上下来，因为滞留树巅无法获取饮用水，因而它们被迫下树到小溪、湖泊或其他有水的地方喝水。



19世纪的“猿链”通俗画



琪妮准备起跳



黑冠长臂猿，公，4岁，产自云南省
(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

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猿从不下树去河边喝水,然而它们可以手足相联形成一个猿链下探至溪边饮水。然而,虽然我常看到两三只猿抓住各自手脚在一起玩耍,但我未曾见过它们故意采用这种方式从高处下探至地面获取某物。中国人喜欢在画作或雕塑中重现长臂猿手脚相联的偏好一定来自他们对奇巧怪异及艺术效果的追求,而非实地的观察调查。

然而中国古人对长臂猿家庭生活的崇尚无疑是正确的。它们不生活在庞大混杂的族群中,而是组建关系紧密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对夫妇与几个孩子,总有一到两个外来者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某个家庭收养。雌猿每次生产一胎,作为树猿,它们一胎只产一仔。在同一区域内,家庭之间有着松散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拥有自己领地的族群,禁止来自其他地区的异族猿群的入侵。年长的猿主动承担起保护家族其他成员的职责,在进食与嬉戏时照管它们,当危险迫近时大声鸣叫示警。当家庭一员受到威胁时,其他成员皆会冲来营救。这种以维护各自幸福安康为前提的守望相助在圈养猿群中同样显著,无论对豢养它们的主人如何信任并喜爱,一旦主人因某一特殊原因抓走猿群中的一只,其他猿马上会变得桀骜不驯起来。我曾因更换一只幼猿系在腰带上的身份牌而大费周折,其他猿围挤着我,抓住我的手臂,不停地冲着我焦虑地啼叫。

超乎寻常的长达两年的哺乳期进一步加固了家庭纽带,树巅生活方式使幼猿在哺乳期与其母寸步不离。当母亲运动时,幼猿紧贴她骨



浅黄色白掌戴帽长臂猿,母,7岁,产自云南省
(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

盆上方的腹部，手脚并用紧抓住她的皮毛。当她小憩时，幼子就坐在她的膝上。无论玩耍还是练习生存技巧，幼猿始终处于母亲的密切关注之下。

冗长的成熟期也增强了猿类家庭纽带的坚韧度。一只猿似乎需要6至7年方能成熟，在此期间，年轻的长臂猿始终保持着与家庭的密切接触。长臂猿生命的全盛期是从7岁到17岁，最长寿命似乎可达25岁左右。

- 9 丛林中可能导致幼猿夭折的主要天敌来自上下两个方向，即觅食的大鸟及树蛇，尤其是巨蟒。猿仔细挑选上方长有浓密树叶从而遮挡空中鸟儿视线的栖息之处，而且它睡觉时相当警觉易醒，常能及时察觉到巨蟒的接近。但是，一定仍有许多猿丧生于这两类主要天敌的袭击，否则它们对这些敌人就不会有天生的预警能力。我收养扑扑时它只有一个月大，不可能有丛林经验。然而，当它悬吊在我的胳膊或脖子上和我一起走在花园中时，一旦有乌鸦或鹰从头顶飞过，它会立刻大声发出惊恐的吱吱尖叫声，尽管有时那些飞禽远在天边，我都无法辨别。同样是它，当看到一印度耍蛇人在我们的露台上从篮中掏出一条蛇表演时，它也深陷恐惧之中。然而，当一位来访者牵着巨大的牧羊犬突然走进室内时，它却毫无惧色，甚至会上前好奇地摸摸狗的大鼻子。这就证明猿本能的预警系统只针对那些出没于丛林中的它们的天敌。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1960年，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需要大批猿来做实验，以证实为何它们能耐受疟疾寄生虫。人们在丛林中安装大型钢丝网笼以抓捕猿，他们进去时都要佩戴短枪，因为总能发现两三条蟒蛇试图吞噬关在笼中的长臂猿。

猿家庭的日常生活相当简单。在朝霞中醒来，成年长臂猿开始了它们的晨啼，高亢而富有音乐感的鸣叫声在森林中回荡。这种鸣叫一般持续半小时左右，与此同时，家庭成员们清洁完毕后便在树上玩耍。接着它们沿着领地里早已开辟的老路开始觅食，共度早餐时光。近午时，它们聚在一起开始漫长的午休。然后再次漫游，将近黄昏时回到栖息处，在漫长的晚啼后入睡。猿从本质上来说是保守的，它们循规蹈矩，尤其是黑掌长臂猿，它们属于典型“宅猿”。你可以让家养的黑掌长臂猿在花园中自由活动，它

们害怕未知世界，不会悄悄溜走。白掌长臂猿稍微胆大些，或许会整天在外游荡，但夜幕降临时它们必定会回家。

猿啼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而值得更为详尽的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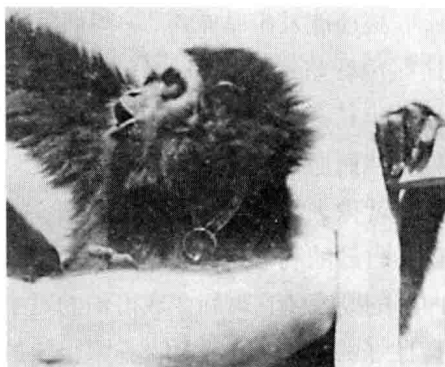
晨啼对于猿是种尤为庄重的仪式。首先，它会精心挑选一根高高在上足以让它俯瞰森林的合适栖木，坐稳屁股后它便伸展臂膀，双手紧抓头顶的柔枝，尝试性地啼叫几声热身，一旦进入到适宜的心境，它便开始昂首高歌。随着音高的提升，音量亦与之俱增。当达到最高音阶时，它神气活现地晃动头顶的枝条，扩展胸腔、张大嘴巴，努力发出其可能发出的最强音。然后它渐降音量，啼叫慢慢变成低吟，最终结束于温柔的咕啾。如此重复十余次后它才结束一天的晨啼。

在这种啼鸣过程中，猿显然能获得极大的满足，因而期间如有任何干扰，它都会相当恼怒。我的宠物猿琪妮是个出色的歌手，她的晨啼一旦受到诸如路过汽车的喇叭声之类的干扰，她会立刻打住，悻悻地盯着冒犯者，直到车子离开视线才又重启她的啼叫。

猿啼会在黄昏有时亦在中午再次上演。它们还会因回应其他猿群的叫声开始长鸣，这样便可能发展成名副其实的猿啼大赛，只有一方认输并无奈放弃比拼时方告终结。在这种情形下，猿啼常演变为一种咆哮，尖利刺耳到伤人耳膜的程度。



琪妮低声呢喃，准备鸣叫
(黑掌长臂猿，5岁)



琪妮在歌唱



琪妮坐在高处歌唱



彼特在树上鸣叫,4岁,白掌长臂猿

- 11 大部分圈养猿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段啼叫,只要你有诀窍触发起猿啼必需的情感。以琪妮为例,一个夸张的恩爱秀,一通亲热的爱抚,或在她耳边甜言蜜语一番,她便开始啼叫。她首先会皱起眉头、撮起嘴唇咕啾,然后以人的手臂或肩作栖木,抬起头开始其持久的音乐表演。在野外,雌性猿会用啼声吸引她相中的雄猿,若他亦有意于对方,便会作出应答。除了树上的特技表演,啼叫亦是猿传情达意的主要方式。

猿还能发出咕啾声,一些低沉的听起来像“呼呼”或“呼克”般的叫声。这些声音暗示它兴奋的好奇、快乐的期待,或者舒适满足的感觉。如它呲牙发出持久的嘶嘶声,表明它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如相互爱慕的两只长臂猿不期而遇之时。

就像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一样,猿很易激动。尽管并不特别好斗,但当它认为自己的利益或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它会勃然大怒,闪电般的速度及凶恶的撕咬使它瞬间变成可怕的对手。无论公母,成年长臂猿均有尖利的发育良好的牙齿,包括上颌一颗很长的类似獠牙的犬牙。它们深深啃咬并撕扯,同时手脚并用推搡对手,对方的筋脉往往应声断裂。敌对猿群雄性头领间的争斗,或雌猿为争夺雄猿而爆发的撕打,通常以惨烈的你死我活告终。



猿的臂矩 白色黑掌长臂猿金佳

最激烈的争斗通常发生在猿类当中,因为猿总是理所当然地忽略猕猴及其他它们认为低等的猴类的存在。一位日本动物学家在泰国的山林中观察到,在长臂猿栖息高枝的同时叶猴则容身矮树。虽然猿常与入侵领地的其他族群的同类战斗,但它们允许叶猴在自己的领地、甚至自己常去的树上觅食。参见川村清一(S. Kawamura)《泰国西北部白掌猿的社会生活》,该文发表在1961年《东南亚的自然与生活》杂志。

这种对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高傲态度打动了中国古人,强化了他们视猿为君子,也即灵长类动物中的绅士的观念。人类也会对他们视为下等的人态度恶劣,同时又会对来自同一阶层之人的轻慢行径忿忿不平。

中国最早有关猿被当作宠物豢养的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600年,长江流域的楚国国君据说曾砍光都邑附近的整片森林以寻找他走失的宠物猿。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作品中,这类将猿养在屋子或花园里的故事比比皆是,我们将在本书主体部分对此作进一步研究。

从婴儿期到五六岁左右,猿确实是个极具魅力的伙伴。许多因素促使猿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易适应从野生到圈养的生活变迁,这种变迁对猿来说并非灭顶之灾。首先,猿在野外的生活习性与我们人类相当接近,它生长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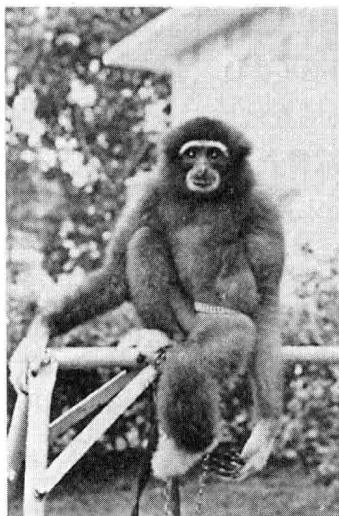
个小型猿家庭,因而一旦迁移到某个人类家庭,它马上就会将男女主人当成父母,而将孩子和仆人视为它的玩伴。其次,它原先的空中王国只是在范围上变小,其潜在的多样性并不因此减少;他喜欢彻底地、长时间地探索这一领地,却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去发现新领地。因而热带地区的一幢房子,如有宽敞的房间和长着参天大树的花园,那么在猿看来和它山中的家族领地无多差异。它把碗柜当作山岩,窗帘视为藤蔓,如能借此攀爬至屋顶那便更妙。此外,它不久就发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贴着或攀挂在保护人身上,就如野外黏在母亲身边一样舒服,这就能给幼猿带来其极度渴望的安全感。

即便一只3岁大的猿也喜欢吊在主人胸口,用长胳膊绕着他的脖子,双腿圈住他的腰。更小的猿宝宝则会持续紧贴主人的上臂或脚踝几小时,不管他是坐着、站着或者踱着。主人的行动不会让小猿觉得一丁点不舒服,因为在野外,它已习惯于整日黏着它母亲,即便她从一根枝条飞荡到另一根,或者纵身跳跃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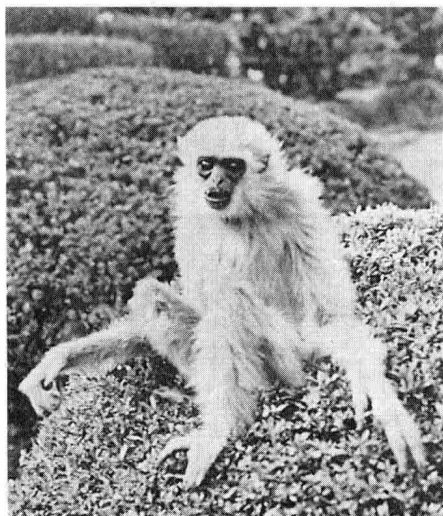
山野中亲密的家庭生活让圈养的幼猿产生一种近乎可怜的归属渴求,它希望分享人类家庭的日常生活,尽可能多地参与家庭活动。如果它被家庭成员接纳,并被允许在屋子及花园中自由行动,就会变得异常温顺和乖巧。除非心情极差,猿一般不具破坏力,它会像一只训练有素、行动敏捷的猫一样在屋里踱步,或身轻如燕地从橱顶跃至壁炉架上,从来不会踢倒花瓶或打碎其他器皿。

猿亦如猫般不愿被人颐指气使,但它吃软不吃硬,很容易被喜欢的美食或甜言蜜语所诱惑。当它淘气时,最好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来表达对它的不满。猿会用最迷人的方式来自责讨饶,一边把手搭在人臂膀上一边温柔呢喃以示和解。只有家中男女主人的严厉呵斥才能让猿收敛其不轨之举,而在孩子及仆人面前,即便明知他们对它一片好心,猿也会为维持尊严而表现出急躁及不耐烦。猿对人类地位的高下有着神奇的直觉,琪妮对男管家及园丁的态度便迥然不同,而当一个中士及四个普通士兵一起走进厨房检查火险隐患时,它会直奔中士,对其他四人置若罔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猿在山野中的社区有着森严的权力等级,这种等级被细致规范并严格执行着。对于家中的猫、狗及其他早已存在的宠物,猿善于忍耐妥协,常屈尊与它们相处嬉戏。但在它的心目中,这些动物无疑是低

等的。它很易吃醋，如果人们当着它的面表现出对其他动物的喜爱，它会妒火中烧。



白掌长臂猿（彼特，3岁）



金佳看见其主人爱抚宠物狗时气愤地尖叫
（荷兰驻东京领事馆）

猿相当好奇，但它不像其他猴类那样总试图拆卸物品，而是通过触摸或者嗅闻来满足其好奇心。必须指出的是，它的手并不适合复杂、精巧的操作，只是一种用途单纯、尤擅攀树的工具。它的手强壮有力，只须两个指尖便能把自己舒服地悬挂在屋顶排水沟上，因而它的手多数时候只被当作一种老式手术钩使用。再以一个猿相当喜欢的游戏为证：如果让猿手掌相对、十指交叉作祈祷状，分开交叉在一起的手指时它会大费周折。还有，猿能在飞跃球台时轻而易举地抓住一个桌球，但让它捡一颗花生则又勉为其难了，因为它不能用拇指及食指尖夹起物品，只能将其挤入拇指及食指指根之间。

用途单一的双手阻碍了猿对搭建或手艺活的兴趣，因而当它独处时便完全找不到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卷尾猴则恰恰相反，它是猴科动物中拥

有一双小而强健的灵活巧手的建筑师。诸如将积木、棍棒、盒子或悬挂着的汽车轮胎搭出各种造型的手工活能让黑猩猩乐此不疲，然而对猿却毫无



14

胎儿坐姿：印度阿萨姆邦白眉长臂猿
(阿姆斯特丹阿提斯动物园)

吸引力，这与其自然习性基本一致：在野外，猿不会摆弄石头或树枝，或像猩猩那样随手抓起东西投掷进攻者。因而，给圈养猿一根架空单杠，翻腾摆荡便是它唯一的消遣了。

独自呆在地面时，猿会如胎儿般蜷缩起来，双臀着地，两臂交叉，下巴支膝。然后它陷入阴郁沉思，但不久后便会暴躁地摆脱这种惆怅。在这方面，猿俨然一老派绅士，希望有人一直能逗它开心。除了有时会陷入忧郁外，它偶尔还会被嫉妒攫住，尤其是主人当着它的面与孩子们亲昵时。不过猿至少要到五六岁才会出现这种情状，因而不必多虑。

猿碰巧与我们有较多相同的禁忌，因而很容易融入人类的家庭。其天性较适宜室内驯养，因为即便在野外，它也会特别小心，不让自己的排泄物弄脏栖木。一旦栖树被屎尿沾染，它将再不上去玩耍了。圈养的猿会主动跑去花园一角排泄，用不了多久它便学会使用厕所。一只马来西亚太平镇的猿甚至会在如厕后冲洗马桶——流水的声音对它来说独具魅力。猿的性器官很小，因而它们很少手淫，也绝无裸露癖。雌猿阴蒂细长，堪比阳具，事实上很多动物观察者经常将雌作雄。无论野生还是圈养，猿在交配时都很谨慎隐秘，雄猿采用站姿骑在前倾的雌猿身上交媾。猿很注意个人卫生，它们一尘不染，绝无异味。只有发情期的雌猿会散发出一种微弱而又持久的气味，这时最好不要去触摸它。

为猿沐浴既无必要也很危险，它们很易着凉而且常会发展为肺炎。一旦主人感冒了，最好远离他的猿，因为它们对人类病菌特别敏感。它们是少数不会游泳的灵长类动物之一，除雨水外，它们视其他水源如毒药。一旦失足掉落河流或池塘，它们必定溺水而亡。

总之，将猿作为宠物饲养只有一个缺陷，那便是对它过分宠爱以致在它成年后仍难以割舍。同样，猿对人类家庭也相当依恋，常以绝食抗拒分离，甚至因此而悲伤致死，故迫使未成年猿离开人类家庭的努力往往会不了了之。

猿突出的类人行为及反应让很多观察者产生它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聪明的错觉，这一错觉主要源自猿与人类体貌行为上的相似。例如，猿喜欢自己去楼上的卧室梳理修饰，下楼时它会煞有介事地将刷子和梳子交给主人。其实此举并不比一只狮子狗去门廊叼取报纸更令人惊奇，它的举止看上去更聪明仅仅是因为其行为与人类有很高相似度。猿还有一令人怜爱的习惯，它尤其喜欢与成年人及孩子手拉手一起走，事实上，这出于它预防危险、获取便利的本能以及对亲情的渴望。被牵着手不仅能促进猿的平衡能力，而且能使它在注意到来自天空的威胁的刹那间快速逃离地面。

猿唯一超越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智慧之处在于它的快速决断能力——一种形成于丛林树巅生活的应急本能。我禁止家养长臂猿琪妮进入食品储藏室，这样它就不会偷吃储藏在那儿的水果。某天早晨，我去储藏室靠墙的桌上取给它准备的香蕉时忘了随手关门，它立即冲了进来跳上桌去，直接从挂在墙上的香蕉串上扯下一根。换作猕猴，一定会跳上桌去取一根现成的，然后再打香蕉串的主意。但琪妮能迅速意识到至少要在串上弄到一根并不属于它的香蕉，才能得到超出它应得份额的更多的食物。

尽管猿常会显得驯服温顺，但千万不要忘记它始终仍是具有野



白掌长臂猿 在强烈光线下其纤细的骨架清晰可见(荷兰驻曼谷领事馆)

性的动物。它易于激动或紧张,还会无端发怒并突然攻击人类。长达数年的圈养对猿的天性并无多大影响,这一点在其臻于成年时显而易见。它开始对仰赖人类的生存现状表现出怨愤,渴望追随野外成年猿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即离开其“父母”找到个性伙伴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它变得倔强而又急躁,当看到家里的孩子们迅速成长并超越自己时,它的挫折感与日俱增,给它一个性伙伴似乎也无济于事。即使能幸运地遇见一个相互钟情的伴侣——猿猿配对与人类觅偶同样困难——组建起自己家庭的猿从此将人类家庭视同其野外的父母:没有危害的生物,但老死不相往来。

- 16 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的最初信号是猿开始故意挑战权威:他会突然推翻一把椅子,或把桌上物品扔到地上。它乖戾阴沉,常会无缘无故地对人声色俱厉,它作为一个家庭成员能与人和平共处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个性及与主人的关系。但是一般来说,6至7年似是一个极限。然后猿到了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锋利的犬牙令人生畏。你必须时刻关注它的心情,不让它与幼儿独处,注意不背对着它,尤其当它坐在高处栖木上时。因为猿已到相当自负的年龄,它会突然记起曾经的嫌隙,然后勃然大怒甚至攻击其主人。这时的猿异常危险,因为它与其他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不同,在发动进攻前无任何预兆,既不会露出牙齿或发出特殊的叫声,也不会像恒河猿那样皱起前额或竖起双耳,它会出其不意地攻击,给措手不及的人们带来严重伤害。

此外,尚有很多突发情况使人猝不及防。我有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是个经验丰富的动物爱好者。他将一只雄性黑掌长臂猿从三个月大的温顺幼崽养到七岁。这几年中,此猿一向是个性格柔顺、情深意切的好伙伴,在屋子及花园中过着自在悠闲的日子。某天下午,其主人在屋外花园中的钳桌上修理一块门板,此猿坐在桌子另一端安静地看着主人忙活。当我朋友锯开一块厚板时,猿被闪亮的锯刀所吸引,忽然伸出长臂去抓锯子,结果手掌被割出一道深长的口子,血流如注。它的主人大吃一惊,扔下锯子抱起猿冲进屋内想帮它包扎伤口。就在此时,猿狠狠地咬住其前臂用力撕扯,咬断了他的神经及动脉,此一重创使他的前臂至今仍是僵直麻木的。而我朋友则认为这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灾难,他本该无视猿的负伤继续锯板,就

当啥事都未发生。而惊怖与巨痛交并的猿首先会去舔伤口，当它发现无济于事时会向主人求助。然后它会温顺地让主人带进屋去清理并包扎手上的伤口。但是，当时的情况却相反，主人在它突然受伤、惊惧至极时冲过来，于是它如所有野生动物那样无法应付这突发事件，只能疯狂进攻。后来，此猿的伤口完全愈合了，大家与它相处时装作啥事都未发生，但它对家中气氛的变化相当敏感，它变得郁郁寡欢，不久便染上肺炎去世了。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饲养一只成年长臂猿作为家庭伙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分离是迟早的事，于是便会面临如何处理这个猿朋友的问题。在它的余生里，如将其从一个家庭成员降级为笼中囚犯，无疑等同于谋杀，因为猿会悲伤至死的。现已确证的最好解决办法是将它送到大型动物园，它会慢慢与已在那儿生活的猿和睦相处，或与其他动物交朋友，特别是卷尾猴和珍珠鸡会成为其良伴。但是，猿的原主人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即每隔几个月定期去探望它。

在热带国家，最常见的解决方法是把猿放生到丛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如上文已提及的，猿缺乏冒险精神，未知的丛林无疑会吓到它。我在此将详细介绍几年前一个马来西亚长臂猿爱好者协助他的猿走向新生活的经历，这个故事与九世纪中国一篇关于王仁裕将军释放其宠物猿野宾的小说异曲同工，本书第二部分将有这则笔记的翻译。

当这只名叫哈吉的黑色雄猿和它主人共同生活七年后，主人认为是时候将其放归森林了。周日他带上哈吉去大山深处野餐，鼓励它探索森林。不久以后，哈吉对新环境越来越有兴趣，它常会消失在树林中一个或几个小时，但总在野餐结束前赶回来，心满意足地爬上路虎车。但第四次野餐后，它却没再出现。第二天，主人的朋友来说在城郊某花园中看到哈吉了，次日下午它已回家坐等四点的下午茶了。两周后，它又被带往那片森林空地野餐，当路虎驶离时哈吉又没出现，也再未回到城里。周日，主人再访曾经野餐过的林中空地，哈吉依旧杳无音信。一个月后他又去那儿，当全家打开午餐食篮时，哈吉突然出现在树上，两只小猿跟着它。它下树充满深情地与全家打招呼，安静地分享午餐，完全无视那两只在头顶树间上窜下跳同时发出狂乱警告声的小猿。野餐结束后，哈吉沿着小径从一树荡至另一树，跟随路虎送行主人们一英里多，然后便永远消失在丛林中。

最后,我叙述的这件事或许能揭示猿濒临死亡前的某些行为征兆。一次,自由自在生活在我们吉隆坡家中的琪妮得了肺炎,它发着高烧,没精打采地躺在楼上一个孩子的床上,温顺地让兽医给它注射首支抗生素药。第二天,琪妮已奄奄一息,只能用小勺喂它些果汁,医生亦怀疑它是否能从死



商代晚期青铜祭器(由卡特夫妇 C.D. Carter
捐赠 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

亡线上挣扎过来。下午,我们正在阳台上喝下午茶,它居然出人意料地突然走了出来,尽管异常虚弱,却成功地下了床,艰难地拖着身子下楼,穿过阳台走向花园。因为它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而且显然想独自呆着,我便让家人不要动,看它到底想做什么。它费力地拖着腿走过草坪,走向其最爱的柳杉,那棵我们花园中最高的树。然后它非常缓慢地往上攀爬,时不时地停下歇一会儿。最终它攀上最高的枝头,蜷曲身子坐下,下巴支在前臂,越过树顶遥望,很明显,这是它走向死亡的方式。

结果,在它静坐树巅的那一个多小时时间内,抗生素终于起作用了。这次它下树直接走向我们,喝了一杯茶,仍让我们把它放到床上。次日退烧后,它便完全康复。由此可见,在患病的第二天,琪妮一定预感到自己行将就木,它的那些举动彰显了野生猿在大限将临时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甚至让人都忌妒不已的最庄重的死亡方式。

第一部分：远古至汉代 约公元前 1500 年— 公元前 202 年

就目前我们拥有的可靠历史文献看，中国最早的朝代为商，一个统治时期约从公元前 1500 至前 1200 年的王朝。纯粹的华夏文化区域在当时相当小，商王朝的领地主要在黄河以南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中原地区的四周则居住着文明欠发达的蛮夷部落。

18

商朝是一个由祭司王统治、秩序良好的封建王朝，以农业为主。祖先崇拜在商代人的宗教生活中举足轻重，为了祭祀礼仪，他们浇铸了青铜礼器，制作这些华丽祭器的先进技术充分证明了商人的艺术天分。时人认为其祖先时刻关注着后人的生活，并通过神谕给予他们启示，具体方法是：加热鹿骨或龟壳，占卜师通过甲骨表面的裂纹求得问题的答案。刻在甲骨上的神谕由大量象形文字组成，祭祀完毕后这些骨头便被烧毁。留在祭器或甲骨上的铭文便是中国文字的最初样本，商代人一定还有大量文字书写在丝绸、木板或竹片上，但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为获得有关商代动物的信息，我们只能依靠青铜器上的铭文、饰纹及甲骨上那些简单而又神秘的文字。

商代的动物种群是多元而庞杂的，这是因为当时北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在商朝领地出现了诸如大象、犀牛之类的热带厚皮动物，巨蟒和短吻鳄也相当普遍。前两种动物在很早的时期便销声匿迹了，巨蟒目前只在南方的福建出没，而鳄鱼却能在较北的扬子江流域发现。商代动物种类的丰富被形象逼真地反映在青铜器的装饰图案中，很多祭器表面刻满各种动物主题纹饰，有的相当逼真，有的纯粹出于想象，还有一些抽象到几乎无法辨认。很多时候祭器本身就被铸成兽形，比如插图中之虎形祭器。这是一种名为觥的有盖酒器，用来盛放祭酒。此酒器外表皆为兽纹装饰，两个怪物面具清晰醒目，双侧几何形设计的背景上点缀着龙鸟图案，即使老

虎头上的双角也装饰着圆形的鳞纹图案。因为商代的铭文中提到了猿及猴,此外现代探险家们也在出土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它们的骨头,因而它们在当时一定相当普遍。由此推测,它也应该是被商代艺术品广泛描绘的灵长类动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商代青铜器和手工艺品中没有一件出现过猿或猴主题的装饰性图案。在讨论完商代文字中的猿、猴两字以后,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商代文字由象形字组成,它们与在青铜祭器上所见的图案一样呈现出了准确的直觉。当我们检点那些代表商人知晓的动物的各种象形文字时,会发现这些字抓住了动物的本质特征,一如后代中国画家的水墨白描一般。然而,商代文字并未标准化,即便每个字的主要特征是确定的,描摹时依然有很大的细节处理的自由度。这些字还有改变动物体位的自由,可以再现它静坐、奔跑或跃立等姿态,而这显然是考虑到空间上的合理及协调性而做出的选择。文字通常是竖排的,可从上到下阅读,每行的宽度必须一致。

19

以下是商代马、鹿、龟的象形文字,马及龟常被写成跃立式,可能是因为如按正常的体位写,字的宽度会超出列的宽度。相反,鹿常被书写成正常的形态。前三列文字代表了商代象形文字的三种变体,第四列为一千年后此三字的篆体,最后一列则是今天通行的汉字。



字体结构和形式的变化部分源于书写工具的发展:商代的刻刀或硬头毛笔到了周朝变成了更长的尖头毛笔,然后又逐渐演变为沿用至今的长而

软的毛笔。

这三种动物的典型特征被表现得相当清晰，由于它们在商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经常出现在神谕铭文中，这无疑昭示了它们的身份。而且，正如上图所示，一条内在线索始终贯穿着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象形字与今天仍在使用的相应文字。然而，代表灵长类动物的象形文字则要复杂得多。

很多读者可能记得，直到1899年商代甲骨才被发现。对于这个有趣的事件，中国人认为那是该国研究史上创造新纪元的最重大发现之一，考古学家董作宾¹在其著作《甲骨学五十年》（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东京，1964年）中提出了这个观点。然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参考顾立雅（H.G.Creel）²《早期中国文化研究》（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巴尔的摩，1937年）一文。1934年，中国古文字学家孙海波³将在甲骨上发现的象形文字汇编出版，书名为《甲骨文编》，这些文字出自发掘于1899及1930年的甲骨。他在此书卷十第5-a页“猴”（hóu）字条目下列了两个象形字，也即狒狒，但更像猕猴；在卷五19-b页“夔”（náo）字条目下列了十个象形字，“夔”被定义为大猿。⁴

20

其后，更多甲骨被发掘出土。1965年孙氏《甲骨文编》再版时，至少有40个灵长类动物的象形文字被列出，这次均被归入“夔”字下。（第253至254页）“猴”字条目被剔除，因为人们发现此字要到周朝以后才被使用。

这些被孙海波著作收录的象形文字是短臂动物的图像，有大头和清晰的尾巴。考虑到商代人能抓住所有动物的主要特征并将其准确表现在象形文字中的技巧，可以确认没有一图涉及到猿。因为商代的观察者们不可

1 译者按：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中国著名甲骨学家、文史学家。

2 译者按：顾立雅（1905—1994），美国著名汉学家，西方学界孔子研究专家。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员等。

3 译者按：孙海波（1909—1972），河南潢川人，著名甲骨文学家。孙海波的生年另有

1910、1911两种说法。

4 我们只能以一种很笼统的方式推测商代人如何读这些象形文字。每种抄本应该预先谨慎地标注一句：可能读作……。为方便起见，此处给出的所有读音均为现代汉语的读音。如有读者对古汉语有兴趣，请参考高本汉的权威著作《汉文典》。

能忽视猿超长的、蜘蛛般的手臂和腿，尤其是它们没有可见的尾巴等特征。这些象形字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权且称之为A和B。以下是其中的几种图例：



A类明显是猕猴。中华猕猴是一种强健的、四肢及尾巴皆短的猴，它的皮毛短而光滑，只有非常幼小的猕猴才有相对纤长蓬松的毛发，如最右边图例中那只可爱的小猴。B类是大型猴类的象形文字，长头，身上的皮毛类似鬃毛。有些字的足部有一个意为行走的独立图标，也许说明这种猴可以直立行走。

- 21 我们无缘得知商代人如何读A类象形字，因为这些字一定已在公元前1200年接替商朝的周朝消亡。周人称猕猴为沐猴(mù-hóu)，这是一个从当地方言中得来的新词，下文我们将作讨论。B类则属于夔(náo)音字系统，周朝以降一直以此字表示大猴之意，参见此字的篆体图例：



“夔”字同时兼具形声及会意的功能，这可以两个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佐证。第一是“夔”，此字发音同“夔”，加上表示四足动物的偏旁，为大猴之意；第二是“夔”，“夔”缀以“山”字偏旁，此为山东省境内一座山的名字，可能为远古时候猴的栖息地。

商代的“夔”字与另一个发k'uei音、现在写作“夔”的汉字密切相关，请看此处所引的篆体字，它由“夔”字为主体，但头顶上出现长发。

周代的文献描述“夔”是一种人头猴身的怪物，显然，这种被称为“夔”的猴怪的得名是因为其生存在一个叫作夔州的地方，靠近四川奉节地区，也即长江三峡的起始地，那儿自古以来便是著名的长臂猿栖息地。请参看地图上的地点9—11。夔州上游靠近泸县的地带，在公元8世纪时仍有许多长臂猿出没，因而当新的行政区在那儿建立时，便被称为猿山县。另一古文献则赋予“夔”人的相貌，据说“夔”是神话皇帝禹的助手，禹则是中国的诺亚，有效控制了肆虐中原的洪水。这个“夔”被描写为舞蹈、音乐之父，同时与猴及丛林法则密切相关，因为有些资料称其为森林之精灵，调教了成千上百种动物。参见葛兰言（Marcel Granet）⁵的《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巴黎1926，此书1959年再版）第二卷505至515页。葛兰言指出那种将“夔”描绘成独腿怪物的传统，一定源于一个古老的误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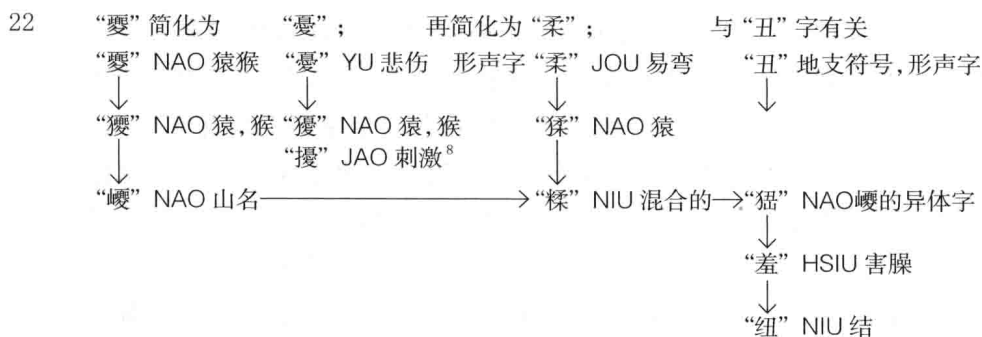


商代的“夔”字已引起现代中国古文字学家越来越广泛的讨论。他们的结论已被最新的商代象形字分析词典——多卷本《甲骨文字集释》收录，此书由当代学者李孝定⁶编辑，1966⁷年出版于台北。在卷五“夔”部（第1903—1918页），李引用了众多现代中国权威的书籍及论文。所有观点都同意曾有个古老的语音组“nao”存在，包括以后的“夔”（在偏旁组合中亦简化为“夔”）、柔（意为长矛杆或柔软易弯曲）、羞（意为害臊）。在以上列举的例子中，我还能增加一个“夔”的变异字，即上文提及的山名“夔”，此字也可写成反犬形旁与“山”字及声旁“丑”的组合“猓”，“丑”也出现在“羞”字中。nao这个语音组后来分解出许多组合不同声旁或形旁的异体字，但商代铭文只呈现其原始形态。nao语音组作为声旁时，其含义并不清晰，但其与不同形旁间的关系可用下表说明：

5 译者按：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20世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汉学家，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宗教的研究。

6 译者按：李孝定（1918—1997），湖南常德人，著名文字学家。

7 译者按：该书实际出版时间为1965年。



著名考古学家王国维(1877—1927)认为“夔”代表“帝嚳”，一个神话帝王同时又是商代人心目中的伟大始祖，郭沫若对此观点大加赞成。我再以一个雕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拓本为例，左侧是甲骨拓本，右侧是郭沫若的抄本，收录在其专著《殷契粹编》中(最新版本1965年出版于北京)，此处，“夔”被称为高祖。



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找到为何猴主题在商朝装饰艺术中缺席的原因，也即大猴(或者猿：有时一些猴形动物的象形文字并无尾巴)是王室祖先的图腾，这一事实使所有灵长类动物的再现变成一种严格禁忌。图腾崇拜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得到大量描绘，许多封建宗族从例如燕子、熊、野鸡等动物中找到他们祖先的起源，这看似一个言之成理的观点。

8 译者按：“擾”字应读“rao”，意为搅乱、增添麻烦等。

目前我们所能获得的有关商代人所知的灵长类动物的资料相当贫乏，从中只能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商人不熟悉猿，或是因为它当时并未出现在如此偏北的商王国文化中心，或是它固守在遥远的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第二，商人熟悉猴尤其是猕猴；第三，他们知道，或者记得曾接触过一种大型的猿或猴，这种动物有着长长的鬃毛，能直立行走，并得到宗教般的敬畏。



大约公元前1200年，商王朝西部一个封建诸侯反叛，他废黜了最后一任商王，建立了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56年的周朝。周朝完全承续了商代的文化，包括文字体系。

23

最初几位周天子是精明强干的统治者及军事家，他们在各封建诸侯的扶助拱卫下，稳扎稳打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周朝疆域。然而，公元前800年以降，这些诸侯羽翼渐丰，他们建立了效忠于自己而非周天子的私人武装。进入东周以后，诸侯割据，中国已裂变为分封制国家，周天子只能统治他自己的领地，是大大小小各个封邑的名义之君，而诸侯均是他们自己“王国”的君主。从那时起直至公元前256年周朝覆灭，整个国家一直处于群雄争霸、内战不断的局面，世道维艰，人心不古。

公元前5世纪，一些思想家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忧心如焚，试图寻找建立治国安邦、淳化民风之良策。一些人基于古老的自然崇拜建立起了他们的哲学体系，认为人类社会是宇宙世界的一个精密复制品，人只有回归自然方能获得重生。他们相信宇宙靠某种神秘物质的循环得以维持，这种物质通常被称为“气”，字面意思为“呼吸”。气的恒定流动，导致周而复始、调节有序的盈亏、日夜、四季及生死。只有那些与自然节律保持和谐的社会和个人才能持久繁荣。这些原理，是构成日后被称为道教的理论基础，已被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及其后的《庄子》、《列子》三本著作所阐释。

其他哲学家中，最重要的是著名的圣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他倡导更具操作性的救世措施。首先重申忠、孝、悌的道德准则，并主张克己复礼，自修自戒。在最后一点上，儒家与道家学派殊途同归，礼被视为宏观天理的微观复制。

儒家学派并未特别关注动物。与之相反，道家学派则认为动物与人类平等，并认为尤其是那些飞翔于空中及穴居于洞窟的动物，拥有远多于人类的“气”，因为前者汲取空中之气，后者呼吸大地之气。一些鸟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生活在洞穴中的熊亦是如此，龟即便不饮不食也能长寿，这些理论就是构成中国人所有动物知识的基础。

公元一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佛教认为所有动物皆有灵魂、灵魂可以轮回之教义结合中国古老的有关动物长于采气的理念，强化了炎黄子孙有关动物的神秘性观念，他们甚至相信动物能化身为人类，反之亦然，诸如广为流传的虎人、狐人等传说。

上文我们提及早期的周天子吞并了很多邻国以开疆拓土，其中三个对于我们当前讨论的主题尤为重要，即东部的吴、越（大约为现在的江苏省及浙江省）及南方强国楚。这三个国家由于气候温和适宜，生长着各种灵长类动物。

24 当时，楚国地域广大，横贯中国，其势力范围从西部的四川直至东部的浙江，包括扬子江流域及其支流、湖泊及其他水域。楚国的中心部分由现在的湖南及湖北两省组成，字面上意为洞庭湖之南北。洞庭湖北接扬子江，许多河流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最著名的是东部的汨罗江（参见地图4）、湘江（地图2）及支流潇水（地图3），这片因而被称作潇湘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遐迩闻名，不仅因为其山明水秀的美景，更由于其包括巫术在内的独特的神灵祭祀仪式。公元前四世纪，楚国伟大诗人、作家及政治家屈原（公元前343—前290）曾作诗歌咏掌控湘楚大地的水神及森林之神。湘水女神湘君⁹驾龙船逐浪而行，河神坐着水车，山神披上藤萝，身佩樱木。屈原自己最终也变成了水神：当楚王偏听谗言不再信任他时，屈原于农历五月初五自沉汨罗江，于是中国人将这天定为端午节来纪念这位诗人。尽管楚国逐渐接纳周文化，但它的语言及其奇特的水神传说又深刻影响着中原文明。同样，正是楚地的动物传说，才将猿带入了周人的视野。

楚国是周王朝最南端的诸侯国，对于当时的中原人而言，南中国的其


9 译者按：湘君的性别主要有两说：一说认为湘君、湘夫人皆为女性，分别指舜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高罗佩此处明显采信第二说。

他地区，如现在的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仍是一片神秘莫测之地：广阔的原始森林里居住着“蛮夷”部落，诸如蛮和越，他们是现定居于印度支那诸国的人类的祖先。

因为自周朝起，灵长类动物已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在此先将历史按下不表，对当时已知的猿猴作一个简单阐述。



有关周朝灵长类动物的知识，我们不得不再次借助语言学资料，尽管相关数据仍很贫乏。目前只有一部周朝的语言词典保存下来，它仅仅是词表，且主要源自《诗经》，这便是《尔雅》。《尔雅》约成书于公元前200年，按类编排，每一词语释以简单词句，常用双关语的形式，类似于“to whet”（磨快）一词之所以写成“whet”是因为磨刀时必先wet（湿润）它，等等。晋代学者及方术士郭璞（公元276—324）为每一词条加了简注。

周朝出现了许多新创字，常由两部分构成，一半为表示字义的形旁，也称部首，另一半则为表示发音的声旁，有时这部分也同时表义。基于此原则，我们可以用西方的图形符号构建一个英语形声字，意为公园（public park），先画出一个绘制地图时所用的树形符号，再加上公园的标志。第一个符号表明该字与树有关，第二个则表明发“park”的音，同时亦意指此为公益设施。乐于寻古探幽之人如果碰到此类古字，其字义将一目了然。此后不少词典编撰者亦依循这种尝试，从生活在公元100年左右的许慎开始，他编写了中国第二部古字典《说文》，¹⁰将汉字按540个不同部首归类。尤其在18和19世纪，许多杰出学者都在研究《尔雅》及《说文》，但相对于我们鉴别周代动物群的目的而言，这些训诂研究并无多少价值。

大约公元1200年，宋朝出现了《绘图尔雅》，此书由清代文人曾燠（公元1760—1831年）重版于1801年，雕版印刷，质量上乘。曾氏在序中说，此书图版很可能基于4世纪著名画家江灌所绘之图，这些中国古代动植物的图像是我们所见相关资料中绘制质量最上乘的。但灵长类动物的绘图却

10 译者按：即《说文解字》，由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写。

有诸多不足,看来多基于想象而非实际观察。1829年,日本德川儒学院奉昌平坂学问所之命,在江户再版《绘图尔雅》,此为官版。本书所引之图即来自此日本版《绘图尔雅》。

在明代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中,我们发现了相当好的猿猴图片,但这些材料看上去仍更多依赖于前人画作而非对猿猴的实际观察。

中国著名药理学专著《本草纲目》中的图片质量最差。这本有关植物学、动物学及矿物学的综合性著作的底本至少可追溯到宋代,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扩充版由明代学者李时珍编撰于1596年。在此书凡例中,李时珍对《本草纲目》的版本史作了简要介绍。明代原版《本草纲目》中的灵长类动物图片因质量太差而毫无用处,清代该书的再版本,如由张士瑜、张士珩兄弟编撰于1885年的《本草纲目图卷》中的图片亦乏善可陈。下文所有复印自《本草纲目》的图片主要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起见。

现在我们开始探讨《尔雅》中的五种灵长类动物。为方便快速阅读查找,每段文字开头皆标上用篆体字书写的动物名称,这种字体广泛使用于周朝后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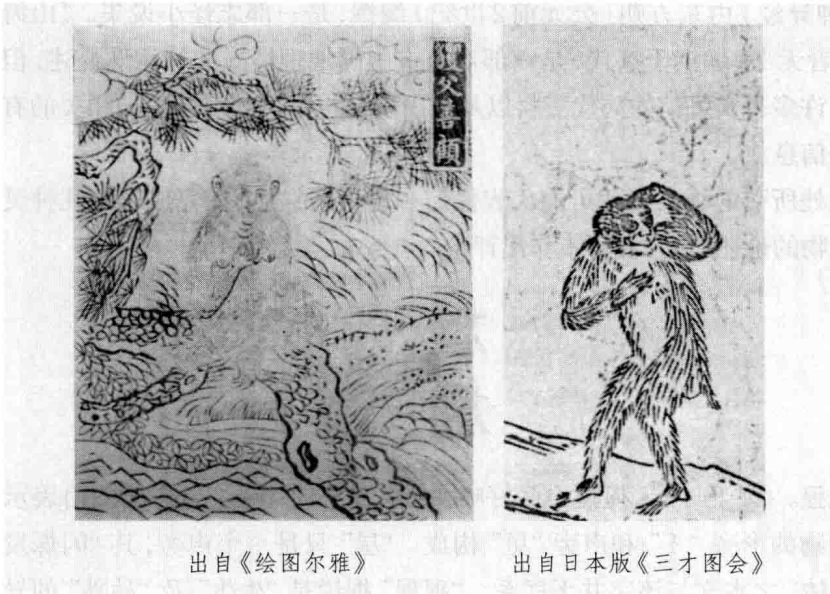


獼父。《尔雅》云:獼父善顾。¹¹獼字由形旁“大型四足动物”(“豸”后来被“犛”替代)和一个复杂的声旁构成,此声旁上部为“头顶两只大眼”的“𠃉”,其下为一只短尾鸟和一个手形标志。因为此声旁在别的汉字中亦有“抓取”之意,后代学者便武断地从字形上构想该动物的特征,认为此为一只有敏锐目光、能攫取人类的大猴。¹²“父”,该词的第二个字,意为父亲。《本草纲目》如此描述这种动物:

26 獼,老猴也。生蜀西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苍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善顾盼,故谓之獼。纯牡无牝,故又名獼父,亦曰獼獼,善摄人妇女为

11 作者英译为: Ch'ü-fu, good at looking. | 猴而大,色苍黑,能攫持人,好顾盼。

12 译者注:如郭璞注云:獼獼也。似獼



出自《绘图尔雅》

出自日本版《三才图会》

獼父

偶生子。又《神异经》云：“西方有兽名獼，大如驴，状如猴，善缘木，纯牝无牡，群居要路，执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獼类，而牝牡相反者。”虞音據，按，郭璞云：“建平山中有之，大如狗，状如猴，黄黑色，多髯鬣，好奋头举石掷人。”《西山经》云：“崇吾之山有兽焉，状如禺而长臂善投，名曰举父。”即此也。¹³

《本草纲目》卷五十一，附录传统册页中文文本 1

13 作者英译为：The Ch'ü is an old macaque. It lives in the mountains beyond the western boundary of Shu (i.e. Szechuan) and resembles a large macaque. Its fur is bluish-black, and it can walk like a man. It is good at grasping and holding men and things, and since it has also sharp eyes, it is called Ch'ü. And since the species consists entirely of males without females, it is called Ch'ü-father; another name is chia-ch'ü, (i.e. bear- Ch'ü). It is good at stealing women with whom it mates and sires its offspring.

The Shên-i-ching says: "In the west there is a beast called chou, as big as a donkey but resembling a monkey in shape, and good at climbing trees. The species consists entirely of females without males. They gather in troupes along the highways and

grab male travellers to mate with them and to be impregnated." Thus this beast belongs to the same species as the Ch'ü, only the sex is diametrical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Kuo P'o, a beast called Ch'ü lives in the ch'ien-p'ing mountains, as big as a dog but resembling a monkey; its fur is yellow-black and it has long whiskers. It loves to shake its head, and to take up rocks to throw them at people. The Shan-hai-ching says in the section on the western mountains: "In the ch'ung-wu mountains lives a beast shaped like an ape but having long arms and which is good at throwing things; its name is Ch'ü-fu 'raising-father'." Evidently this is the same animal.本书《本草纲目》引文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七四册子部“医家类”《本草纲目》卷五十一。

《神异经》由东方朔(公元前2世纪)编撰,是一部志怪小说集。《山海经》作者无考,编撰于汉代,是一部对上古中国地理情况的神话性描述,但包含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周代资料以及与山川祭祀等民间宗教信仰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

此处所引的獬父图片可能代表任何一种大型猴类,在完成其他几种灵长类动物的论述之前,我暂不作出评论。

猩
猩

猩猩。《尔雅》云:猩猩小而好啼。¹⁴双音节词“猩猩”的“猩”由表示四足动物的形旁“犛”和声旁“星”构成。“星”只是一个声旁,其“闪烁发光的天体”之本义与该字并无联系。“猩猩”据说是“生生”及“狴狴”的异体字。郭璞注曰:“《山海经》曰:‘人面豕身,能言语。’今交阯封谿县出猩猩,状如獾狨,声似小儿啼。”¹⁵

此外,公元2世纪时,文人高诱在《淮南子》卷十三评注中说:“猩猩人面兽身,黄色,又嗜酒。”¹⁶

由这些古老文献的记载——人面,善言,嗜酒——衍生出许多神话故事,在此我引用一则来自《本草纲目》的广为人知的故事:

封谿俚人以酒及草屐置道侧,猩猩见即呼人祖先姓名,骂之而去。顷复相与尝酒著屐,因而被擒,檻而养之。¹⁷

14 作者英译为: The hsing-hsing is small, and likes to cry.

15 作者英译为: The Shan-hai-ching says: It has a human face and the body of a pig, and it is able to speak. At present it is found in Chiao-chi and the Fêng-hsi district (i.e. North Indo-China) . The hsing-hsing resembles a huan (badger) or small pig. Its call resembles the crying of a small child.

16 作者英译为: The hsing-hsing has a

human face but the body of a beast, and its colour is yellow. It is fond of wine.

17 作者英译为: The aborigines of Fêng-hsi put wine and straw sandals by the roadside. When the hsing-hsing see these, they will first call the names of the ancestors of the people who placed those things there, then all of them will drink the wine in a group, and put on the sandals. In this manner they can be caught, and they can be kept in a cage.

日本人对这则故事极为着迷。在日本，猩猩(日语: shō jō)被尊为酒神,人们将其描绘成一种拥有狐狸般的脸和长而红的发,常常快乐醉舞的神秘动物。猩猩主题常出现在日本的应用艺术中,伟大诗人及艺术评论家世阿弥(SEAMI, 公元1363—1443年)专为它编了一出能剧,剧中猩猩身着华丽织锦长袍,围着一只巨型绿瓷酒罐跳起繁复的舞



出自《绘图尔雅》



出自明版《本草纲目》



出自《三才图会》



出自日本版《三才图会》



出自《绘图尔雅》

出自日本版
《三才图会》出自明版
《本草纲目》

狒狒

蹈。本书68页(原书页码,图位于本书101页)收录一幅身着猩猩装的演员剧照。

《本草纲目》还记载,西胡(西方的野蛮人)食猩猩肉,并用其血染色。¹⁸这则材料同时注明猩猩也许就是野女(wild woman)或野婆(wild wife),这些裸体的类猿动物居住在山谷中,它们因缺少雄性而试图抓捕诱拐男性行人。

狒
狒

狒狒。《尔雅》云:“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¹⁹“狒”字由表示四足动物的形旁“犛”和声旁“弗”构成。它有一个异体字“鬻”,上半部分

18 译者注:“西胡取其血染毛鬪不黯,刺血必篲而问其数,至一斗乃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七四册,《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8页。

19 作者英译为: The fei-fei resembles man; it has long hair hanging down on its back; runs quickly and devours people.

是表示长发的“𦘔”，下半部分为表示猴子的“禺”，或者将声旁“弗”置于“禺”字上方。另外两个异体字，“𦘔”和“𦘔”，未明其来源，也许是“禺”的异体字。

郭璞注曰：

梟羊也。《山海经》曰：“其状如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及踵。见人则笑。交广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长丈许。俗呼之曰山都。”²⁰

唐代文人段成式（卒于公元863年）所撰杂录式笔记《酉阳杂俎》有对狒狒更为详尽的描写：

狒狒，饮其血可以见鬼。力负千斤，笑辄上吻掩额，状如猕猴，作人言如鸟声。能知生死。血可染绯，发可为髻。旧说反踵，猎者言无膝，睡常倚物。宋建武高城郡进雌雄二头。²¹（《酉阳杂俎》，四部丛刊本，卷三第十六回，页13-b）

至于“反踵”这一说法，某一抄写者肯定将上引郭璞注中的“有毛及踵”之“及”误写为“反”字，这个错误也被《本草纲目》承袭，该书借土人丁銮之口，将段成式笔记以狒狒为贡品上呈于朝廷的叙述又作了增饰，丁銮告诉皇帝说：

20 此段引文有不同版本：“其状如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作者英译文为：This is the *hsiao-yang* “owl-goat”. The *Shan-hai-ching* says: As to its shape, it has a human face, with long lips; its body is black, with hair hanging down to its heels. When meeting with people it laughs. This animal occurs in N. Indo-China, Kuangsi, and Kuangtung. The large ones are over ten feet tall. Locally the animal is called *shan-tu*.

21 作者英译为：Fei-fei. If one drinks its blood one can see ghosts. Its strength equals ten-thousand

catties. When it laughs, it curls up its upper lip which then covers its forehead. It has the shape of a macaque, and it is capable of human speech, which sounds like the twitter of birds. It can foretell births and deaths. Its blood can be used as a purple dye and its hair for making wigs. An old tradition says that its feet are reversed. Hunters say it has no knees, so that when sleeping it has always to lean against some support. In the Ch'ieh-wu era of the (Early-) Sung period (420 to 479 A.D.), Kao-ch'eng (Kuangsi) sent a pair of *fei-fei* as tribute.

(狒狒)获人则先笑而后食之,猎人因以竹筒贯臂诱之。俟其笑时,抽手以锥钉其唇著额,候死而取之。发极长,可为头髮。血堪染靴及緋,饮之使人见鬼也。帝乃命工图之。²²

在这段文字的最后,李时珍加了一个不寻常的注,认为狒狒、泉羊、山都等称谓混淆视听,最好将其统称为“山怪”。²³

29 从以上有关鬯父、猩猩、狒狒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三种山怪中的每一个均为合成形象,也即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的结合体,通过一些中国古人,诸如冒险进入西南地区深山老林的猎人、旅人或士卒的口耳相传、捏合而成。首先,中国古人发现了一些大型类人猿。至于长着人脸、长唇、红色长发的狒狒,可将其归为现代动物学意义上的猩猩,我将这一问题留给动物学家考证,即两千年前猩猩的栖息地是否有可能北延至印度支那;其次,这些古人的印象实际缘自他们与土人的邂逅。能作人言,投掷石块,杀害或诱拐男女人类等特征均能证明这一推断。自汉代起,西南已被划入中国管辖区域,尽管苛政猛于虎,但这些山地土著成功地保全了自己原住民的身份,对他们的处罚性措施迟至19世纪末才得以施行。西南土著与汉人间的关系一直是动荡的,有关土著的记载常提及他们杀害或诱拐汉人,有关鬯父、猩猩和狒狒的说法均是这些成见的合成,那些人类战胜类人猿的上古图画可资佐证;最后,中原人常居高临下地蔑称土著为蛮夷,并在公元前便将他们的居住地冠以“犛”旁的汉字,诸如周朝的“狄”字及用以称呼山地土著的“狆家”、“猓猓”、“獠猪”和“猓”。

22 作者英译为:“The fei-fei catches human beings by first smiling and then devouring them. Therefore hunters will coax him to come, having first encased their arms in hollow pieces of bamboo. They wait till he smiles, then they pull their hands out of the bamboos and nail his upper lip to his forehead. When he is dead, they take him. His hair is very long, suitable for making wigs. His blood may be used for dyeing boots scarlet. If one drinks it, one can see ghosts.” The emperor

thereupon ordered a court painter to make a picture of the animal.

23 译者注:《本草纲目》原文如下:“邓氏所说,与《北山经》之山獐,《述异记》之山都,《永嘉记》之山鬼,《神异经》之山獬,《玄中记》之山精,《海录杂事》之山丈,《文字指归》之旱魃,《搜神记》之治鸟,俱相类,乃山怪也。今并附之,以备考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七四册,《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下,第519页。

然而以上结论只适用于周至汉代。自汉以降，上述獼父、猩猩、狒狒三个专用名词常被偏爱外来语的诗人及散文家使用，因而古代诗文中将展现文人对它们的各种想象，诸如怪物、猴子或山妖。

现代中国动物学家已非常明智地完全放弃了区别这三种动物的打算。他们以“狒狒”作为“baboon”的简易中译词，又创造出“黑狒狒”一词对应“chimpanzee”、“大狒狒”对应“gorilla”、“猩猩”对应“orangutan”，参见《动物学大辞典》相关条目。

下面，我们将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来讨论《尔雅》中提及的另外两种灵长类动物“雌”和“猯媛”。



雌。《尔雅》云：“雌印鼻而长尾。”²⁴此字“虫”旁“隹”声。郭璞注曰：

雌似猕猴而大，黄黑色，尾长数尺，似獼，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悬于树，以尾塞鼻，或以两指。江东人亦取养之，为物捷健。²⁵

有关雌雨天塞鼻之故事，尤为后世文人青睐。遗憾的是，关于这种猴子我们无法获得更多可信的细节，很可能它对周人有某种特殊意义。周代礼仪的经典之作《周礼》提到一种祭器彝，上铸雌的图纹，与另一铸有虎图的祭器一起使用。汉代文献也提到一套装饰有母鸡、野雉等动物图纹的祭器，可惜没有此类实物保存至今，后代有关青铜器的著作中发现的动物图纹显然是根据想象绘制的。“雌”字用“虫”旁而非“犭”旁的事实也意味着这种动物被赋予了神秘力量，下文讨论猯猿时我们将讲到这一点。我倾向于认为古人以“雌”字指称稀有而美丽的滇金丝猴，后来简称金丝猴。

24 作者英译为：The wei has an upturned nose and a long tail.

25 作者英译为：The wei resembles the macaque but is larger. Its colour is yellowish-black, its tail several feet long, resembling an otter's tail,

forked at the tip. Its nostrils are tilted upward; when it rains the wei hangs from a tree and covers its nostrils with its tail, or with two fingers. The people east of the (Yangtse) River catch and raise it. It is swift and strong.

30 这是一种长尾小猴，长着朝天鼻，蓝黑色的脸及长而蓬松的金毛。根据现代科学论著《中国经济动物志》(1964)的记载，金丝猴现今仍出没于四川地区的山林中，最北能至山西和甘肃，它目前和中国另一种稀有动物熊猫(或称“猫熊”)均为被保护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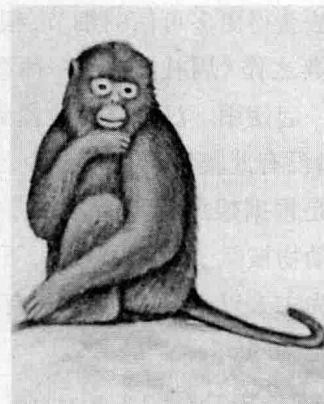
出自《绘图尔雅》



出自《三才图会》



滇金丝猴(官方图片)



滇金丝猴
(出自《中国经济动物志》)

《绘图尔雅》中的图片对我们的研究无多裨益,《三才图会》亦然。所有《三才图会》图片上的题词均出自上引郭璞评注,仅是对郭注略作修改而已。其中一幅说“雌,狢也”,这显然是个误解,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狢”在周代是猿的同义词。



出自《绘图尔雅》



出自《三才图会》



出自明版《本草綱目》



白猿, 出自《三才图会》



32 獯媛。《尔雅》云：“獯媛善援。”²⁶“獯”字形“犴”声“柔”，它与商代象形字“夔”的传承关系上文已作过论述。“媛”字形“虫”声“爰”，与“援”字同音。“援”意攀爬（因而形“扌”），《尔雅》释之为双关语，而郭璞在其评注中只用“便攀援”²⁷三字来重复《尔雅》之释。

公元三世纪，文人陆玕（看下文）在其研究《诗经》动植物的著述中提到：“獯，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²⁸我认为此说有误，獯应是猿，理由如下：

首先，《尔雅》一个条目只释一种动物。其次，《尔雅》特别强调攀爬是此动物的主要特征。猿在周朝已被认为是典型的树猿，下文将引用《庄子》中与此相关的一段文字。而且，周代文学经典中亦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有关獯的句子强调了獯的爬行技巧：“毋教獯上木。”²⁹（《诗经·角弓》）第三，公元一世纪大量文学作品用“獯媛”或“媛獯”这两个双音节词，语境证明此二字均意为猿。我参考了诸如《管子》和谢灵运作品中有关“猿链”的段落，并在后文中作了引用。³⁰

另外，我们必须把“獯”（猿）字与其同音异义字“夔”（猴）区分开来。尽管两字的形旁及声旁有一定联系，但字义大相径庭（参见上文商代象形文字“夔”的演变图）。“夔”字出现在《乐记》卷三，《乐记》后并入《礼记》。该文批评民间杂耍艺人曰：“及优侏儒夔，杂子女，不知父子。”³¹此处“夔”字明显指猴，也即人们熟悉的猴戏。

26 作者英译为：The nao-yuan is good at climbing.

27 作者英译为：suited for climbing.

28 作者英译为：The nao is the macaque (mi-hou), called by the people of Ch'u mu-hou.

29 作者英译为：Do not teach a nao to climb trees.

30 译者按：高罗佩指《管子》中的“今猿不复践土，好上茂木，渴则接臂而饮”及谢灵运《游名山记》中“猿獯下饮，百臂相联”句。猿

臂相联似一条长链 (chain)，因而高氏称之为“猿链”。

31 此句有不同的标点法，如“及优侏儒，夔杂子女，不知父子。”还有版本“夔”作“獯”字。对于“夔”之义，也有不同说法，郑玄认为该字义为猕猴，而王念孙认为此字为“糅”字的异体字，谓混杂在一起。作者英译此句为：Actors take part therein, and dwarfs who resemble nao, men and women mix,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not observed.

至于蜃字,其重要性在于它没用通常的“犭”旁而用了“虫”旁。商代象形文字“虫”最初是蛇的图像,所以“虫”旁被用于指代蜕皮的动物,如蝉、蜘蛛等。这些动物都联系着生命死亡后躯壳与灵魂等理念,蜕皮使中国人联想到死者摆脱其躯壳,也即属于低层次“魄”,与更高层次的“魂”一起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虫”旁一般指昆虫,但也代表其他一些动物,中国人依据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理由,认为这些动物需要与其他有所区分,比如蝙蝠的“蝠”,刺蝟(译者按:同猬)的“蝟”,于是“虫”旁也或多或少标志着蜃是一种神秘动物。

“蜃”字或许是来自楚地方言的外来词,楚位于周朝的南疆,那儿生长着许多猿,在时人的森林知识中占有一席之地。公元前4世纪,上文已提及之楚国伟大诗人及政治家屈原在其楚辞中四次提到猿,三次用了双音节词“猿狖”,单个“猿”字只用了一次。“狖”后来被释为一种小黑猴,但从以下引文中的前两条看,“狖”实为猿同义:

置猿狖于楛檻兮,夫何以责其捷巧。³²(《楚辞》,《四部丛刊》卷十四,第6-a页。)

猿狖群啸兮虎豹嗥。³³(同上,卷十二,第2-a页。)

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³⁴(同上,卷四,第11-b页。)

猿啾啾兮又夜鸣。³⁵(同上,卷二,第28-b页。)

33

这就说明,“猿狖”是汉语借用来表示猿的一个楚地方言词。如果此推测正确的话,它将为汉语双音节词“猿蜃”提供一个貌似合理的动机,也即,这个纯粹汉字“猿”原本只意指猴,由于某种模糊而神秘的内在联系,明确指称猿类动物的汉化楚字“蜃”通过周人与楚人间的交往而越来越为

32 屈原《哀时命》中的诗句。作者英译此句为: If you place a gibbon (yūan-yu) in a barred cage, how could he then show his clever skills?

33 此句出自(汉)淮南小山《招隐士》,并非屈原所作。作者英译此句为: The troupes of gibbons (yūan-yu) call, the tiger and the panther howl.

34 屈原《九章·涉江》中的诗句。作者英译为: Mysterious is the deep forest, the place where the gibbon (yūan-yu) dwells.

35 屈原《九歌·山鬼》中的诗句。作者英译为: Sad the calls of the gibbon (yūan), again singing in the night.

前者所熟悉。因此，渐渐地“猻”被用来专指猿，而“獯”字则仍指代猴子。

在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双音节词“猻猿”或“猿猻”被单字“獯”取代，并以形旁“犛”取代了“虫”，声旁也以“袁”取代了“爰”（极少数也用“员”）。随着普通民众对这一动物的逐渐熟悉，“猿”字便成为指称长臂猿的专用名词。几百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山区被开发，森林采伐与日俱增，猿的居住区域逐渐退缩至南部及西南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原地区的人很难有缘一睹猿的真容。公元14世纪前，人们或许能自信地认为，当一个中国文人使用“猿”字时，其所指确是长臂猿。然而自此以后，大部分中国文人只能从传闻中了解猿，他们开始把它与猕猴或狒狒等混为一谈，这种混淆一直延续至今。

比较显著的例子是双音节词“猿猴”。该词应指代长臂猿及猕猴，然而最近四、五百年，它却被中国文人理解为猴并广泛使用于文学作品中，这一现象在日语中（日语称猿猴为enkō）同样普遍。为了澄清这一误解，现代中国动物学家已采用“长臂猿”这一名词专指猿科动物。

《绘图尔雅》为长臂猿绘制了一幅绝妙的图画：猿一手攀悬于水面上方的树枝，另一只手正试图捞起水中的月影。画中之猿为一只成年白色黑掌长臂猿。几乎所有二流的长臂猿画像皆非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因而取材于二手资料的这幅画中的猿居然长有一条小尾巴。看来中国人对于是否存在无尾的灵长类动物看法不一，有时他们用一簇毛掩盖猿屁股上的尾巴。水中捞月是一个古老的佛教寓言，颇受宋代画家青睐，本书第三部分我们将详细讨论这类题材的画作。此处复制的版画明显受到了某幅宋画的启发。

《三才图会》中也有一幅平庸的猿画，画中之猿姿态逼真，正忙于抓捕蜜蜂。此幅版画可能同样基于某一古画，配画文字来自《本草纲目》。第二幅画标注“白猿”二字，质量比前一幅更差。

《本草纲目》中的所有猿画的质量均很低劣，但李时珍的评注则简明扼要，第三部分讨论明代长臂猿时将会翻译这一部分内容。据《本草纲目》记载，猿肉可用以治疗痔疮，此疾亦可让病人常坐猿皮制成的椅垫治愈。猿的脂肪还可制作成药膏，据说对治疗痒痛有奇效。

在此，我将引用唐代文人苏鹞有关猿脂药用价值的记载，这段文字收录于其笔记《杜阳杂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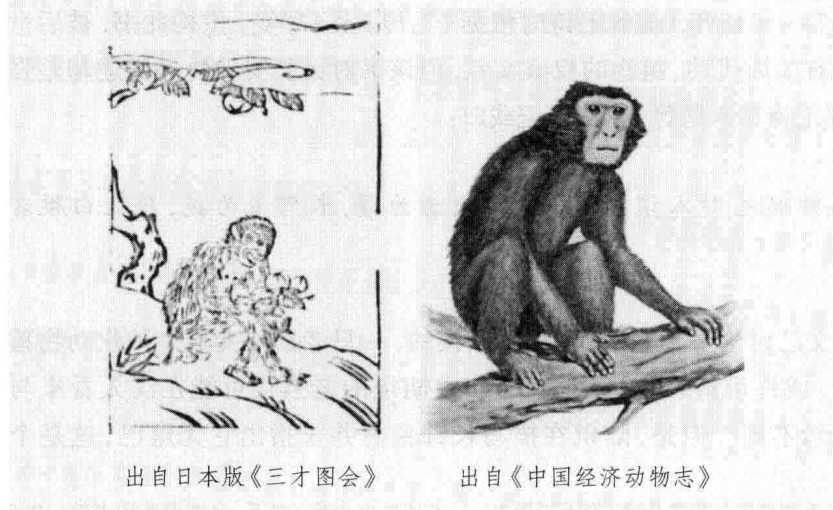
同昌公主疾甚。医者云红蜜白猿脂食之可愈，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兜离国所供；白猿脂数瓮，本南海所献。³⁶

《类说》，卷四，第24-b页（第2962页）



出自《三才图会》

出自明版《本草纲目》



出自日本版《三才图会》

出自《中国经济动物志》

獼猴

36 作者英译为：When the Princess T'ung-ch'ang was grievously ill, the doctors said "She may be cured by taking red honey and white gibbon's fat." Now in the palace store-room there were

found several gallons of red honey, originally offered as tribute by the country of Tou-li ("northern barbarians"), and several jars of white gibbon's fat." originally sent as tribute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35 现在我们讨论周代非经典文学作品中提到的灵长类动物,这些动物并未出现在《尔雅》中。首先,我们来看猕猴。



母猴。这是一个双音节词,由“母”(表示母亲的常用字)和“猴”两字构成。“猴”形“豸”声“侯”,“侯”字本身有爵位之意,是周朝贵族五等爵位(译者按:公、侯、伯、子、男)中的第二等。事实上,“母”字有四种变体,周代文献中的“母”和“沐”及汉代以降文献中的“米”和“猕”,由此显示出该词语音学上的外来性。上文我们已引用过三国时期学者陆玠“楚人谓之沐猴”之言,现在对陆氏该文作一深入分析。

陆玠(请勿与其同时代人陆机混淆。陆机,字士衡,公元260—303年),吴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者。该书很早就亡佚了,但孔颖达(公元574—648年)疏解毛诗时依据《毛传》及《郑笺》重构此书,被后世认为是有关周代动、植物的权威文献,但该书对灵长类动物的记述却差强人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曰:

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猴老者为獾,长臂者为猿,猿之白腰者为獠。³⁷

上文已讨论过,将猱视为猴是错误的,一只老猴能变成半神化动物獾的论断,或许可解释为,一只长有灰白胡须的老猴很可能在汉人看来与幼兽截然不同。但是,陆玠在描写长臂猿时并未指出它无尾巴,这是个

37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不同版本,此段引文因而也略有不同,在《四库全书》版《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为:“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老者为獾,长臂者为猿,猿之白腰者为獠,獠胡猿敏捷于猕猴,其鸣嗷嗷而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三《毛诗草

木鸟兽虫鱼疏》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作者英译此句为:(The nao is the macaque mi-hou, called by the people of Ch'u mu-hou.) After a macaque has grown old, he becomes a ch'u. Macaques with long arms are called gibbons (yuan). Gibbons with a white waist are called ch'an.

严重疏忽。上引陆玑之疏的重要性在于其指出了两个事实：一明确“沐猴”为楚语；二指出有白腰之猿。很明显，白腰之猿即为圣乔安尼斯猴（*Macacus Sancti Johannis*），亦称为胡（猢）猻，一种至今尚能在云南省找到的猴类。

至于“猴”字的来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概述了诸多推测：

按，班固《白虎通》云，猴，候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候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谓之沐。而后人讹沐为母，又讹母为猢，愈讹愈失矣。³⁸

在引用了《说文》之说后，³⁹李时珍又修正道，猴之称“母”非牝也，“沐”音之转耳。继而，李氏又云：

猴形似胡人，故曰胡孙。庄子谓之狙。养马者厩中畜之，能辟马病，胡俗称马留云。梵书谓之摩斯咤。⁴⁰

《白虎通》由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是部兼收并蓄、内容庞杂的著作，但该书并未提到猴，后人对此书的注疏甚多，李时珍必定从中撷取了部分内容。

李氏引用了班固将“猴”、“候”（等候）谐音双关的解析，而将“猴”、“候”（侯爵）两个谐音字通用更为普遍。在装饰艺术中，如看到猴骑马的造型，这便被释为“马上疯猴”，恰与“马上封侯”同音，“封侯”意为被册封为侯爵，

36

38 作者英译为：I find that Pan Ku says in the Po-hu-t'ung: Hou "macaque" means hou "to wait". When the macaque sees people prepare food, he will lie in wait for a suitable opportunity (to snatch it). On a high perch he will look out in the four directions, thus being good at "waiting". The macaque loves to rub his face as if he were washing it, therefore he is called mu (-hou) "Washing macaque". Later people mistook mu "washing" for mu "mother", then again wrote "mother" wrongly as mi — each mistake removing

them farther from the truth.

39 《说文》云：“为字象母猴之形。即沐猴也，非牝也。”

40 作者英译为：Since a macaque resembles a hu-barbarian, he is also called hu-sun "grandson of a barbarian". The philosopher Chuang-tzū calls him chū. People who raise horses keep a macaque in the stables, which will ward off horse-diseases. The Hu barbarians call a macaque ma-liu (?), in Sanskrit books he is called mo-szū-ch'a (markaṭa).

而“马上”一词在白话或口语中亦意为“立刻”，因而这一造型的言下之义便为立刻获得爵位晋升。这种讨口彩的事例举不胜举，可在凯斯勒·嘉门⁴¹（Schuyler Cammann, 1912—1991）的精彩论著《中国挂件的实质和象征》（Substance and Symbol in Chinese Toggles, 费城大学出版社, 1962, 124页）找到。

李时珍所说的“胡”指中亚地区的外国野蛮人，以后亦指鞑靼人、蒙古人及印度人。双音节词“胡猕”也可写为“獠猕”或“猢猻”。“狙”是周代用以指称猴的名词，字源不明。

《三才图会》提供了一张相当不错的红面猴图片，《本草纲目》里的那张猴图却比其他三幅都差，插图画家甚至省略了说明猕猴这种普通动物特征的文字。但《本草纲目》对猕猴肉的药用价值却作了相当清晰的记述：“主治诸风劳，酿酒弥佳。作脯食，治久疟。食之辟瘴疫。”⁴²广东人吃腌渍或烟熏的猴头，把它作为补品，因此老式中药铺中至今仍有干猴头卖。

现代中国动物学指南《中国经济动物志》（第60页）收录了三种猕猴。最普遍的是恒河猕猴，现被用双音节词“猕猴”指代。它是一种小型的棕或灰色猴子，肉色的脸和耳朵，长尾，至今仍可在扬子江流域看到，其活动区域最北可至河南省。这类猕猴在中国南部尤其是西南省份相当普遍。而在中国实用美术中大量出现的猕猴则是短尾猴，现被正式命名为红面猴。这是一种强壮、短尾、红脸的灰或黑色猕猴，常出现在中国十二生肖的动物画中，与中国生肖猴相对应的星座是射手座，这种猕猴目前在西南地区仍很常见。第三种是阿萨姆猴，中国人称其为熊猴。它与恒河猴类似，但体格比后者大而强壮，它的居住区似乎局限于云南和广西两省。

至于周代其他灵长类动物，因为除了名字没有其他相关信息可资查考，我们只能对其作简要概述。

一种被称为“狨”的大猴被望文生义地描绘成性喜独居的猴子。“狨”据说是种长毛猴，它的皮毛相当珍贵，在宋代常被用作达官贵人的椅垫。也许它就是那种因有金色皮毛而被称为金丝猴的动物，而现代中国动物学家采用“狨”字指称绢毛猴科动物（狨猴等；参见《动物学大辞典》）。“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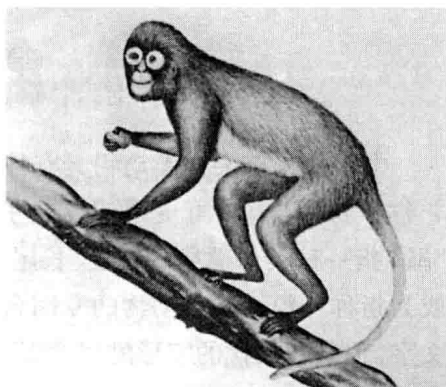
41 凯斯勒·嘉门（1912—1991），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42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下。

然”，也作“猱然”，据说是一种长尾而胆小的猴子，一旦族群中的某个成员被杀，其余便会温顺地束手就擒。该词可能指叶猴，这种猴类在当今中国有灰色和黑色两种，前者也称戴帽叶猴，后者则叫黑叶猴。（参见《中国经济动物志》，第64—65页）然而，中国动物学家选用的这个名字“叶猴”其实是英语leaf-monkey的直译，这一事实证明他们没能找到一个恰切且被普遍接受的有关这类猴子的传统称谓。



唯有长臂猿及猕猴在周代文学中取得了一席之地，然而猿与猴之间却有鲜明的高下之分。猴子不时走出山林，出没于人类居住区搜寻食物，因而常见且易捕，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动物。被驯服的猴子还能游为游走江湖的杂耍艺人承担部分表演，用它们聪明的小把戏娱乐男女老少。相反，猿则居住于原始森林最上层的华盖之中，不见踪影也极难抓捕，因而被视为有仙人或妖精出没的深山幽谷中的神秘居民。于是，猴子逐渐成为人类精明狡诈而又愚昧轻信的品性的象征；而长臂猿则是远离世俗生活的超凡、神秘世界的标志。



灰色叶猴（《中国经济动物志》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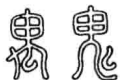
周代人赋予猴及猿的这些本质区别，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由道家名著《庄子》用两段文字进行了透彻的阐释。《庄子》卷二讲述了一个被江湖艺人圈养的猴子的故事，它们估计是被用作浪迹江湖的杂耍表演的。这儿，猴子代表了贪婪而又易被似是而非的狡辩所迷惑的人类，这则故事或许还意在说明相对性的哲理。稍后另一部道家名著《列子》更精准地阐述了同样的故事。《庄子》有关猴的故事原文如下：

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

皆悦。⁴³

在《庄子》卷二十，哲人被魏国（一个封建诸侯国）太子纳为言臣，于是他用一则猿的寓言向太子说明即便智者也无法在不利环境中实施其理想：

- 38 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柘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⁴⁴



中国古人有关猴类动物具有神秘特征的观念，更多集中在长臂猿而非猕猴身上，很多野史笔记反映了这一观念。据《说文》载，周朝文字“禺”指一种类似猕猴的红眼、长尾大猴。但是以后，“禺”（也写作“禺”）成为指称一般灵长类动物的专用名词，这个特别的字未被视为商代象形文字，但其在周代的字形酷似“鬼”字。《山海经》（参见上文）中提到“禺谷”，认为那是太阳落山的地方，而猴正是幽冥世界的守门人。难觅踪影的长臂猿在远山不绝的叫声，更增添了围绕着它的神秘氛围。我在此再次重复上文已引用过的屈原诗句：“猿啾啾兮又夜鸣”，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这是在随后几百年中打动了无数中国诗人的最早、最原始的猿啼声。

43 作者英译为：A monkey keeper told his monkey with regard to their daily ration of chestnuts “In the morning you shall (each) have three, and at night four.” When all the monkeys became angry at this, he told them “All right, then I shall give you four in the morning, and three at night!” Thereupon all his monkeys were very happy.

44 作者英译为：You will certainly have observed climbing gibbons? High up among the branches of tall trees, the gibbons will dart about

there freely, lordling it over their aerial domain; then even (such famous archers as) Yi and Fêng-Mêng can not obtain one glimpse of them. However, should these same gibbons happen to be down among the undergrowth and thorny brushes, then they will move with extreme care and circumspection, trembling with fear all the while. Yet their sinews and bones, except when in such a crisis, are certainly far from weak. It is just that their surroundings being unsuitable, they are unable to show off their abilities.

长臂猿地位的提升更多得益于道家。他们认为猿是动物中的采气能手，气是充溢于宇宙的一种物质，擅长采气者能获得一种神秘力量，包括化猿为人及寿比彭祖的能力。尽管相关论述出现在周以后的时代，但这一思想的源头却可追溯至周朝。汉代哲学家董仲舒⁴⁵在其《春秋繁露》（约公元前150年）中说：

猿似猴，大而黑，长前臂，所以寿八百，好引其气也。⁴⁶

采气意在通过吸取大量的气并让其循环于体内，这是道家长寿乃至羽化登仙的至关重要之秘诀。猿超常之臂被认为是采气的利器，上引之文中也提到了猿的长臂。

其他被认为因四肢修长而长寿的动物还有鹤。人们相信鹤的长颈及长腿皆有助于其吸取大量的气，因而鹤龄可逾千年。中国人还崇拜鹤鸣之声及其美丽的黑白双翅，其头部的红顶甚至被视为长生不老药的容器。因而，鹤常被称为仙鹤，成为道家隐士和山人的传统伙伴。直到今天，它仍是中

国、韩国和日本最为人熟知的表示幸运及长寿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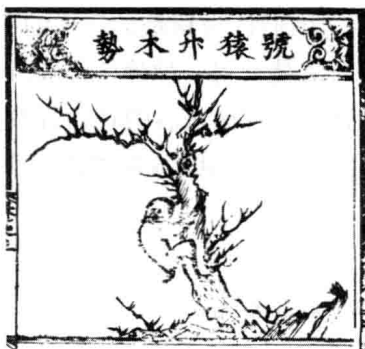
鹤及猿皆因修长四肢而延年益寿，并凭借悦耳的鸣声及优雅的姿态遐迩闻名，它们因而形成固定的猿鹤配大量出现在中国艺术及文学作品中。这一组合也常现身于各种琴谱（古琴专用之乐谱），琴这种七弦古乐器穿越时空，是中国艺术家和文人最钟爱的乐器。据说，如果弹琴者时常观摩猿与鹤的优雅动作，他的指法将日益精进，因而很多琴家在花园里养猿及鹤。更重要的，鼓琴还被认为是集中思想、调均呼吸从而促进健康、有益长寿的妙着。更多内容可参阅本人专著《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Monumenta Nipponica Monographs, Tokyo 1940*）。我将“琴”译成“lute”，因为该词能准确传达出这种乐器的文化特征，但“psaltery”（索尔特里琴）一词能更好表达它的形状及结构。

39

45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西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及教育家。

46 作者英译为：The gibbon resembles the

macaque, but he is larger, and his colour is black. His forearms being long, he lives eight hundred years, because he is expert in controlling his breathing.



号猿升木势



风惊鹤舞势

以上两幅画复印自稀见琴谱《太音大全》，该书由一佚名琴家付梓于1500年。这些画属于一套指法示意图，将拨弦指法比作各种动物的姿态动作。左图题为“号猿升木势”，表示以左手拇指延长颤音的正确指法；右图题为“风惊鹤舞势”，是以右手拇指外拨琴弦的标准指法。

关于猿鹤的一个著名典故出自公元4世纪道家哲人葛洪（约公元250—330年）的著作，也即人所共知的《抱朴子》，这段文字并未出现在该书现有版本中，却被公元10世纪的类书《太平御览》引用如下：

周穆王南征，一军皆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⁴⁷

《太平御览》第4032页

穆王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王朝早期的一位半神半人式君王，后代道家传奇《穆天子传》中的男主人公。该书记载了穆王西巡至西王母之邦的探险之旅，道家的神性在汉代已被通俗化。穆王驾八骏之乘，以后这一驾乘便被视为好运及成功的象征，八骏图最初被雕刻在木头、象牙上，或用陶瓷和青铜塑像，至今仍常见于中国通俗艺术中。“君子”在儒教中专指道德高尚、品行端方的智者，而“小人”则指那些品德低劣、缺乏教养的粗俗之

47 作者英译为：When King Mu of the Chou dynasty made his expedition to the south, his entire (routed) army was transformed. The

“gentlemen” among his troops changed into gibbons or cranes, the “small men” into insects or grains of sand.

辈。于是这个典故几乎为后代所有咏猿之文引用,从而建构了长臂猿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君子形象,这个崇高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太平御览》还在《抱朴子》中引用了另一段有关猿幻化为人的文字,也即: 40

猿寿五百岁,则变为獾,千岁则变为老人。⁴⁸

这则有关猿变人的引文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故事《越女》。《越女》出自半历史专著《吴越春秋》,以记述周王朝后半叶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约撰于公元1世纪,包含较多可靠的周代史料。越王勾践担心其部队缺乏作战技能,其谋士之一对曰:

“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处女将北见于王,道逢一翁,自称曰袁公,问于处女:“吾闻子善剑,愿一见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惟公试之。”于是袁公即杖篠筴竹,竹枝上颀桥,未堕地,女即捷末,袁公则飞上树,变为白猿。⁴⁹ (《四部丛刊》卷二第九回第43页a-b,传统册页第2篇)

这个故事的最后三句话在传播中出现多种版本,我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此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将猿描述成一个剑客,而剑术则为传统而又神奇的功夫。类似故事在中国文学中比比皆是,几乎都与超自然生命有关。老人之姓泄露了其真实身份,“袁”即“猿”之声部。

48 作者英译为: When a gibbon has become five hundred years old, it changes into a ch'ü. After one thousand years it changes into an old man.

49 作者英译为: “I have recently heard about a virgin girl in Yüeh who has come from the southern forest. The people of that country praise her (martial skill) . I request you to summon her, and grant her an interview at once.” The king of Yüeh sent envoys to summon her to be questioned about the art of fighting with sword and halberd. When the virgin set out for the north for an audience with the king, she met on

her way an old man. He said his name was Mr. Yüan and addressed her “I have heard that you are skilled in swordmanship. I wish you would show me!” The girl replied “Your handmaid would not dare to conceal anything from you. You just test me!” Thereupon Mr. Yüan swept his walking staff over a cluster of bamboo trees, and (in that one sweep) laid all the twigs and branches bare. Before the falling leaves had reached the ground, however, the girl had caught them all (on her sword) . Mr. Yüan then flew up into a tree, and changed into a white gibbon.

上文在讨论“猿”字时，我们已引用了公元4世纪诗人屈原“置猿狖于桎檻兮，夫何以责其捷巧”的诗句。这一比喻在后世成为成语“笼鸟槛猿”，哲学家淮南子（逝于公元前122年）曾云：

置猿檻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⁵⁰（《淮南子》、《四部丛刊》卷二，第13-b页）

这一成语的出典同时也证明：当时猿常被作为宠物豢养。最有力的证据同样出自《淮南子》，此言证明了主人与宠物猿之间的深情厚义：

楚王（即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⁵¹（《四部丛刊》卷十六，第6-b页）



这儿，我们再次回到楚国——巫术与神奇信仰盛行的地方，本部分起始我们就提及有关猿的宗教信仰滥觞于此，并从楚国传播至中原。猿，尤其是白猿具有神秘力量的传说出现在《吕氏春秋》中，这部哲理性的百科全书是由秦国政治家吕不韦（逝于公元前235年）组织门客集体编撰而成。其“当赏”一节最后写道：

- 41 荆庭尝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猿应矢而下。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⁵²

50 作者英译为：If you put a gibbon inside a cage, you might as well keep a pig. It is not because the gibbon is then not clever or swift any more, but because he has no opportunity for displaying his abilities.

51 作者英译为：When the king of Ch'u (i.e. Chuang-wang, 613—591 B.C.) had lost his gibbon, he had the entire forest laid waste in order to find him.

52 作者英译为：A supernatural white gibbon used to frequent the palace grounds in Ching-

chou (to the north of Chiang-ling; see Map no. 5. Since 689 B.C. the capital of Ch'u). Even the best archers in the city could not hit it. Then the king asked (the archer of legendary fame) Yang Yu-ch'i to shoot it. Yang went there with the arrow ready on the string, but before shooting he aimed at the place where the (moving) gibbon had not yet arrived. When he then let go, the gibbon came as it were to meet the arrow, and fell down. Thus Yang Yu-ch'i could hit a target before it was there.

值得注意的是,白猿在此处被尊称为“神”,也即神圣,超自然。《吕氏春秋》这段引文显然是一个神化箭术的故事。另有唐人编撰的小型文集《灸毂子》有一相似的故事,题为《养由基神射》:

由基神射。楚王猎,见白猿,射之,猿善避箭,莫能中,及命养由基射。方执弓,猿乃抱树而号,始知由基神射也。⁵³ (《类说》卷三,第1696页11-a)

这儿,“神”之称谓已由猿移至养由基,他是故事的中心人物。然而,其他文献却给出了不同的描述从而完全改变了故事的主旨。据唐人欧阳询(公元557—641)所编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卷九五“猿”记载:

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则搏树而熙。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猿拥树而号。⁵⁴

宋代百科全书《太平御览》中的版本亦相差无几:

荆王有白猿,三射之则搏树而熙。使养由基云云。⁵⁵

《太平御览》,第4032页

这两个版本投注更多的关注在猿而非箭手养由基身上,目的在于彰显猿可以本能感知其面对的人类的企图。猿知道其主人荆王不会伤害自己,

53 作者英译为: When the king of Ch'u was hunting he saw a white gibbon, and tried to shoot it. But the gibbon expertly dodged the arrows so that the king could not hit it. Then the king ordered Yang Yu-ch'i to shoot it. As soon as Yang had taken up his bow, the gibbon clung to the tree and wailed. Then the king understood that Yang was indeed a divine marksman.

54 作者英译为: The king of Ching had a holy white gibbon. When the king himself shot at it, the gibbon would cling to the tree and enjoy

itself. But when the king had Yang Yu-ch'i shoot at it, as soon as Yang had put the arrow on the string and even before he had shot, the gibbon would embrace the tree and wail. “熙”字在其他版本中亦作“嬉”。

55 作者英译为: The king of Ch'u had a white gibbon. Even when he shot at it three times in succession, the gibbon would cling to the tree and enjoy itself. But when the king have Yang Yu-ch'i etc.

因此只把射箭当作一种友善的游戏。而当养由基瞄准它时，猿意识到死期将至。中国古人深谙许多动物有预知人类意图之本能，众所周知的渔夫与海鸥的故事亦可为证。这一故事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版本在道家著作《列子》卷二第11条：

- 42 海上之人有好沔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沔鸟游。沔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沔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沔鸟舞而不下也。⁵⁶

这一主题通常被称为“鸥鹭忘机”，12世纪乐人刘志方以此为名谱写了一首琴曲，至今常被琴人演奏。琴谱则记录了与上文略有不同的故事：

有海翁者，常游海上，群鸥习而押焉。其妻知之，抵暮还家，谓翁曰：“鹭鸟可娱，盍携一二玩之。”至旦往，则群鸥高飞而不下矣。⁵⁷

因此我认为，《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中白猿故事的版本应与原本最接近。《吕氏春秋》后来的编撰者因不熟悉长臂猿习性而忽略了其关键特征，其文本主题便变成歌咏英雄养由基了。《淮南子》的版本则处于两者之间，一方面强调了猿从楚王的射击游戏中获得快乐，即“王自射之，则博矢而嬉”；另一方面使文章结束于白猿拥树哀号，因为养由基可在目标抵达下个位置前一矢中的（《四部丛刊》卷十六第10-b页）。猿能抓住飞矢的细

56 作者英译为：Among the people living on the seashore was a youngster who loved sea-gulls. Every morning he would put his boat to sea and follow the gulls, and hundreds of them would flock around him. Once his father said “I have heard that all the sea-gulls follow you. Catch and bring me one so that I can enjoy it.” The next morning when the boy went to sea, the gulls gamboled high up in the air and did not come down to him.

57 作者英译为：There was an old fisherman who used to make long trips on the sea. The flocks

of gulls were so used to him that he could pat them. His wife knew of this and one evening when he came home she said to him “I like gulls. Why not bring one or two with you so that I may enjoy them?” At dawn the fisherman went out. But then the flock of gulls flew high and did not come down to him.译者按：《五知斋琴谱》，《琴学初津》等专著中，“押”作“狎”，此段结以“乃知前此之忘机也。”参见查阜西编纂：《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339页。

节准确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猿确实能以不可思议的敏捷攫取飞过身边之物。而有关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之句一定是后人的增饰。

以上引文证明，至周朝末年，猿已奠定了其在灵长类动物中坚实的君子地位。它拥有神秘力量，因擅于采气而寿元悠长；它精通剑术并能变幻成人。同时，我们还能从这些引文中获知，在远古年代，猿常被作为宠物饲养，有时被关在笼子里，有时还能自由出没于屋子及花园。除了它是典型的树生类动物外，我们对猿的其他习性知之甚少。

关于猿之习性，多卷本文集《管子》中有一则奇特的记载。尽管《管子》成书于人类纪元最初，却保存了丰富可信的周代史料。此处所引之文收录在宋代百科全书《埤雅》中：

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今猿不复践土，好上茂木，渴则接臂而饮。⁵⁸

此言为后代文人不断引用，例如我曾提到的5世纪东晋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埤雅》收录了谢灵运散文《游名山记》，此文亦提及：

猿猱下饮，百臂相联。⁵⁹

43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录的此文片断中则并无此句。（卷三，第2028页）

正如我们在本书总论中所指出的，猿接臂涧饮之说是错误的。尽管猿偶尔会接臂戏耍，但它们不会有意将手臂相联形成一个猿链去获取地面之物。然而，这个观念却迎合了中国文人、艺术家及工匠的想象力。《埤雅》从唐代文人段成式（逝于公元863年）所编杂录类笔记《酉阳杂俎》

58 作者英译为：To come down from a river bank twenty-four feet high is very difficult for a human being, but gibbons (yüan-nao) succeed in drinking (from the river while on such a high perch). Now gibbons never come down to the ground, they like to climb tall trees. When thir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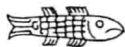
they (form a chain and) drink (from the water down below) hanging on each other's arms.

59 作者英译为：The gibbon (yüan-nao) come down to drink, a hundred arms forming a chain. 译者按：四库《埤雅》未收此文，该句见于《御定渊鉴类函》。

中引文如下：

隋内库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贯，如连环。⁶⁰

千百年来，中国及日本工匠一直制作这种木雕猿链，至今仍能在整个东亚的旅游纪念品商店买到。



中国有一成语云：鹬蚌相争，渔父得利。⁶¹当鹬试图从蚌壳中啄肉时，蚌会夹住鹬的尖嘴，这样两者皆难逃被人捕获的命运。这一成语也成为周朝覆灭的写照：诸侯混战，群雄逐鹿，僻居西陲的秦国则后来居上，秦王从诸侯混战中得利，扫六合而成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并野心勃勃地自封为“始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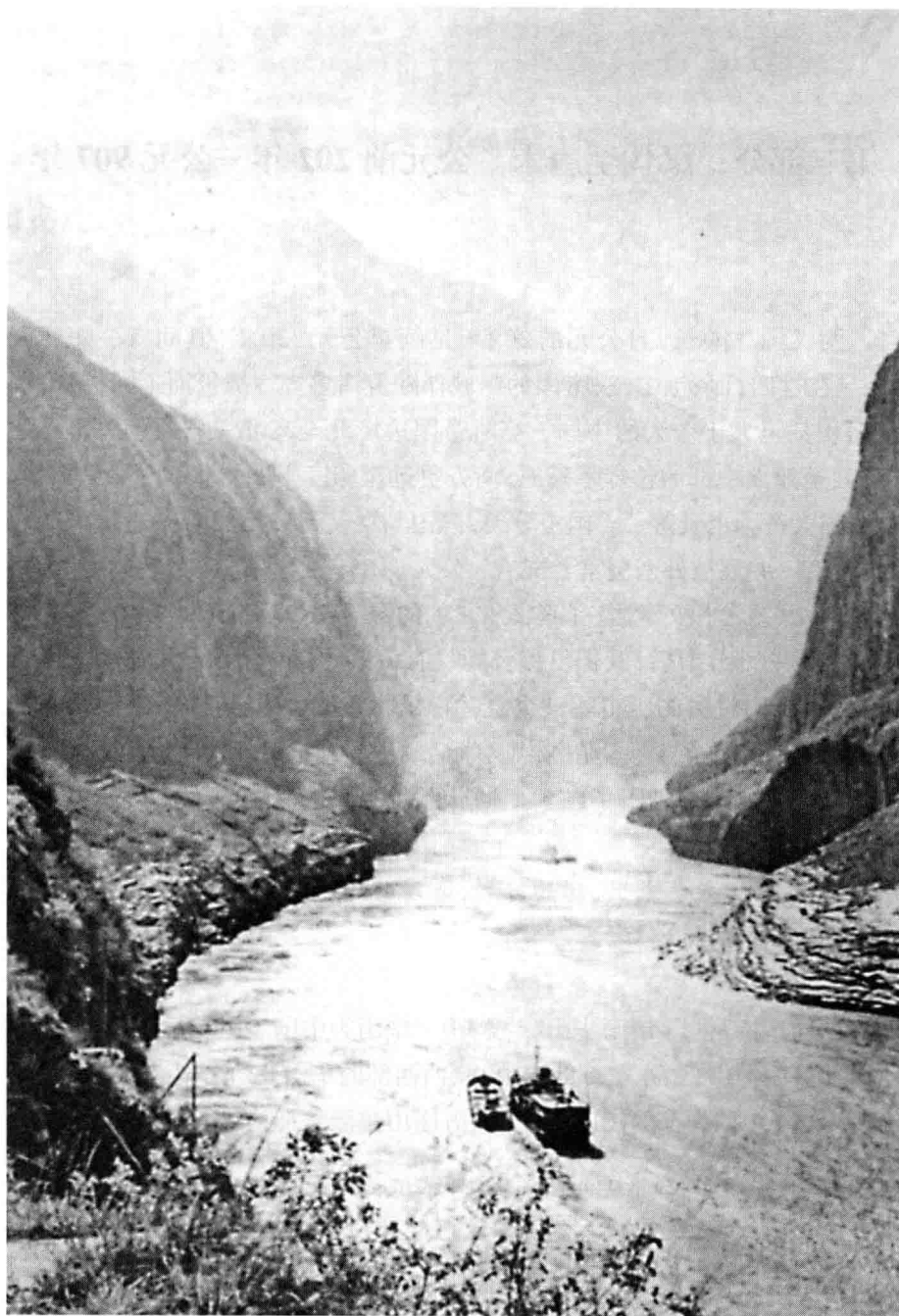
整个秦代，中国疆域得到极大扩张。始皇领地包括北起长城、东至山东的黄河流域，其后又囊括了西起四川、东含江浙的整个扬子江流域。其后，又从扬子江流域向南扩展至现在的广东，向西扩张至当时仍然居住着山地部落的蛮夷地区福建、广西、贵州和云南。

始皇用其铁腕集权政策统治中国，他废除封建分封制，将帝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各郡间由统一宽度的道路相互联接。他还统一了法律制度及度量衡单位，建立了汉字书写的标准形式。始皇残暴的专制统治给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传统中国史家称其为暴虐之君。但现代历史学家却认为始皇的严厉措施让中国社会摆脱了沉重的桎梏，为国家的进步铺平了道路。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驾崩之后，其反对势力联手对抗他懦弱的继承者。公元前202年，一位才能卓著的将领建立起了汉朝。

60 作者英译为：During the Sui dynasty (590—618 A.D.) there was in the storeroom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 chain of gibbons with interlaced

arms carved from jade, resembling a chain of rings.

61 作者英译为：When heron and mussel quarrel, it is the fisherman who reaps the profit.



长江三峡照片 1960年 中国官方照片

两汉国祚颇长，自公元前202年延续至公元220年，其间有一短暂间隔。¹在这四百余年中，汉帝国的疆域伴随着诸多辉煌战役而不断扩张，国土面积甚至大于今天的中国。当时帝国边境北至东北三省及朝鲜半岛北部，西至亚洲中部的帕米尔高原，南方更远至印度支那的北部。然而最终，这个强大帝国也衰落了。国土分裂，三国鼎立。到公元3世纪，三国又分而为六，有一些还被外来侵略者统治。公元618年，这些王国又统一为伟大的唐朝，以其艺术和文学遐迩闻名，唐王朝的统治延续至公元907年。

在第一部分最后，我们已提及周代有关猿的观念至汉已渐趋明晰。自汉以降，中国过去的历史才被重温并记录，以迎合新王朝统治者政治目的的重新书写也不在少数。在汉代文学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人刘向（公元前77—前6）留下了以下有关猿的简明记述：

猿属也，或黄或黑，通肿轻黝，善缘妙吟，雌为人所得，终不徒生。²
（《太平御览》第4032页）

刘向还撰写过《请雨华山赋》祈雨。华山为中国圣山五岳之一，五岳即直隶北部的恒山，山东东部的泰山，陕西西部的华山（6），³湖南南部的衡山（7）及位于中国中部的嵩山（8）。这五座山蕴涵着神秘的君权色彩，早在公

1 译者按：指公元9年至23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

2 作者英译为：The gibbon is an ape, either yellow or black. Because his four limbs are coordinated, he can swiftly grab things. He is expert at climbing, and a wonderful singer. If

his female partner is caught, he will never mate again.

3 我在华山后标上数字6，从这儿开始，我将在每个能看到或听到猿的地名后括号内标上数字。这些数字等同于本书附录中国地图上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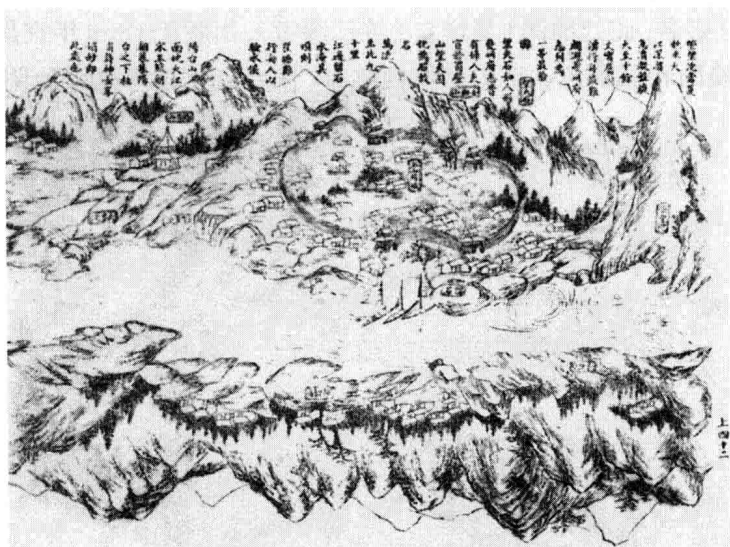
元前109年，汉武帝就在泰山举行了隆重的封禅仪式，因而五岳与皇室命运息息相关。下文我们将要看到，湖南衡山及河南嵩山还是著名的长臂猿栖息地。在公元纪年之初，华山也曾出现过猿，刘向在上述《请雨华山赋》中提到“母猴猿木戏”。（《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第199页。）

值得注意的是，猿还出现在冬天严寒的中国北方。而且我们将要看到，连续几百年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均提及在寒冷地区发现了猿，这一点证明最初它们并非典型的热带动植物。

对汉代将帅为扩张疆土而发动的诸多伟大战役的描述将极其引人入胜，但现在我们只提及著名的中亚匈奴征服者飞将军李广（逝于公元前125年），据《史记》记载：“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⁴（《史记》卷一百零九）



汉代，随着越来越多官道、桥梁及运河的建成，越来越广袤的土地得到耕耘和开发，与猿有关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至此才逐一发生。在周朝，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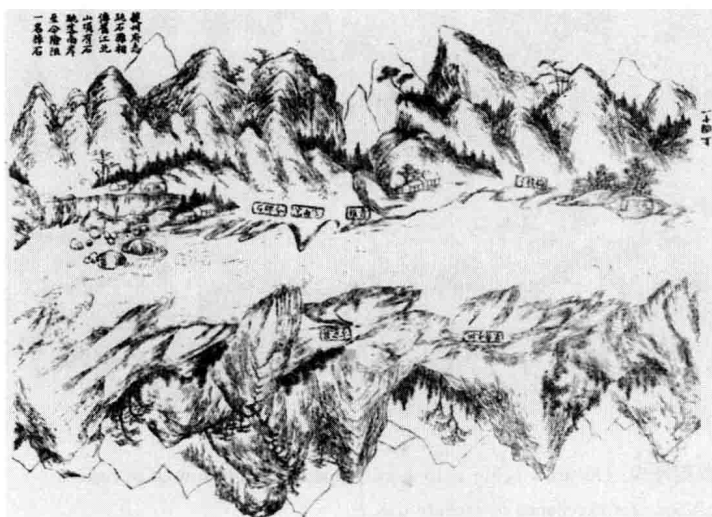


4 作者英译为：His arms being as long as | due to a gift bestowed by heaven.
those of a gibbon, his excellence in archery was |

可在中原地区的原始森林中自由漫游,然而现在,它只能步步远离这些与人类过于接近的山林。

然而,一个常有旅人经过的地方却也成为猿的栖息地,这便是横跨四川、湖北边界的遐迩闻名的三峡地区。扬子江流域在这一地区的航道常因奇峻艰险而令人望而却步,然而那又是一条繁忙的航线,是进入富饶蜀地的最佳通道。商贾旅人乘坐船只,沿着有断崖绝壁夹峙的江流前行,他们常听到长臂猿回荡在峡谷高峻山崖上、茂密森林中的鸣叫声。因距离较远,人类活动尚未对猿构成威胁,于是它们便祖祖辈辈安居于这一地区。由此,三峡之猿也因时常现身于诗词歌赋而声名鹊起。词人骚客常在诗文中提到它们,峡猿哀啼已成为表达旅人乡愁的经典文学意象。

三峡从四川夔州(9)沿江而下,经过约十英里至以前的通商口岸湖北宜昌(10)。常被提及的与猿有关的地方,由西往东有奉节(11)、白帝城(12)、巫山(13)及川鄂交界处湖北界的巴东(14)。这段江面宽度及深度的落差变化极大,曲折幽深,滩多流急,暗礁林立,行舟相当艰险,因而常须脚夫拉纤拖行。三峡两岸峰峦挺秀,山色如黛,云雾缭绕,自远古起便激发着中国人宗教般的敬畏。靠近巫山位于四川境内的“巫山十二峰”最享盛名,此处插图(复印自《峡江图考》,出版于1889年宜昌)展现了十二峰的壮丽景色。巫山县城西侧有“阳台”,据说那是天地阴阳之气



通过云雨交合之处。正是在此阳台，巫山神女让一个古代君王体验到了云雨之欢。⁵居住在巫山的猿，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更强化了这片神秘土地的诡异氛围。

公元4世纪的诗人及音乐家袁崧（逝于公元401年，一些文献拆分其名为“山松”）在其山水散文《宜都记》中说：

峡中猿鸣至清，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⁶（《说郛》卷六十一，第1-b页）

明代文人沈德潜（公元1673—1769年）所编古诗选集《古诗源》中记录了一首与上文相同的诗歌，但名为《女儿子》。此诗评注云，据僧人智匠所编《古今乐录》（约公元560年）“女儿子”记载，“女儿子”是名为“倚歌”的乐歌之一种，由铃、鼓伴奏。《古诗源》“女儿子”条注曰：

《古今乐录》曰：女儿子，倚歌也。三峡谓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也。林木高茂，猿鸣至清，行者闻之，莫不怀土。说猿声之悲始于此。⁷

差不多同一时期，学者郦道元（逝于公元527年）在其多卷本地理类杂记《水经注》中给出这首歌的一个稍有不同版本：

47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

5 译者按：指宋玉《高唐赋》中的“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句。此赋描绘了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艳遇。

6 作者英译为：In the gorges the calls of the gibbon are extremely clear, mountains and valleys resound with the echo, a deeply and sad, continuous wailing. Travellers sung it in the words:

Sad the calls of the gibbons at the three gorges of Pa-tung;

After three calls in the night, tears wet the

(traveller's) dress.译者按：高罗佩将此引文中之“泠泠不绝”抄作“冷冷不绝”，误。

7 作者英译为：According to the Ku-chin-yüeh-lu, nü-êrh-tzû is an i-ko. The three gorges are those of Kuang-hsi, Wu, and Hsi-ling. The forests there are high and luxuriant, and the calls of the gibbons extremely clear; every traveller who hears them will sink into a nostalgic mood. It is said that this was the cause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gibbon's call with sadness.

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⁸（上文已引《四部丛刊》之卷三十四，第3-b页）

关于“三声”这一说法，我从未注意到任何一只猿在表演中重复鸣叫三次，或一声中只有三个音符。但是“三声”对应“三峡”，中国人总是过于青睐对仗这一表现手法。



尽管从汉末至初唐有长达四百年的政治分裂，许多地方首府仍是生机盎然的文化中心。“六朝”更因其蓬勃兴旺的文化活动而著称，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人恒久不变的精神良伴。

一种名为“赋”的文体尤其兴旺，赋是一种具备诗歌韵律的散文，韵散相间，排比对偶，以铺陈之法摹写事物、抒发情志。赋体表现的题材涵盖面极广，也包括各种动物。著名的猿赋有士大夫傅玄（公元217—278年）所撰之《猿猴赋》，可惜只有序言前半部分尚存，以下便为此赋之残序：

余酒酣耳热，懽颜未伸，遂戏猴而纵猿，何瓌瑰之惊人。戴以赤帻，袜以朱巾。先装其面，又丹其唇。扬眉蹙额，若愁若瞋；或长眦而抱勒，或嘎咋而齟齬。或颡印而踟蹰，或悲啸而吟呻。既似老公，又类胡女。或低眩而择虱，或抵掌而胡舞。⁹（《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第144页）

8 作者英译为：Every time when the sky has cleared on a frosty morning, when the woods are cold and the freshets quiet, there will always be the drawn-out calls of the gibbons among the tree-tops, long and utterly lonely. The echo is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empty vales, in continued, mournful repetition. Therefore the fishermen sing about it:

Long the three gorges of Pa-tung and of the Wu Pass:

When the gibbons call thrice, tears wet one's dress.

9 作者英译为：When I am merry with wine, and my happy face has not yet been composed, I play with

my macaques and let my gibbons have their way. Their admirable features are really staggering. I gave them scarlet turbans for hats, and red cloth for leggings. First they make faces, with their cinnabar lips, lifting their eyebrows and creasing their foreheads. Now they look sad, then they glare angrily. Others just look ahead restraining themselves, others again start bawling and wrangling. Others, assuming a dignified air seem to hesitate what to do, others wail sadly and moan and sigh. Thus they now resemble an elderly gentleman, then a barbarian dancing girl. Now they look down and groom their fur, then they clap their hands and jump about in confusion.

此序表明，除职业杂耍艺人外，很多人也喜养猴，将它们穿戴起来表演。在此我可以插入一个后代文人对此类猴戏的短评，这段话出自著名学者及艺术家苏轼（其字“东坡”更著名，公元1036—1101年）的《仇池笔记》，他以赞许的姿态引述人们观看舞台上或马戏团动物表演时经常产生的想法：

猢猻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¹⁰细见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猢猻，不知人为猢猻所弄。¹¹（上文已引《类说》之卷一，第637页。）



这又关系到猿及猴何以被捕的问题。对于猴，不存在特别的疑问。它们经常下到地面，因生性贪婪，人们用罗网或陷阱便能很容易地诱捕到它们。但猿就另当别论了，它们栖身于树巅，而且相当机警谨慎。所以几百年来，传统捕猿术一直是寻找一只带着幼子的母猿，用箭或管吹毒镖杀死母猿，当它坠地而亡后，捕获其仍旧紧拥于怀的幼猿。这种残忍的捕猿术至今仍为马来西亚土著、泰国及印度支那的山地部落所广泛使用，当然也在古代中国大行其道。但是，我们将在下面的引文中看到许多人并不赞成这种捕猿方法。

三国时期（公元220—264年）的蜀国盛产猿，该国领土包括现在的四川全省及云南北部。蜀国史书《蜀志》卷十五有蜀将邓芝（死于公元251年）之传记，最后一页记载其于公元250年在涪陵（15）平定叛乱，涪陵是重庆东部的一个镇。这页的评注引用了《华阳国志》所载邓将军的一段冒险经历，《华阳国志》为最古老的中国地名辞典，由文人常璩（逝于公元347年）编撰。此书载曰：

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见玄猿缘其山，芝性

10 译注：应作“猢猻作人状，折旋俯仰中度，细观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猢猻，不知为猢猻所弄。”出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类说》卷九，“弄猢猻”。高氏句读有误。

11 作者英译为：When monkeys have been

dressed up in human clothes, and you observe them carefully while they bend and whirl round and scrape and bow, you will notice their infinite scorn. People say they play with monkeys, but I wonder whether it is not rather the monkeys who play with men!

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子拔其箭，卷木叶塞创。芝乃叹息曰：“嘻！吾伤物之性。”¹²（《四部丛刊》卷一，第13-a）

此文在《蜀志》有两个不同版本。其一与上文相同，但邓芝之悲叹中增加了一句，即“其将死矣”；¹³而另一版本则明确了“其将死矣”句意指“我即将死去”——很多人将此句理解为“此猿将死”。后一版本的原文为：

- 49 一日芝见猿抱子在树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为拔箭，以木叶塞创。芝乃叹息，投弩水中，自知当死。¹⁴

事实上，此事发生后的次年，另一将军指控邓芝谋反，邓因而被杀。¹⁵

邓芝与猿的故事被后代广泛引用，宋代学者及艺术品收藏家周密（公元1232—1308年）将其作为他的杂俎类笔记《齐东野语》“捕猿戒”的开篇。以下是周密此文片断的翻译，中文文本可在传统册页第3篇找到：

范蜀公（即范镇，公元1007—1087年）载，吉州有捕猿者，杀其母，母之皮并其子卖之龙泉萧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踯，号呼而毙，萧氏子为作《孝猿传》。先君向守鄞江，属邑武平素产金丝猿，大者难驯，小者则其母抱

12 作者英译为：In the 13th year of the Yenshi period (i.e. 25C A.D.), the powerful Hsü clan revolted. The "General of Carts and Cavalry" Têng Chih put the rebellion down in a punitive expedition. Then he saw a dark gibbon climbing a mountain. Têng being by nature fond of archery, shot an arrow at the gibbon, and hit him. Then the gibbon's child pulled the arrow out, and staunched the bleeding by covering the wound with leaves. Têng sighed and said "Alas, I have offended against nature!"

13 作者英译为：This means that I am going to die.

14 作者英译为：Têng Chih saw on a tree a gibbon carrying its child. He took his bow and shot,

hitting the mother. Then the child pulled the arrow out for her, and covered the wound with tree leaves. Têng Chih sighed and threw his bow into the river, knowing that he too would die soon.

15 译者按：高罗佩此言不知所凭何在。《三国志·蜀志》“邓芝”传并未有邓芝因谋反而被杀的记载，只说其于“十四年卒”，并总结其一生曰：“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性刚简，不饰意气，不得士类之和。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子良，袭爵，景耀中为尚书左选郎，晋朝广汉太守。”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

持不少置。法当先以药矢毙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则以乳汁遍洒林叶间，以饮其子，然后堕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鸣而下，束手就获。盖每夕必寝其皮而后安，否则不可育也。噫！此所谓兽状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君在官日，每严捕弋之禁云。（上文已引《说库》之卷十二）

FAN, Lord of the Shu commanderie (i.e. FAN CHÊN范镇 1007—1087) says: In the Chi district (i.e. Chi-an hsien, Map no. 16) there was a man who caught a gibbon. He killed the mother, skinned her and sold the mother's fur and her child to Mr. Hsiao of Lung-ch'üan (a place in the same district) . When the young gibbon was shown his mother's fur, he at once embraced it, jumped about crying bitterly, then died. The son of Mr. Hsiao thereupon composed a "Biography of the pious gibbon" . (Chou Mi continues:) When my late father was Prefect of Yin-chiang (north of Ningpo, Map no. 17) there lived many gibbons in Wu-p'ing, a place under his jurisdiction. The grown-up ones were difficult to tame, and the small ones were always being carried about by their mothers who would not let them go for even one moment. The method (of catching a live gibbon) is first to try killing the mother with a poisoned arrow. If the mother is hit, and realizes she is going to die, she will sprinkle her milk over the tree leaves all around, so that her child can lick it up. After she has fallen onto the ground and died, people take the mother's fur and whip it violently. Seeing this, the child will begin to cry most pitifully and come down. Then he is helpless and can be caught. But every night he will insist on sleeping on his mother's fur, else he will not be quiet.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keep such a young gibbon alive. Alas, is not this a case of "a beast's shape and a human heart" ? Those who catch gibbons in this manner are most cruel. Therefore, when my late father held office there, he always strictly prohibited catching gibbons by shooting the mothers.

另外，上述范镇之言出自其时事见闻类笔记《东斋记事》（再版《类说》卷二，第1545页）。

另一个著名的有关猿母子情深故事收录在《世说新语》中，《世说新

语》为早期小说家南朝刘宋皇族刘义庆(公元403—444年)所编撰之笔记。故事同样与一名将领有关,这次是著名军事家桓温(公元312—373年),他于公元347年伐蜀灭汉。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船上,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¹⁶(上文已引《四部丛刊》之卷二,第29页)

读者应记住,“断肠”一词在汉语中表示极度的悲伤。

最后,11世纪文人彭乘也在其作品集《墨客挥犀》中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僧悟空在江外见一猿坐树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鸣数声,乃投箭堕地而死。射者折矢弃弓,誓不复射。¹⁷(《说郛》卷十五,第8—a)



50 现在让我们回溯至公元三世纪,在此我将翻译一份不同寻常的文献,也即一通关于“梦搏赤猿”的私人尺牋。尺牋出自著名诗人阮籍(公元

16 作者英译为: When the lord Huan entered Shu, and had arrived (with his fleet) at the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se River), one of his subaltern officers caught a young gibbon. Its mother followed the boat all along the bank, crying pitifully, and would not give up even after a hundred miles. At last she sprang down into the boat (from the high bank) and died on the spot. When her belly was cut open, her entrails proved all broken up into small pieces. When the lord Huan heard about this, he flew into a rage and had the officer degraded.

17 译者按: 彭乘(985—1049), 字利建,

益州华阳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进士,累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学士。作者英译为: The Buddhist monk Wu-k'ung once saw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Yangtse River a gibbon (with her child), sitting on the branch of a tree. An archer spied her out and shot her, hitting her in her belly. She called her mate, and together with her child they began to cry pitifully. Then she pulled the arrow out and fell onto the ground dead. The archer broke his arrows and threw his bow away, and swore he would never use them again.

210—263年)之手,阮籍品性高洁,为名闻遐迩的文人团体“竹林七贤”的成员。有关阮籍及其友人的事迹可参见我的《嵇康及其琴赋》(《日本文化志丛》,东京,1941年)一书。此信如下:

仆不想歎尔梦搏赤猿,其力甚于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观天背地睹穹,亦当不爽。但仆之不达,安得不忧?吉乎报我,凶乎详告。三月阮籍白繇君。¹⁸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第237页)

“繇君”不知何人,其回信亦未见留存。

大约一百年以后,《拾遗记》中又出现了一个彰显长臂猿神秘特性的故事。《拾遗记》为志怪小说集,由公元4世纪东晋文人王嘉编撰。王嘉是一个凿崖穴居的古怪方士,以“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讖记”而著称。王嘉在《拾遗记》中叙述了周群的一次冒险经历,周群亦是一位占星家,以其精准的预言而闻名,《蜀志》卷十二“周群传”对此多有记载。

周群妙闲讖说,游岷山采石,见一白猿,从绝峰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为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长八寸,以授群。¹⁹ (《太平广记》,第3318页)

白猿在此扮演一个有高深学问的导师,让我们回想起本书第一部分末尾越处女剑斗白猿及神射手养由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颇受三四世纪文人

18 作者英译为: Without having thought about anything like it, I suddenly dreamt I caught a red gibbon; he was stronger than a leopard or tiger. After having tossed about on my bed for a long time, I thereupon inspected the signs of Heaven, consulted Earth, and scanned the sky for portents. I think the dream must be a good omen, but since I can not fathom its meaning, I am still worried. If you think it is a lucky omen, then tell me. And if you think it is unlucky, then give me your detailed views! In the third month, Yüan Chi writes to Mr. Yu.

19 作者英译为: Chou Ch'ün was a

marvellous soothsayer. Once he was roaming in the Min mountains (18) (in Szechuan) to gather stones (with medical properties; the TSCC version reads yao "medicinal herbs"). Then he saw a white gibbon coming down from a high cliff, and it barred his way. Chou took the knife he was carrying and wanted to throw it at the gibbon. Then the gibbon changed into an old man, who held in his hands some jade book-tablets, eight inches long. On the basis of (the texts engraved on) those book-tablets the gibbon then taught Chou Ch'ün (the science of divination).

青睐而被频繁引用。《尔雅》的训诂者，上文提及的郭璞曾作诗赞美古文献中出现的各种动物，其中歌咏白猿之诗即围绕养由基（他将“由”写成“繇”）的典故展开：

- 51 白猿肆巧，繇基抚弓。应眇而号，神有先中。数如循环，其妙无穷。²⁰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第99页）



猿优雅的举止及悲伤的叫声几乎出现在三至七世纪每个诗人的作品中。以下是一些遴选出来的诗句——一部分因为其优美，另一部分由于其揭示了猿的习性，其余的则因提供了诗人所处时代猿类栖息地的信息。提起上述第三部分作品，读者也许能回想起中国文人往往喜欢在诗中透露他们在何处、处于何种境况下结撰某诗。因而，如果一首诗提及作者听到或看见猿，那么文人写诗之处便为猿的栖息地。当然，这一推论只适用于长臂猿相对为人熟知的时代，也即，下限约为14世纪。自那以后，文人多半从道听途说中知晓猿，当他们用“猿”字时，脑子里想到的一定是曾见过的各种猴类，因为他们错误地将猴作猿，或者故意用猿字入诗，因为此字听起来比猴、沐猴、胡孙或其他猴科类动物的称谓更优雅。

魏文帝曹丕（公元220—227年在位）在其《善哉行》中吟曰：

野雉群雉，猿猴相追。²¹（《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第277页）

诗人张协（活动于公元290年左右）在其《杂诗》中咏道：

20 作者英译为：The white gibbon displays its cleverness, as (Yang) Yu-ch'i is taking his bow. Gazing at the archer he wails, knowing his skill in hitting a target beforehand. Many times turning and

dodging, his wonderful skill is inexhaustible.

21 作者英译为：The wild pheasants herd together and crow,

The gibbons and macaques pursue each other.

泽雉登垒雉，寒猿拥条吟。²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第46页）

猿雉组合远远不及猿鹤组合普遍，但也常出现在诗赋对句中。正如猿一样，古人自周代或更早时期始，便对雉有一种神奇联想。雉是诱人的雌性动物，“阴”的典型象征，是相对于“阳”的自然界负面元素。正因为此，人们还常将雉等同于神秘的朱雀，即南方之神。此字也常被用作女孩之名，据称女孩的灵魂有时会幻化为雉。一个人幻变为雉的有趣传说出现在哲学家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撰写的琴学短论《琴清英》中，此事发生于周朝后半叶：

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从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见传统册页第4篇）

The daughter of the Duke of Wei had been promised in marriage to the crown-prince of the state of Ch'i. While she was travelling to Ch'i, she was informed that the bridegroom had died. She asked her duenna what she should do. The duenna told her "You must go there and take part in the mourning." After the mourning ceremonies had been completed, the princess refused to return to her parents and followed her husband in death. Mourning for her, the duenna took the *ch'in* the princess had always used, and played it on her tomb. Suddenly a pair of pheasants flew from the tomb. The duenna stroked the back of the female and asked "Are you truly a pheasant?" Before she had finished speaking, the two pheasants flew up and suddenly disappeared. Thereupon the duenna in great sadness drew the *ch'in* towards her and composed the melody "The female pheasant flies away in the morning."

52

然而，诗人吟咏长臂猿时大多喜欢提及其凄清的叫声。晋代著名诗人

22 作者英译为：The pheasants of the marshes ascend a hill and cry,

The cold gibbons cling to a branch and wail.

陶潜(公元372—427年)在其《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诗中写道:

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²³(《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1926页)

他提到该诗写于公元416年3月,²⁴当时诗人正沿着位于现河南省的濮江(19)游历。另一首诗中,陶潜吟咏四川巫山(13)之猿:晨猿相和鸣。²⁵(《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1966页)

那时,浙江山区也住着很多猿,常被诗人谢灵运(参见上文)写入诗中。谢喜欢在永嘉(20)北部的石门山一带漫游,在其题为《登石门山最高顶》²⁶的诗中,有“嗷嗷夜猿啼”²⁷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053页);当登上浙江靠近临海(21)的某座山时,又有“哀猿响南峦”²⁸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056页)。他还提及在江西彭蠡湖(亦称鄱阳)(22)也发现了猿的踪迹。²⁹(同上,第2057页)

栖息于江苏南端太湖边的猿被学者沈约³⁰(公元441—513年)采入《石塘濼听猿》诗中,石塘靠近无锡城(23):

嗷嗷夜猿鸣,溶溶晨雾合。不知声远近,惟见山重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³¹(《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997页)

23 作者英译为: Forlornly I dwell in the lonely mountains,

Where the calls of the gibbons are casual but sad.

24 译者按: 此处高罗佩的说明有误, 该诗既名为“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 故不应写于3月。

25 作者英译为: In the morning the gibbons sing together in harmony. 高罗佩有误, 此句出自南朝宋何承天之诗《巫山高》, 并非陶渊明所作。

26 作者英译为: Ascending the highest peak of Shih-mên.

27 作者英译为: Chiao-chiao call the gibbons in the night.

28 此句出自《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

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 作者英译为: The sad calls of the gibbons are echoed by the southern mountain range.

29 译者按: 此处指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诗中之“乘月听哀猿”句。

30 译者按: 沈约(公元441—513年), 字休文, 吴兴武康人, 南朝史学家、文学家。

31 作者英译为: Chiao-chiao sing the gibbons in the night,

Heavy are the mists gathering in the morning.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ir calls are near or far,

For I only see mountain rising after mountain.

The gibbons love to sing on the eastern range,

Waiting for the answer from those on the

western cliff.

诗人鲍照³² (约公元420—456年)将檻中猿的典故用到其诗句中:

昔如鞲上鹰,今似檻中猿。³³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144页)

在另一诗中,他描写孤寂之景曰:

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³⁴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146页)

鲍照还有一诗描写四川的荒山野岭:

朝朝见云归,夜夜闻猿鸣。³⁵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162页)

他在攀登江西庐山(24)时,也看到了猿:

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³⁶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154页)

庐山之猿在一首吟咏石门(不要将此石门与上文提及的浙江石门混淆)美景的诗中也被提及,此诗由公元400年左右一位匿名作者撰写,题为《游石门诗》。诗歌冗长的序言中有“鸣猿厉响”³⁷句,此诗可在上文提及的《古诗源》卷九找到。

53

谢朓³⁸(公元464—499年)的一首诗让我们获悉安徽东南的宣城(25)地区也有猿。宣城以拥有黑猿及白猿而闻名,我们将在唐诗中一睹其身影。

32 译者按:鲍照(约公元415年—470年),字明远,祖籍东海,南朝宋文学家,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

33 作者英译为: Formerly as independent as a falcon on the falconer's gloves, Now as helpless as a gibbon confined in a barred cage.

34 作者英译为: The hungry gibbons do not come down to feed,

The morning birds do not dare to fly out.

35 作者英译为: Morning after morning I

see the clouds sail past,

Night after night I hear the gibbons call.

36 作者英译为: The chicken cackle down by the clear stream,

The gibbons call high up in the white clouds.

37 作者英译为: Shri11 is the echo of the singing gibbons.

38 译者按:谢朓(公元464—499年):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南朝齐著名山水诗人,与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

谢朓之诗句为“山暝孤猿吟”。³⁹（《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388页）

享国不久的梁简文帝⁴⁰（名萧纲，公元503—551年）写过一首短诗，主题为通俗的《蜀道难》⁴¹：

巫山七百里，巴水三迴曲。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⁴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680页）

梁太子萧统⁴³（公元501—531年）写过有关猿、鹤的精彩对句：

闻猿啸而寸寸断肠，听鸟声而双双下泪。⁴⁴（《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554页）

54 南朝骈文家孔稚珪（公元447—501年）以其华美的文风而著称，其讽喻性骈文《北山移文》提到了猿与鹤：

蕙帐空兮夜鹤悲，山人去兮晓猿惊。⁴⁵（《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2437页）

39 作者英译为：When the mountain grow dark, a lonely gibbon wails.此诗句出自谢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

40 译者按：萧纲（公元503—551年），南朝梁简文帝，字世纘，梁代文学家。梁武帝第三子。长兄萧统早死，于中大通三年（531年）被立为太子。太清三年（549年），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囚饿死，萧纲即位，大宝二年（551年）为侯景所害。

41 作者英译为：The Difficult Roads of Szechuan.

42 作者英译为：The Wu mountains stretch for seven hundred miles,

The Pa river turns and turns in three bends.

The flute music now descends, then gains in volume,

The calls of the gibbon break off, then resume again.

43 译者按：萧统（公元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梁武帝萧衍长子，于天监元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死后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南朝梁代文学家。主持编撰《文选》，亦称《昭明文选》。

44 作者英译为：Hearing the gibbons call, inch by inch my entrails are torn,

Listening to the cranes, pair by pair my tears flow down.出自萧统文《南吕八月》。

45 作者英译为：The fragrant bed-curtains are empty, in the night the cranes are sad;

The mountain recluse has gone, in the morning the gibbons take fright.

才华横溢的诗人与散文家庾信（公元513—581年）作品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猿鹤对句，其《枯树赋》被誉为赋体名篇。其后唐代伟大的书法家褚遂良（公元596—658年）以其遒劲有力的笔法书写此赋，这一书法作品是皇室藏品中的珍宝之一。《枯树赋》有关猿鹤的对句如下：

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峽而吟猿。⁴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第3671页）



褚遂良书法作品《枯树赋》拓本片断（有关鹤与猿的句子在第5及第6行）

然而，许多文学评论家更青睐庾信另外两个对句，每句仅四字，但均能唤起某种明确的心绪。其一在其《伤心赋》中：

鹤声孤绝，猿吟肠断。⁴⁷（《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第3665页）

46 作者英译为：When a breeze blows in the pavilion, the cranes cry out,

When the moon rises over the passes, the gibbons call.

47 作者英译为：The crane's call is of utter loneliness,

The gibbon's song cuts through the entrails.

其二在其《明月山铭》中：

霜朝唳鹤，秋夜猿鸣。⁴⁸（《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第3693页）

上引文句皆出自杰出的六朝诗人之手，他们为长臂猿的文学书写树立了典范，成为激发后代中国诗人及散文家的灵感之源。



公元590年，北周将军、战略家杨坚成功统一了处于割据状态的帝国建立了隋朝，但继任者杨广却无其父之才智。公元618年，另一位将军李世民击败隋军建立了唐朝，唐帝国自公元618到906年，国祚绵延约300年。

此前四百年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冲突，逐渐融入中原文明的外来多元文化，在唐王朝形成了一个兼收并蓄、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统一体。

在文学领域，所有流行于六朝的文学体裁，包括赋这种诗化散文，均得到长足的精进及发展。赋对于我们当前的课题尤其重要，因为有三位杰出的唐代文人撰写过专门的猿赋，我们将在下文翻译这三篇文章。

第一篇名为《玄猿赋》，为道教隐士吴筠（逝于公元778年）所撰。吴筠与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交情甚笃，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讨论李白。在《玄猿赋》中，吴筠将猿描写成人类的榜样，认为人们应像猿那样活着，逍遥自适，不为俗世所累。作为一个隐士，吴筠坚信世界会重归远古神话般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们生活淳朴简单，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在位于江西星子地区以西的庐山（24）撰写了此赋，从而证明公元750年左右当地有大量黑猿栖息。

55 吴筠作品收录于明《正统道藏》七百二十六卷“太玄部”之《宗玄先生集》中，《玄猿赋》的中文文本可在本书附录传统册页第5篇找到，我的译文对一些需要解释的名词或句子作了脚注。《玄猿赋》全文如下：

48 作者英译为：On frosty mornings the cranes cry out,

On autumn nights the gibbons sing.

玄猿赋并序

前志称周穆王南征，君子变为猿鹤，小人变为虫鱼(a)。夫神用无方未必不尔。筠自入庐岳，则睹斯玄猿，嘉其雨昏则无声，景霁则长啸。不践土石，超遥于万木之间。春咀其英，秋食其实。不犯稼穡，深栖远处，犹有君子之性，异乎狙獠之伦。且多难已来，庶品凋败，麋鹿殚于网罟，遗甿困于诛求。此独萧然，物莫能患，岂不以托迹冥绝，不才远祸？昔夫子叹山梁雌雉曰：“时哉！时哉！”(b)予因感之，聊以作赋云耳。

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国之层岑。动不践地，居常在林。每泛泛而无据，亦熙熙而有心。雾岚昏而共默，风雨霁而争吟。使幽人之思清，畅羁客之涕襟。何必聆嶰谷之管(c)，对雍门之琴哉！(d)历千寻之乔木，俯万仞之危峤；弄游云之乱飞，嬉落日之横照。连肱涧饮，命侣烟噍。或聚而闲栖，或分而迴越。寿同灵鹤，性合君子。阻重岩之险，非虎豹所履；荫交柯之密，岂雕鹗能视？故逢蒙操弓，惮高深而止；邓公(e)折箭，含恻隐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己。詎若狒狒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遄死！(f)夫时珍貂裘，世宝狐白。彼徒工于隐伏，终见陷于机辟。麝怀香以贾害，(g)狙代巧而招射。小则翡翠殒于羽毛，(h)大则犀象残于齿革。(i)孰能去有用之损，取无用之益？用弃置于常情，永逍遥以自适。无威刑相临，以族类相亲。食资诸物，衣取诸身；不赋不役，靡劳靡勤。如正教之未绝，保巢居以淳淳(j)。匪虞氏(k)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驯！吾固知人为万物之贵，又焉测玄化之所大均乎？

POETICAL ESSAY ON THE DARK GIBBON

Preface. Old records say that when King Mu of the Chou Dynasty led an expedition to the south, the Superior Men (of his defeated army) were transformed into gibbons and cranes, the Small Men into insects and fish (a). There are indeed no limits to esoteric transmutations! Now having ascended the Lu Mountain, I there observe these dark gibbons. I admire them because while remaining silent at dawn and dusk, they will call loud and long when the sky is clear. They do not tread

the ground, but roam about high up in the ten-thousand trees; in spring nibbling the young leaves, and in autumn eating their fruit. They never interfere with (the peasants') sowing and reaping, but live deep in the forest, in remote places. Thus they have the same disposition as the Superior Man, and are widely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apes and monkeys. Now many creatures court disaster, and almost all decline and vanish. Deer perish in nets and snares, exiles die because of inordinate expectations. Only these gibbons are always joyfully unconcerned, and nothing can harm them. Is that not because they have chosen to live far apart? Not having specious skills, they keep far from grief. Formerly Master Confucius sighed about the pheasants on the hill bridge saying "Bide your time, bide your time!" (b) But I am so deeply moved by these gibbons that I write the following essay for them.

These dark gibbons are raised in the lofty mountains of the south. They move without coming to the ground, they always live in the forest. Roaming about without a fixed place, they are always filled with joy and full of good cheer. When clouds and mists obscure the sky they are silent together, but as soon as wind and rain have passed they will vie with each other in calling. That sound purifies the thoughts of the mountain recluse, and it will move the traveller to tears. What need have these gibbons to listen whether the musical tubes of the Chieh Vale accord (c), what need of the ch'in of Mr. Yung-mên Chou? (d) They swirl through luxurious trees a thousand feet high, they look down from sheer cliffs that soar up many thousand feet. They dart through the sailing clouds as if they were flying, or they will take pleasure in the red glow of the setting sun. They drink from the brook, hanging down strung together in a chain, calling their comrades they howl in the mist. Sometimes they will assemble and leisurely sit on a branch, sometimes they scatter, each jumping about all by himself. They enjoy a longevity equal to that of the transcendental crane, and their character resembles that of the Superior Man.

They disdain the dangers of towering cliffs, where even tigers and leopards fear to tread. Hiding under the covering branches even vultures and eagles can not spot them. Therefore, even when (a famous archer like) Mr. Fêng Méng drew his bow (to shoot one) , shrinking from the distance he desisted. And after General Têng Chih (e) had

actually shot a gibbon, he broke his arrows and, filled with compassion, just retired. Why should these gibbons worry about having few responsibilities? They do not offend others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ey are quite unlike the fei-fei that oppresses man and therefore is killed, or the hsing-hsing that loves wine and thereby hastens his own death (f).

Now the fashion is sable robes, and people treasure fox fur. Although sables and foxes are skilled in hiding themselves, in the end they are caught in traps. The musk-deer cherishes its fragrance and thereby courts disaster (g), the macaque loves to display his antics and thus invites to be shot. Even such small birds like the kingfisher perish because of their many-coloured feathers (h), even such big animals like the rhinoceros and the elephant are slaughtered for their leathery skin and their tusks (i). Which among all those is able to avoid the harm engendered by usefulness,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being useless? These gibbons, however, just abandon themselves to their natural manner of living, and therefore they can forever roam about at will in perfect contentment. No stern punishments menace them, but they enjoy the friendliness of family relations. For their food they depend on what they find, and their bodies are protected by a natural c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neither taxes or levies, they neither sweat nor toil. They still live, as it were, in the age before the True Doctrine had expired, they conserve the pure simplicity of the Nest-dweller (j). Even the Emperor Shun (k) could not attain to this ideal, so how could any monkey-keeper ever tame them? I am indeed aware of the fact that man is called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creatures, but how could one ever gauge the universality of mysterious Nature?

注：a. 正如我们在上文已见到过的，其他版本引用《抱朴子》中的这一名句时，将“鱼”作“沙”。

b. 引自《论语》“乡党第十”，最后一段。

c.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将乐官伶伦送至嶰谷取竹，选择内腔和腔壁生长匀称的竹子，截为长短不一之竹管而吹之，制作十二律。

d. 雍门周，公元前3世纪之善琴者，据称其擅长演奏伤感琴曲。

e. 蜀国将领邓芝的故事上文已引，此处典故与上文所译之传说有关。

f. 参见本书第一部分对狒狒、猩猩等名词所作之诠释。

g. 麝鹿体内有制作香或香水的物质，位于靠近肚脐的腺体中。

h. 在古代中国，翠鸟之羽毛被广泛用于镶嵌屏风等。

- i. 犀牛皮可用来制作铠甲及盾,大象的长牙被雕琢成象牙制品。
- j. 正教,在此处应指道教;但《古今图书集成》中作“政教”,可能上引之文应作修正,因为“政教”指政治和文化的完美融合,这是道教及儒家都接受的思想。巢父,或称巢居子,是神话皇帝尧时的一个隐士,于大树之上筑巢而居。尧想将王位禅让于他,他却怕受污于此俗言而掬水清洗双耳。
- k. 舜为神话传说中的另一贤明君主,尧之继任者。

第二篇赋的场景依然在江西,但这次在西部袁州(26),即现在的宜春。此赋咏白猿,因而可确证当时该地区有这一品种的猿存在。

《白猿赋》由晚唐杰出文人及政治家李德裕(公元787—847年)撰写,李氏曾于唐代文宗及武宗朝两度为相。但其仕途多舛,今日受宠入相,明日被逐僻远。这篇写于公元835年的《白猿赋》,正是其被罢黜为袁州刺史时所写的八篇散文之一,保存于其文集《李文饶别集》中。这儿所引之《白猿赋》源自《四部丛刊》卷二第7-b到8-a页,中文文本见附录传统册页第6篇。

李德裕在《白猿赋》中描述了超尘脱世的猿与性喜争斗、反复无常的猴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以后者影射其在朝中之政敌,正是这群小人导致他政治生涯的跌宕。人生无常,命运多舛,因而最好以猿为范,让自己完全从世俗纷扰中解脱。

白猿赋并序

此郡多白猿,其性驯而仁爱,所止榛林,不瘁,果熟乃取。不与猥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傅玄有《猿猴赋》(a),但悦其变态似优,以为赋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今作赋以辨之尔。

昔周穆之南迈,将奋旅于湘沅。既只轮而无返,化君子以为猿。嗟物变而何常,故族类而始蕃。或哀吟于永夜,或清啸于朝暾。峰合沓以连响,水潺湲而共喧。矧三声之未绝(b),感行客之销魂。观其虽为异物,而犹善处。动不为暴,止皆择所。青松郁而不残,楂梨熟而后取。顾狡黠与猥狎,信莫得而侔侣。若乃灵变难测,神通有知,⁴⁹女试剑而方接(c),举修籥而止驰。养矫矢而未发(d),晒乔柯而已悲。凌峻壑而电耀,挂长萝而匏垂。避侧足而不履,尚

49 译者按:此处高罗佩原文为“若乃灵通有知”,似有遗漏。

有异于陆危。施于射，则李控弦而盈贯(e)；用于道，则华养形而不衰(f)。彼沐猴之佻巧，虽貌同而性异。既贪婪而鲜让，亦躁动而不忌。嗟斯物之既驯，有仁爱而可畏。故邓生以违性兴感，齐后以望恩掩泪(g)。嗟乎！人之化也，实可悲辛。或少贵而老贱，或始富而终贫。中行之后，困于畎亩(h)；叔敖之子，疲于负薪(i)。何止鲛化熊而为厉(j)，哀成虎而不仁(k)。变钦鴞于瑶席(l)，鸣杜鹃于巴氓(m)。⁵⁰乃知人世之可厌，不足控搏而自珍。

POETICAL ESSAY ON WHITE GIBBON

Preface. In this commanderie there are many white gibbons. They are by nature docile and affectionate, and the hazelnut trees they inhabit are not bare. They will only pluck ripe fruit, they do not associate with the large *ch'ü* monkeys, and the macaques are afraid of them, and avoid them. Formerly Fu Hsüan wrote a poetical essay on gibbons and macaques (a), but he only took pleasure in disguising them (as human beings), and made them perform like actors. Moreover, he did not refer at all to their widely different nature. I now write this poetical essay,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clearly gibbons and macaques.

In ancient times when King Mu of Chou went to the south, he encamped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s Hsiao and Yüan (in Hunan Province). There his army was completely routed, and the Superior Men among his troops were transformed into gibbons. Alas, what is permanent in this changing world? Therefore only those who gather in one large group (like the gibbons) will prosper. Some gibbons wail sadly in the long night, others sing clearly at sunrise. The mountains resound with the continuous echo, the water-currents murmur in unison. As long as the "Three cries of the gibbon" (b) continue, they will affect the traveller making his soul melt.

I observe that although these gibbons belong to a different species and are always on the move, they never engage in rowdy mischief. The green pine trees chosen by them to roost maintain their verdancy, and the gibbons eat the red haws and the pea pears only after they have ripened. Therefore I opine that squirrels and

50 译者按：“巴氓”在另外一些版本中亦作“巴氓”。

monkeys can certainly not be called their peers.

As to their supernatural powers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ir wisdom, a gibbon (in the guise of an old man) confronted the Virgin only after he had tested her sword-fighting (c), lifting his bamboo stick he curbed his flight. And when Yang Yu-ch'i put the arrow on his bow, (the white gibbon of Ch'u) looked sadly at the tree branch even before the arrow flew (d). Mounting high cliffs the gibbons flash quickly as lightning, hanging on long creepers they resemble suspended gourds. They shun turning up their toes to walk on the ground, yet carefully avoid untenable positions. (This skill of the gibbon) when applied to archery will result in General Li Kuang's piercing the bull's eye every time he drew his bow (e), and if appli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o, it will result in Hua T'o's nursing his body and remaining young (f). Although the tricky and wily macaque are of similar shape, their natur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greedy and unyielding, they bustle about without the slightest restraint.

I sigh with admiration for the well-bred gibbon, his benevolence and love are truly impressive. Therefore a gibbon made General Têng Chih realize with emotion that he had offended against nature, and it was a gibbon who made the Queen of Ch'i who had been thinking with longing, conceal her tears (g).

Alas, sad indeed are the vicissitudes of man's lif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gibbon). Some men occupy a high position when young but sink low in their old age, others are rich at first but end their days in poverty. Thu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Chung-hang family were confined to watery ditches (h), and the sons of Sun-shu Ao had to wear themselves out carrying firewood (i). Moreover, K'un became vicious after he had changed into a bear (j), K'ung-niu Ai became cruel after he had changed into a tiger (k). Ch'in-p'ei was changed (into a bird) on the Yao mountain (l), Tu Yü became a singing cuckoo among the people of Pa (m). These examples make one realize that this world of ours is distasteful, not worth being sought after by men of self-esteem.

注：(a) 我已在本章第一部分翻译过傅玄《猿猴赋》的片断。

(b) 也即三峡中的猿鸣三声，对此上文已作详细讨论。

(c) 指《吴越春秋》中“越女试剑”之典故，但李德裕显然用了另一版本。

- (d) 养由基和楚王之白猿的逸事上文已作过详细介绍。
- (e) 汉代将军李广据说拥有“猿臂”，参见上文。
- (f) 华佗是一个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神医，他饲养猿鹤，精通于道家养生术。
- (g) 邓将军的故事上文已述及，但我未找到齐后典故的出处。⁵¹
- (h) “中行”是周朝后半叶一个著名氏族，但我不清楚此处之典暗指氏族哪个成员。⁵²
- (i) 孙叔敖是公元前6世纪的一个大臣，但我无法追踪此处这一典故的本末。⁵³
- (j) 鲧为神话皇帝尧之父，后化身为熊。
- (k) 据《淮南子》载，一男子名公牛哀，患病七日后变身为虎，杀死对他照拂有加的长兄。
- (l) 《山海经》提及某神名“钦璋”，被一传说中的皇帝杀死于嵒崖，后变身为鸟。
- (m) 杜宇为传说中周末古蜀国国王，死后灵魂化作杜鹃鸟。

第三篇散文不是赋，而是一种所谓的“骚”或挽歌，是由仕途坎坷、屡遭流放的士大夫、唐代著名作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撰写。柳氏少负奇才，博学鸿雅，三十岁时即官至礼部员外郎。但其仕途的全盛期非常短暂，公元805年，其政治靠山、宰相王叔文因故被黜，受到牵连的柳宗元也被贬为柳州（27）刺史。柳州位于广西，现名马平，地处僻远。这次类似流放的左迁，致使柳宗元客死于这片蛮荒之地。然而，柳宗元文名藉甚，许多杰出的作家及文人特来造访并求教于他。他还是一位著名书法家。

柳宗元散文名《憎王孙文》，猴子再次被作为反面形象与猿作比，并被扣上远比吴筠及李德裕更为严厉的罪名。此文相当明显地直刺朝廷中弹劾其靠山王叔文的政敌，柳宗元在文中歌咏品格高雅、举止娴静的猿，痛斥残暴粗俗的猴，并称其为“王孙”，字面意思为“王子之孙”，而这正影射导致其受黜的那些政敌。在通俗用语中，“王孙”是一种蔑称：一个伟人因功勋卓著而被授予爵位后，尽管他对孩子管教甚严，但这些养尊处优的子孙们往往一代不如一代。因此，簪缨世家之子孙由于缺乏监管而沦为无知狂妄的废物已成普遍现象。第一个以“王孙”之贬义来指称猕猴及其他猴类的人似乎是王延寿（公元124—148年），其所撰之《王孙赋》收录于唐代类书

51 译者按：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记载曰：“牛亨问曰：‘蝉名齐女者何？’答曰：‘齐王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啾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曰齐女也。’”此处“齐后望恩掩泪”句可能典出于此。

52 译者按：此处高罗佩之注有误，“中

行”是指“中行(háng)氏”，东周时期晋国六卿家之一。

53 译者按：相传孙叔敖虽贵为令尹，功勋盖世，然其一生清廉简朴，数次坚辞楚王赏赐，家无蓄积，临终无棺槨。孙叔敖过世后，其子穷困，靠打柴度日。

《艺文类聚》中。猴子被王延寿描绘成贪婪、残暴、无信之物，且外貌丑陋，“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⁵⁴

58 附录传统册页第7篇的文本可在游居敬⁵⁵所编明版《柳文》中找到，此书于1839年在日本官版重印。《四部丛刊》之版本更好，是根据元代版本印制的。

憎王孙文并序

猿、王孙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静以恒，类仁让孝顺。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不践稼蔬。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环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郁然。

王孙之德躁以器，勃诤号呶，啮啮疆疆，虽群不相善也。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蔬，所过狼藉披攘。木实未熟，辄齧敲投注。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山恒蒿然。

以是猿群众则逐王孙，王孙群众则齧猿。猿弃去，终不与抗。然则物之甚可憎，莫王孙若也。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作《憎王孙》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群山。胡兹郁而彼瘁兮，善恶异居其间。恶者王孙兮善者猿，环行遂植兮止暴残。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

跳踉叫嚣兮冲目宣断。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盗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骄傲欢欣。嘉华美木兮硕而繁，群披竞啮兮枯株根。毁成败实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号穹旻。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

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优游兮唯德是效。廉、来同兮圣囚，禹、稷合兮凶诛。群小遂兮君子违，大人聚兮孽无余。善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伊细大之固然兮，乃祸福之攸趋。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

54 作者英译为：his face resembles that of an old man, his body that of a small child.

55 译者按：游居敬（1509—1571），字行

简，号可斋，福建南平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浙江按察僉事、南京刑部右侍郎等职。有《五经旁注》、《可斋文集》等传世。

ESSAY ON THE HATEFUL MONKEY-BREED

Preface. Gibbons and macaques dwell on different mountains; being of different nature, they cannot countenance each other. The disposition of the gibbon is quiet and constant, he tends to benevolence, humility, filial piety and compassion. Gibbons live together in mutual affection, they let others eat first, they move about in orderly groups, and they drink one after the other. If through some mishap one should get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s, he will wail in sorrow. When confronted with danger the gibbons place the weakest in their midst (so as better to protect them) . They do not trample the crops in the field, and they will carefully examine the fruits of the trees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y are ripe; if so, then they will call their comrades and start eating only after all have assembled, in peaceful enjoyment. They will walk carefully around young plants and trees sprouts on their mountain, so as to allow them to grow. Therefore those mountains where gibbons dwell are always luxuriant.

The macaque, on the contrary, is by nature irascible and vociferous. They are always wrangling and shouting amongst each other, jabbering confusedly, and although they live in groups they are by no means well-disposed towards each other. While feeding they bite and snap at each other, they move about in unruly groups, and they don't observe a fixed order while drinking. They do not mind getting separated, and when confronted with danger they will always put their weakest in front (so as to be able to escape themselves) . They love to trample the crops, destruction and confusion follow in their wake. They will gnaw at unripe fruit and throw it away after the first bite. They steal people's food and gorge on it stuffing their cheek pouches. Young plants and trees shoots on their mountain they will trample down or uproot, leaving the ground lying waste. Therefore the mountains where the macaques live are always bare.

Hence, when the gibbons are in the majority somewhere, they will drive the macaques away, and when the macaques are in the majority, they will attack the gibbons and then the gibbons will leave for they do not stoop to vulgar brawling.

Thus among all the hateful creatures there is none as hateful as the macaque. Now I have lived in exile in these mountains for a long time; having observed these facts, I compose an essay on the hateful monkey-breed, saying:

Long is the river Hsiang, a multitude of mountains line its banks. Why is it that some mountains are luxuriant and others bare? Because they are inhabited severally by good and bad creatures, namely the bad macaques and the good gibbons. The gibbons go round cultivated areas and refrain from violent behavior. The macaques are hateful, alas, these goblins of the mountains, are not they like bandits and robbers? They jump about shouting, baring their teeth at everything they see. Their attitude to their surroundings is marked by destruction, and they fight amongst themselves. They oppose and fight everything that is good, then go about boasting confusedly. They steal the food of the country folk, ignorant of mine and thine. They stuff their cheek pouches and fill their bellies, then go about loud and boastful. They will fall upon the finest trees in the forest and leave them bare skeletons, they destroy the fruit and then start to wrangle angrily. The country people are full of distress and wail to high heaven. Hateful indeed are the macaques, everyone knows those mountain goblins! The gibbons, on the contrary, are benevolent, even when hard pressed they do not contend, but just retire and go away peacefully, striving after virtue.

When evil ministers like (Fei) Lien and his son (Ngo) Lai of old got together, holy sages were thrown in jail. But when great men like the Emperor Yü and Hou-chi unite, then all evil will be punished. When all the small minds start exercising pressure, the Superior Man will turn away. When men of character assemble, the wicked cannot indulge in their depraved schemes. Good and bad cannot co-exist. But misfortune and prosperity are predestined by waxing and waning, and both great and small events have fixed causes and it is those that bring about misfortune and good luck. Hateful indeed are the macaques, alas for those mountain goblins – who could live among them in peace?

飞廉、恶来是纣王帝辛之佞臣，而纣王是商朝末代君主，以残暴著称；禹及后稷是神话中黄金时代的仁君。上文最后一部分引用了《易经》之典故，《易经》为上古用以占卜的经典之作，能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诠释。



尽管赋到了唐朝已渐入佳境，然而有唐一代的文学之胜应是诗，不仅质量卓异，而且数量惊人。《全唐诗》几近千卷，其中咏猿诗比比皆是。因为上文我们已从六朝诗歌的一个侧面讨论过猿，故下文我们将聚焦于一个唐代诗人，也即李白（也称李太白）之诗对长臂猿的书写。

这个选择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李白是几世纪以来文坛公认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其次，李白于四川彰明（28），即一个巴山附近有群猿出没的地方度过了童年，因而对猿相当熟悉，决不会将它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混淆；最后，李白游历广泛，不会疏于记载他在各处目睹或耳闻之猿，因而其诗作提供了公元8世纪很多有关猿类栖息地的线索。

李白（公元701—762年）生活在国力强盛的唐明皇时期，曾一度受玄宗赏识而供奉翰林，走上了其梦寐以求的仕途。但作为一个特立独行并沉溺于诗酒风流的男人，李白向往自由不羁的生活，能遍览帝国胜景及古迹，结交志趣相投的同道。他是一个有着强烈道家思想倾向的随性之人，尤喜“谪仙”之称号。李白之诗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今仍被广为吟诵，而其人生亦成为妇孺皆知的传奇。

毋庸讳言，我无法在翻译时传达出李白诗歌的极致优美和感人力量。诗歌翻译总是件冒险之事，中国古诗尤甚，因为它声色兼备，按照固定韵律及体制吟咏，且诗人依据汉字所表达的形象遣字用词。而我只能以缺乏想象力的方法对李白之诗作字面直译，因而华美的原作只剩下苍白的骨架。

下列引文出自王琦⁵⁶编撰于1758年的《李太白诗集》。王琦是个称职的学者，在诗集中还增加了极为精彩的评注。页码来自中华书局重印之《四部备要》集部《李太白诗集》，此集凡一册，每页有上下两栏。

首要的位置应留给李白咏猿诗中的一只长臂猿，现已为全世界千百万音乐爱好者所耳熟能详，尽管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位伟大的唐代诗人与猿之间的关系。它出现在音乐大师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⁵⁷完成于

56 译者按：王琦（1696—1774），字载韩，号琢崖，钱塘人，清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曾辑注《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及《李长吉歌诗汇解》五

卷，影响深远。另有《医林指月》等医书行世。

57 译者按：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著名的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

1908年的著名交响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er Erde)中,此曲的文本便是译为德文的李白之诗,由天才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 1876年出生于德国德绍)翻译,收录于其作品《中国长笛》(Die Chinesische Flöte, 1907年出版于莱比锡)中。贝特格在此书中翻译了许多李白的诗,包括一首他称为《悲来歌》(Das Trinklied vom Jammer der Erde)的诗,此诗给马勒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其交响乐的中心旋律。贝特格是一个天才,他遴选、翻译的中国经典古诗在德国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他不懂中文,用的是二手的法文译本(由法国汉学家马奎斯·赫维·圣·丹尼斯Marquis d'Hervey-Saint-Denis所译之《唐代诗歌》,1862年出版于巴黎),但凭借其敏锐、细腻感知力,贝特格的译文比法文译本更接近中国原诗的韵味及感觉。

李白之诗名为《悲来歌》(出处同上,第122页),《笑来歌》⁵⁸的姐妹篇。赫维·圣·丹尼斯只译了《悲来歌》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因充斥着典故,因而无法进行顺畅的翻译。法文译本《悲来歌》(70—71页)相当准确地再现了该诗有关生命无常的悲凉氛围,有关猿啼的诗句唤起了人们黯淡、
60 抑郁的心境:“Écoutez là-bas, sous les rayons de la lune, écoutez le singe accroupi qui pleure, tout seul, sur les tombeaux.”中文原句为:孤猿坐啼坟上月。⁵⁹汉斯·贝特格以其充满灵气的文句再现了该诗句:

seht dort hinab! Im Mondschein auf den Gräbern

Hockt eine wild-gespenstische Gestalt.

Ein Affe ist es! Hört ihr, wie sein Heulen.

Hi nausgellt in den süszen Duft des Abends?

很显然,贝特格的直觉告诉他,这儿李白意欲强调猿啼所引发的阴森可怕的意境。

理所当然地,李白时常提到他家乡四川的猿。在早期描写巴山剑阁(29)山景的诗歌中,李白写道:“有巴猿兮相哀。”⁶⁰(卷一,第21页)他还多次吟咏著名的三峡之猿,最著名的要数以下这首七绝,李白在所乘之船离开白帝城(12),驶入奉节四川一侧的峡谷时写道:

58 这两首李白之诗的中文原名分别为《悲歌行》和《笑歌行》。

59 作者英译为: A lonely gibbon calls sitting

on the gravemound in the moonlight.

60 李白《剑阁赋》。作者英译为: There are the gibbons of Pa, crying sadly.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⁶¹ (出处同上,卷二十二,第284页)

在另一首名为《宿巫山(13)下》的诗中,他说:“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⁶² (卷二十二,第289页)登临此山后,他又写道:“江寒早啼猿。”⁶³ (卷二十二,第284页)在其笔势纵横的代表作《蜀道难》中,为极写山势之高峻宏伟,李白再次使用了猿鹤组合的诗句: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⁶⁴ (卷三第56页)

李白尤喜江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安徽省的东南角及浙江省的西北角。这一地区坐落着诸如黄山(30)、九华及敬亭(宣城之西,地图编号25)等名山,美不胜收的自然风景常常出现在李白为人耳熟能详的诗篇中。我在此引用一首他吟咏敬亭山的五绝,此诗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 A. Giles, 1845—1935)作了恰如其分的翻译: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The birds have all flown to their roost in the tree,

The last cloud has just floated lazily by;

But we never tire of each other, not we,

As we sit there together—the mountains and I.

(《中国文学宝藏》,1923年出版于上海,第78页)

61 作者英译为: In the morning I left the rainbow-clouds of Po-ti,

In one day I covered a thousand miles to Chiang-ling.

Before the gibbons on both riverbanks had ceased calling,

My small boat had already passed tenthousand mountain peaks.

62 作者英译为: Last night, at the foot of

Wu-shan, the calls of the gibbon were long in my dream.

63 李白《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作者英译为: The calls of the gibbons come early over the cold river.

64 作者英译为: The yellow cranes could not pass them in their flight,

The gibbons wanting to cross, climb sadly about in the trees.

这个地区的南部，紧邻江西地界，是个名为秋浦（31）的地方。扬子江在此分流，形成许多小湖泊，连接着江西鄱阳湖（22）。这儿风景秀丽，猿猴众多，唤起了诗人的家山之思。因而李白游历秋浦时，一口气写下了包括十七首短诗在内的组诗《秋浦歌》，充溢着无尽的乡愁。我在此翻译三首特别提到秋浦之猿的诗歌，文本可在《李太白诗集》卷八第125页找到。

61 其二 秋浦猿夜愁，黄山堪白头。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欲去不得去，薄游成久游。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⁶⁵

秋浦清溪让诗人想起传说中起源于甘肃陇山流经彰明（28）北部的清河，李白之故乡正是蜀北彰明。诗人又在第四首诗中云：

其四 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⁶⁶

我们所引的最后一诗为《秋浦歌》第五首：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⁶⁷

65 作者英译为：In Ch'iu-pu the (calls of the) gibbons sadden the night,

The Huang Mountain raises high its white head.

The Ch'ing-stream is not the "Clear River" of Lung-shan,

For me it is a stream of poignant grief.

Longing to leave here, I find myself unable to go:

A brief journey is lengthening into protracted travel.

When shall I see at last the day of my return home?

The rain weeps on my lonely small boat.

66 作者英译为：With my whiskers grown long I have entered Ch'iu-pu,

In one morning gusts of wind have made them decay.

The calls of the gibbons make the hairs turn grey,

Now they flow round my head as so many strands of silk.

67 作者英译为：In Ch'iu-pu there are many white gibbons,

Swirling through the trees as so many snow flakes.

Pulling their young with them along the thin branches,

Drinking they play with the reflected moon in the water.

最后一首以其奇妙空灵的意象而为许多诗集所收录。以上诸诗确证公元8世纪这一地区多有猿，因而对我们的论题相当重要。除以上三首外，李白在秋浦（卷二十，第265页）营构的其他短诗中亦提到猿，如“山光摇积雪，猿影挂寒枝”。⁶⁸此诗证明即便在冬天，秋浦也有猿出没。其他许多唐代诗人也写到过冬猿，如顾伟之长诗《雪后听猿吟》，首联便为：

寒岩飞暮雪，绝壁夜猿吟。⁶⁹（《佩文斋咏物诗选》“猿目”，第3-a页）

猿在宣城（25）地区尤其普遍，这个地区从上文提到的敬亭山附近一直延伸至芜湖（32）南部。在探访剡地古战场的一首长诗中，李白写道：“猿近天上啼”，⁷⁰（卷十二，第180页）他又在另一首诗中描绘芜湖美景曰：“秋深暝猿悲”，⁷¹（卷十八，第244页）此句表明这一地区既有白猿也有黑猿。李白在一首吟咏宣城清溪的短诗中再次特别提到白猿：“彩鸟昔未名，白猿初相识。”⁷²（卷二十，第268页）太平（33）以南便是著名的黄山，在描写黄山的一首诗中，李白说“猿啸时闻岩下音”（卷二十二，第285页）、“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⁷³在另一首写于太平以北一百多里处的诗中，又有“更听猿夜啼”⁷⁴句。（出处同上，卷二十二，第292页）

长臂猿的栖息地延伸向南，跨越省际进入江西。在一首李白致著名的庐山（24）某寺僧人的短诗中，有“月出白猿啼”⁷⁵句（卷十五，第207页），

68 李白《游秋浦白苛陂二首》之一。作者英译为：The splendor of the mountains shivers under the accumulated snow, like shadows the gibbons are hanging from the cold branches.

69 顾伟《雪后听猿吟》，作者英译为：Hearing the gibbons wail after snowfall；首联译为：

At dusk the snow flutters down from the cold range,

At night the gibbons wail, perched on a sheer cliff.

70 李白《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作者英译为：The gibbons seem to call high up in heaven.

71 李白《泾川送族弟綽》，作者英译为：

In the deep of autumn the dark gibbons are sad.

72 李白《宣城清溪》，作者英译为：The multi-coloured birds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identify, but I have known all along these white gibbons.

73 李白《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作者英译为：Occasionally the gibbon's call is heard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Listening in the moonlight at the azure freshets of Mount Huang, I put away the ch'in I was playing among the pinetrees.

74 李白《姑孰十咏·牛渚矶》，作者英译为：Again I hear the gibbons call in the night.

75 李白《别东林寺僧》，作者英译为：When the moon rises, the white gibbons begin to call.

- 62 庐山位于鄱阳湖北岸。在另一首描写临近九江之胜地浔阳的诗篇中,李白吟道:“绿萝愁鸣猿。”⁷⁶ (卷二十二,第288页)

李白还提及在更北部的河南,开封西部的嵩山(8)附近看到过猿。在一首长诗中,他忆及当地出现的“玄猿绿罍”⁷⁷ (卷七,第117页)。在河南邻省湖北的安陆(34)地区,宜昌东北,李白也发现了猿的行踪:“饮潭猿相连。”⁷⁸ (卷十三,第185页)猿臂相联以获取树下之物的主题,我们在上文已作过详细讨论。

最后,李白还在一首题献给唐代清官、贤臣狄仁杰(公元630—700年)重孙的诗中提及自己在浙江西部的金华(35)附近听到猿鸣:“猿啸千溪合。”⁷⁹ (出处同上,卷九,第139页)

下文将引用有关野生猿的唐诗,我们或能从一些短句中获取唐代长臂猿栖息地的分布线索。

唐代少有文学作品提到贵州省,因为当时贵州仍是居住着许多土著部落的蛮荒之地,尚未得到中原汉人的关注,然而诗人戴叔伦(公元732—789年)却是个例外。戴氏《桂阳(51)北岭偶遇野人所居》一诗生动描绘了桂阳荒山丛林之景,而被大多数唐代诗集收录。他在此诗也提及栖息于原始森林中的猿,又一次与雉对出:

哇叶藏春雉,庭柯宿旅猿。⁸⁰

诗人孟郊(公元751—814年)贡献了三首描绘连州(48)美景的诗歌。连州位于广东省北部,邻近湖南南部潇湘流域。诗中两次吟及长臂猿,

76 李白《过彭蠡湖》,作者英译为: the gibbons singing sadly among the green creepers.

77 李白《鸣皋歌送岑微君》,作者英译为: dark gibbons and green bears.

78 李白《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绶》,作者英译为: The gibbons drink from the pool while hanging down forming a chain.

79 李白《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二首》其二,作者英译为: The calls of the gibbons unite

the thousand mountain streams.此处高罗佩将“猿啸千溪合”句误以为出自李白《东鲁见狄博通》诗。狄博通,狄光嗣之子,唐武周时名相狄仁杰之孙。故高氏“重孙”之说亦有误。

80 戴叔伦《桂阳北岭偶遇野人所居》,作者英译为: Under the leaves in the fields the spring pheasants hide.

In the trees in the courtyard the migrating gibbons rest.

其一在第一首诗中：“哀猿哭花死”；⁸¹ 其二在第三首诗中：“苦竹动猿音。”⁸²（《孟东野诗集》，《四部丛刊》卷六，第4-a、b页）此外，孟郊还提到靠近富春（49）山的浙地之猿，其诗曰：

风猿虚空飞，月猿叫啸酸。⁸³（出处同上，卷七，第11b页）

“猿”之叫声足以证明其作为猿的同义词用于此处的准确和恰切。

最后这首诗描写天台山（50）某一寺庙，此庙为佛教天台宗之名刹及祖庭，孟郊强调了天台僧侣与自然的亲密无间：

山兽护方丈，山猿捧袈裟。⁸⁴（出处同上，卷八，第5a页）



上引所有诗句均描写野生之猿。然而，唐代文学中尚有许多作品将猿作为诗人及学者的宠物来描述。

首先，我将以周朴的一首名诗为例。周朴是一位隐士，长期居住于五岳（参见上文）之中的嵩山。公元878年，他移居南方，因拒绝加入黄巢叛军而被杀。黄巢为唐末874—884年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一起义直接导致了唐王朝的覆灭。周朴之诗题为《咏猿》，传达出作者对思念山林伙伴的宠物猿的深切同情：

生在巫山（13）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谿。中宵为忆秋云伴，遥隔朱门向月啼。⁸⁵（《佩文斋咏物诗选》“猿类”，第6-a页）

81 孟郊《连州吟》，作者英译为：When the sad gibbons call, the flowers wither.

82 同上，作者英译为：The wasted bamboos sway to the call of the gibbons.

83 孟郊《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亦作《送别吴逸士归山》。作者英译为：The yuán-gibbons in the wind sail through the air, The yu-gibbons in the moonlight wail bitterly.

84 孟郊《送超人归天台》，亦作《送天台道士》。作者英译为：Mountain beasts guard

(the quarters of) the abbot, and mountain gibbons respectfully offer him his robe.

85 作者英译为：Born on the Wu Mountain, further to the west,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mountain streams of Pa?

At night, thinking of your companions in the autumnal clouds,

You, far apart in the large city house, sing to the moon.

另一个为自己的猿作诗的唐代文人是张乔⁸⁶，该诗被收录在大多数唐诗选集中。张乔同样生活在黄巢起义引发的动乱时期，后退隐于上文提及的九华山。其诗如下：

挂月栖云向楚林，取来全是为清音。谁知系在黄金索，翻畏侯家不敢吟。⁸⁷《佩文斋咏物诗选》“猿类”，第6-a页）

有些主人则因内疚于囚禁长臂猿而让它们回归自然。这是一种深得僧侣们赞许的虔诚良善之举，也即佛教教义所谓的“放生”。许多寺庙中都有一个池，信徒们会将金鱼或乌龟放生于此池中。我在此选译两首《放猿》诗。其一为生活于公元800年左右的道士诗人吉中孚⁸⁸所作：

放尔千山万里身，野泉晴树好为邻。啼时莫近潇（3）湘（2）岸，明月孤舟有旅人。（《佩文斋咏物诗选》“猿类”，第6-a页）

其二为镇江（36）诗人许浑⁸⁹所作。许浑为镇江（36）人，镇江在唐代亦为猿类居住区。尽管许浑被一种可能是肺病的慢性病折磨，他仍于公元832年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仕途，官至监察御史。同时，他也是晚唐最具影响力

86 译者按：张乔（生卒年不详），池州（今安徽贵池）人，懿宗咸通中进士，与许棠、喻坦之等东南才子合称“咸通十哲”。黄巢起义时，隐居终老于九华山。

87 作者英译为：

Grasping for the moon and perching on the clouds you came to the woods of Ch'u.

I caught you and took you here only for hearing your clear calls.

Who could have foretold that once you had been put on a golden chain,

Awed by these luxurious surroundings, you would not dare to sing?

88 译者按：吉中孚，字子猷，楚州人，久居鄱阳，大历十才子之一。生年不详，卒于唐德

宗贞元初年。工诗，与卢纶、钱起等齐名。初为道士，后还俗。作者英译古诗为：I set you free for you belong to the thousand mountains of ten thousand miles.

There the springs in the fields and luxuriant trees shall be your good neighbours.

But when you sing, don't come near the banks of the rivers Hsiao (3) and Hsiang (2),

(So as not to sadden) the traveller in his lonely boat on the moonlit water.

89 许浑（？—约858），字用晦，一作仲晦，润州丹阳人。武后朝宰相许圜师六世孙。晚唐诗人，其诗皆近体，以五、七律居多，句法圆熟工稳，声调平仄自成一格，即所谓“丁卯体”。诗多写“水”，故有“许浑千首湿”之讽。

的诗人之一。其《放猿诗》云:

殷勤解金锁,昨夜雨凄凄。山浅忆巫峡,水寒思建谿。远寻红树宿,深向白云啼。好觅来时路,烟萝莫自迷。⁹⁰(《佩文斋咏物诗选》“猿类”,第2-a页)

许浑诗集《丁卯集》中颇有一些与猿类栖息地相关的有趣信息。许氏有两诗提到蜀地之猿,其一为:“猿啼巫峡晓云薄”⁹¹(上文已引《四部丛刊》,《丁卯集》第一部分,第30-a页);其二为绝妙的联句:“猿声断肠处,应向雨中闻。”⁹²(出处同上,第二部分,第11-a页)其他两首诗能让我们确定是写南方广东之猿。

第一首诗题为《韶州驿楼宴罢》,韶州靠近广东北部的曲江(37)。诗云:

檐外千帆背夕阳,归心杳杳鬓苍苍。岭猿群宿夜山静,沙鸟独飞秋水凉。露堕桂花棋局湿,风吹荷叶酒瓶香。主人不醉下楼去,月在南轩更漏长。⁹³(《四部丛刊》,《丁卯集》,第一部分,第28-a页)

90 作者英译许浑《放猿》诗为:

While I am carefully undoing your golden chain,
I think of last night's rain, its dreary sound.

The hills here must have made you long for the
towering Wu Pass,

The cold streams must have made you think of
the Chien river.

Now you'll seek a dwelling far among the red
maple trees,

Your calls will penetrate deep into the white
clouds.

You'll find your way back along the roads by
which you came,

Do not get lost among the mists and the tangled
creepers.

91 许浑《卢山人自巴蜀由湘潭归茅山因赠》,作者英译为: The gibbons call at the Wu Pass in the light morning clouds.

92 许浑《送友人自荆襄归江东(友人新丧偶)》,作者英译为: To experience the heart-rending

quality of the call of the gibbon at the gorges, one must hear it while the rain is coming down.

93 作者英译《韶州驿楼宴罢》(Composed at the close of the banquet in the official hostel of Shao-chou)为:

Beyond the eaves a thousand sails turn their back
on the sunset,

I vaguely think of returning home, for my
whiskers are greying,

Many gibbons rest on the ridge, the mountain
night is quiet,

A lonely bird flies over the cold autumnal river.

The dew drips from the cassia flowers,
moistening the chessboard,

The breeze over the lotus leaves brings out the
wine's fragrance.

The host, slightly intoxicated, descends from the
second floor,

To linger a long time in the moonlit southern
bower.

必须注意,此处“南轩”指私密、幽闭的住所,暗示诗人将在此与官驿选送的美女共度良宵。

除夕抵达新兴(38)后,许浑写下组诗四首,从中我们得知当地亦为猿之居处。第一首吟曰:“虎迹空林雨,猿声绝岭云。”⁹⁴第二首则曰:“鹭巢横卧柳,猿饮倒垂藤。”⁹⁵(出处同上,《四部丛刊》,《丁卯集》第二部分,第2-a页。)

再回到将猿放生的话题。我们现在讨论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唐代将领王仁裕的宠物猿。王将军为其取名“野宾”,他与野宾间的密切关系在后世文学中广为传播。

王仁裕是晚唐杰出的诗人、军事家及音乐家,他出生于公元880年,当时黄巢之乱已预示着强大唐王朝的崩溃。幼年时期,王仁裕对求知兴趣索然,只以犬马弹射为乐。王仁裕二十五岁方始就学,对文学的兴趣突然萌发,文思日益精进,在散文及诗歌两方面均展现出生机勃勃及新颖独特的风格。走上仕途后,历任诸多高级文武官职。在王仁裕长达四十四年的宦海生涯中,虽历经几代皇权更迭、帝都兴衰,但终因其素有清名于秦陇间而免遭厄运,官至兵部尚书,公元956年以七十六岁高龄终老于汴梁。身后留下丰厚的文学遗产,包括不下万首诗歌。

仁裕与野宾的关系始于其入仕之初,当时王正参与征蜀之役。战役始于汉中(39),即现在的南郑,位于陕西省西南部靠近四川北界的战略要地,一个有众多猿猴出没的山区。这一故事的许多版本皆源自《王氏见闻》,但此书已佚。

65 公元10世纪以辑录逸事小说为主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卷四四六详细记载了这一故事。问题在于这一版本是《王氏见闻》原文的忠实再现还是仅凭想象的武断扩写?尤其是《新五代史》卷五七“王仁裕传”中并未提及他到过汉中。然而,《太平广记》中的历史资料具有一定真实性,而且猿之行为举止也被准确描绘,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太平广记》所载故事为《王

94 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之一,作者英译为: There are the tiger's traces in the rainy, empty forest, and the gibbons call in the clouds over the sheer cliffs.

95 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之二,作者英译为: The herons nest on the drooping willows; the gibbons drink, hanging upside down from the creepers.



金佳在屋脊上飞跃

氏见闻》之原文，其他资料中较短的文本应是该故事后来的删节版。以下是王仁裕与野宾故事的完整翻译，中文文本见本书附录之传统册页第8篇：

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而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呼之则声声应对，经年则充搏壮盛。縻絜稍解，逢人必啮之，颇亦为患。仁裕叱之，则弭伏而不动，余人纵鞭捶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缭绕，并是榆槐杂树，汉高庙有长松古柏，上鸟巢不知其数。时中春日，野宾解逸，跃入丛林，飞赶于树梢之间，遂入汉高庙，被鸟巢，掷其雏卵于地。是州衙门有铃架，群鸟遂集架引铃。主使令寻鸟所来，见野宾在林间，即使人投瓦砾弹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馁而就絜。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馀里溪洞中。人方回，询问未毕，野宾已在厨内谋餐矣。又复絜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帅厨中，应动用食器之属，并遭掀扑秽污，而后登屋，掷瓦拆砖。主帅大怒，使众箭射之。野宾骑屋脊，而毁拆砖瓦。箭发如雨，野宾目不妨视，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损其一毫。有使院老将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猯。”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来。”于是大胡猯跃上衙屋赶之，踰垣蓦巷，擒得至前，野宾流汗体浴而伏罪。主帅亦不甚诟怒，众皆看而笑之。于是颈上系红绶一缕，题诗送之曰：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碧云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彻晓吟。又使人送入孤云两角

山，且使繫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再来矣。后罢职入蜀，行次蟠冢庙前，汉江之孺，有群猿自峭岩中连臂而下，饮于清流。有巨猿舍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间，垂身下顾，红绡仿佛而在。从者指之曰：“此野宾也。”呼之，声声相应。立马移时，不觉恻然。及笄饗之际，哀叫数声而去。及陟山路，转壑回溪之际，尚闻呜咽之音，疑其肠断矣。遂继之一篇曰：蟠冢祠边汉水滨，此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继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年旧主人。出《王氏见闻》。

When Wang Jên-yü was serving in Han-chung, he had established his household in the office compound. A hunter from the Pa mountains presented a young gibbon to him. Wang took pity on it because it was so tiny and so clever, and had his men raise it, bestowing upon it the name of Yeh-pin. If he called the gibbon, he would respond at once. After some years the gibbon had grown strong and tall, and had to be kept on a chain most of the time, for he would bite everyone who came near him, thereby causing his master much worry. Everytime Wang scolded the gibbon, he would be good again and behave well for a time. But the gibbon did not fear anybody else, even when they came armed with a whip or stick.

Wang's residence was surrounded by walls, and elms and locust trees grew there. In the temple dedicated to Emperor Kao-tsu of the Han Dynasty stood tall pinetrees and old cedars where countless birds had built their nests. On the day of the full moon of the second month, Yeh-pin got loose. He jumped into the forest and crashed about in the trees. Then the gibbon entered the temple-compound and threw the young birds and eggs onto the ground. In front of the Prefect's office stood a rack carrying small bells on strings (i.e. a kind of burglar alarm. v.G.) . The bells began to ring when a flight of birds alighted on the strings. When the officer in charge went to investigate where those birds came from, he saw Yeh-pin in a tree, and at once ordered his men to pelt him with stones and shoot arrows at him. No one, however, could hit the gibbon. Only towards night fall when the gibbon's stomach was empty, did hunger drive him down so that he could be put on his chain again. (After these mishaps) Wang ordered his men to set Yeh-pin free in the Pa mountains, a hundred miles away. Just when the men had come back, and before

Wang had even finished questioning them how things had gone, Yeh-pin was already back in Wang's kitchen, trying to snatch some food.

Wang again put him on a chain, but one day the gibbon again got loose. He went to the commander's kitchen, threw the kitchenware about, breaking and dirtying bowls and dishes. Then he climbed onto the roof, tore up tiles and bricks and threw them down. The commander flew into a violent rage and ordered his men to shoot the gibbon. But Yeh-pin just remained sitting on the ridge of the roof and continued to tear off the tiles. Although there was a rain of arrows, he remained completely unconcerned: he caught some with his hands and pushed other arrows away with his feet, dodging them so cleverly that the arrows flew past him right and left without harming one hair of his fur. Then an elderly officer called Ma Yüan-chang said that in the market there was an experienced monkey-keeper, and that man was called. The man pointed out the gibbon on the roof to his macaques, telling the monkeys to catch him and bring him down. Thereupon a few big macaques jumped onto the roof of the office, and went for Yeh-pin. The gibbon sprang down over the wall into the street and there he was caught. When brought before the commander, Yeh-pin was drenched with sweat and seemed most humble and repentant. The commander did not scold him too severely, and all who witnessed the proceedings laughed heartily. Wang Jên-yu tied a red ribbon round Yeh-pin's neck and wrote on it the following parting poem:

I set you free, enjoining you to return to your former forest,
 You will easily find your way back to your cherished haunts.
 When the moon shines on the Wu Pass, you will enjoy its quiet,
 And the trails across the Pa mountains you will not find too steep.
 Tarrying there you will not be plagued by dreams about green mountains,
 Climbing high you will enjoy yourself deep in the azure clouds.
 When in the three months of autumn fruit ripens and the pines are strong,
 Carelessly clinging to a high branch, your morning song'll be heard
far and wide.

Thereupon Wang ordered his men to take the gibbon to the Ku-yun-liang-

chueh mountain, telling them to keep him tied up in a farmhouse there (so as to make him forget his old home) . After ten days they undid the gibbon's chain and set him free. This time Yeh-pin indeed did not come back.

Later Wang was relieved of his duties in Han-chung and crossed over into Szechuan Province. When he and his retinue halted in front of a temple on the Po-chung mountain, on the bank of the Han river, a troop of gibbons let themselves down, holding each other's hands and feet, to drink from the clear stream. Then a large gibbon left the troop and came forward. Hanging from the branch of an old tree by the roadside, he watched the men below; he still had the same red ribbon round his neck. A member of Wang's retinue pointed at the gibbon and said "That's Yeh-pin!" Wang called him, and the gibbon called out in reply. When they mounted their horses the gibbon seemed sad, and when they pulled the reins the animal uttered a mournful wail, then disappeared. But when Wang's cortege was ascending the mountain road that wound upwards among valleys and brocks, they heard all the time a sad wailing from the trees by the roadside, and they supposed it was the gibbon who was following them, in great grief. Then Wang composed a sequel to his former poem, saying:

In front of the Po-chung Temple, on the bank of the Han river,
 These gibbons, strung together, descended from a high cliff.
 When they came near for a closer look at the travellers,
 I recognized Yeh-pin, who was looking exactly as before.
 Resting in the moonlight, he won't be plagued by dreams of chain and leash,
 Feeding on pine-seeds, he has shed the cereal-eater's body.
 He called a few times, the heart-rending sound rising to the clouds:
 He had indeed recognized his master of bygone years!

如果读者将故事中野宾之所作所为与本文总论对成年猿的介绍作一比照,定会惊叹这个发生于9世纪的逸事对猿的描述如此精准,必定是作者基于生活实际,对真正存在的长臂猿野宾的如实叙写。王将军放生野宾的失败尝试,人猿的最后一次相遇,野宾在路边目送主人离去,诸如此类,酷似

我们在总论中介绍过的一位马来西亚朋友与其宠物猿哈吉的经历。

王将军还编撰过小型历史笔记《开元天宝遗事》(开元,公元713—741年;天宝,公元742—755年),其中有一个《山猿报时》的故事:

商山(40)隐士高太素,累征不起,在山中构道院二十余间。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异卉。每至一时,即有猿一枚,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为“报时猿”。⁹⁶(《说郭》卷五十二,第22 a-b页;《类说》卷十第1461页有一简本)

当然,猿每隔两小时来一次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是,此猿于每天早、中、晚的固定时辰过来取食,人们听说后便夸大其词为这一故事。猿的确有不可思议的时间感,在马来亚,我曾于每天清晨7点喂养我的猿,如果早到几分钟,它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反之,它们便会愤愤不平地大声嚷嚷。

后代以王仁裕及野宾故事为典的诗文,我在此选译一首宋代学者徐照(逝于公元1211年)收录于其文集《芳兰轩集》中的诗歌,题为《猿皮》:

路逢巴客卖猿皮,一片蒙茸似黑丝。常向小窗铺坐处,却思空谷听啼时。弩伤忽见痕犹在,笛响谁夸骨可吹。古树团团行路曲,无人来作野宾诗。⁹⁷(《佩文斋咏物诗选》,第4-a页)

96 作者英译: The hermit Kao T'ai-su who lived on the Shang Mountain (40) refused to enter official life although he was repeatedly summoned to Court. He built on the mountain more than twenty meditation-halls, and himself passed his days in the Pavilion of the Pure Heart. In front stood luxurious trees and fine bamboos, and there grew strange flowers and rare plants. Every two hours, a gibbon used to visit the pavilion, making a bow and calling out, always exactly on time. Therefore the hermit bestowed upon him the name of "The gibbon that tells the time".

97 作者英译: On the road I met a Szechuan peddler selling a gibbon skin,

Just a piece of soft down, resembling glossy black silk.

Having made it into a seat-cover by my library's small window,

It always reminded me of the gibbons calling in the empty valley.

Once I discovered the fur still bore the scar left by the arrow,

Who dares to boast of the tones of the flute made from his bone?

Outside there is only one footpath, winding through the dense forest,

And no one comes to see me to compose a poem about Yeh-pin.

上诗第六句提及猿之上臂骨尤适以制笛一事，唐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亦有类似记载：

有人以猿臂骨为笛，吹之其声清圆，胜于丝竹。⁹⁸（上文已引《四部丛刊》之卷六，第5-a页）



收录王将军与其宠物猿野宾逸事的《太平广记》是宋初文人于公元978年（译者按：即太平兴国三年）奉太宗之命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凡500卷，包括野史笔记、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及逸事小说等。《太平广记》收录引用的许多作品早已亡佚或仅存梗概，因而此书便弥足珍贵。然而，使用该书内容时亦须谨慎，这一点将在下文对卷四四四至四四六（同上文已引《太平广记》，第3317—3333页）猿类故事的回顾中再次讨论。现将此三卷中所录之十四个猿故事简介如下。

第一个故事《白猿》出自《吴越春秋》，述越处女剑斗白猿事，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已作过引用。第二个故事是对杰出预言家周群逸事的扩写，已在本书第二部分出现过。

第三个故事名为《猯国》，描写一个偷盗妇人的怪物，此怪并非猿。这个故事显然是流传于当地的民间传说，用以解释四川西南地区何以有如此众多的杨姓家庭。《太平广记》称该故事取材于公元4世纪干宝名闻遐迩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但是，我们现有的《搜神记》版本中并未收录这一故事。这类题材的故事一定出自《白猿传》，此传同样叙述一个盗妇怪物，长相比白猿可怕得多。

第四个故事篇幅较长，讲述欧阳家族一妇人被猿奸占事。根据后代的评论，此文可能为唐代士大夫长孙无忌（逝于公元659年）杜撰，意在取笑长着—张猴脸的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公元557—641年）。

98 作者英译为：Some people make a transversal flute out of the upper-arm bone of a gibbon. Such a flute produces a clear and mellow

sound that surpasses the music of stringed instruments and bamboo flutes.

第五个故事的主角为士人陈岩，他因与一个猿人结婚而遭遇了一段可怕的经历。猿人残忍地虐待殴打丈夫，毁裂陈岩之衣襟佩带，后为某居士以符咒降服击毙。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讲，陈岩故事的唯一有趣之处在于此事发生在靠近潢川（41）的弋阳，据说那儿有大量猿群出没。《陈岩》源自由唐代士人张读（约活跃于850年）编撰的杂俎类笔记《宣室志》。但该书的明代重印本，比如《说郛》版《宣室志》并未收录这个故事。

第六个故事名《魏元忠》，再次对猿作了正面描述。故事出现了许多动物，其中一猿帮助元忠之婢女干家务。当时，元忠尚为一介清贫书生，后贵极人臣。这一故事源于唐代士人戴孚所编奇闻逸事集《广异记》。《类说》（卷一，第585页）亦收录了这一故事，仅39字，且只提到猿。而《太平广记》的版本有304字，除描述猿助炊以外，尚提及狗为男仆，鹤、鼠为伴。于是问题产生了：《太平广记》中的这个故事是原版还是别出心裁的改编版？《太平广记》中许多篇幅较长的故事同样涉及这一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故事相当简短的文本。我认为须因文而异，根据每一文本的特点来判断其是否为原文。在我看来，《魏元忠》的故事是唐代那个只提及猿的简本的后代重构。

第七个故事同样出自《广异记》，但此书的现有版本并未收录。故事述及某一刻毒之猿对官员韦虚己的恶作剧。第八个故事同样源自上文提及的《宣室志》，故事讲述唐代某王（另一版本为张）姓长史租住一所闹鬼的凶宅，一黑衣男子晚间出没于屋顶，敲碎瓦片下掷宅中之人。王之子以弓射之，结果发现是一黑猿。这个故事凡294字，而《宣室志》文本仅23字，我再次认为唐代版本为原作。



日本能剧演员扮演猩猩，手持米酒杯及长柄勺

第九个故事讲述蜀地官员张鋌的传奇经历,此文在后代被广为引用,我在此翻译明版《宣室志》这一故事的简化本:

69 吴郡张鋌罢秩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有人道左出拜曰:“吾君巴西侯奉邀。”鋌既见,饮酒命乐。夜将半,鋌假寐,将晓忽悸而寤,见身卧石龕中,有巨猿醉卧于地。⁹⁹

《太平广记》的文本则是个篇幅长达千余字的故事,情节相当完整。巴西侯尚有其他六位贵宾,包括两个将帅。巴西侯置酒开筵,众人欢饮之际,宾客中有人提议互啖体肉,张鋌惧悚不已。此时来一善卜者,警告巴西侯席中有人将加害于他。巴西侯因卜者冒犯其贵宾而大怒,遂杀卜者并置于堂下。次日早晨,张鋌发现自己身卧石龕中,周围有猿、熊、虎、豹、鹿、狼、狐各一头醉卧于地。龕前尚有一被砍掉脑袋的龟,它就是那位卜者,本书第一部分已讨论过,龟壳可被用于占卜。张鋌奔逃出石龕,召集村人,持弓挟矢包围石洞,尽杀所有野兽。这些精怪已为害多年,诱惑毫无防备的行人并劫杀他们。我认为在此处,《太平广记》的文本应为原文,而明代版本为后人的概述,故事的主要情节已丢失。

第十个故事讲述杨宗素为患病老父求医问药,被化身为智僧的老猿无情戏弄之奇事。此文同样源自《宣室志》,但亦未见于该书的现有版本。故事较长,但主题并不十分明晰。

相反,第十一个故事极为精彩,文笔精练。至于其出处,《太平广记》只云是一“传奇”,男主人公孙恪身世不详。因为该故事对中国古人的思想及生活习俗有生动反映,故将在此翻译全文,译文之后附有一些注释。中文文本抄录于本书附录传统册页第9篇。

99 作者英译为: When Chang Yen had retired from office in the Wu commanderie and was returning to Szechuan, he passed through Pa-hsi (i.e. Mien-yang district, Map no.42) .When night was falling a man who had been standing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oad came forward and making a low bow said “My master, the Marquis of Pa-hsi, respectfully

invites you.” (Chang went there and) the marquis entertained him to a feast with wine and music. Toward midnight Chang went to sleep on a couch in the hall. At dawn he woke up, feeling perturbed, and found he was lying in a kind of stone niche. A large gibbon was lying on the floor in a drunken sleep.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

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舍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a)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

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b)

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

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顾¹⁰⁰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惟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愈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既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处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

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缿。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语¹⁰¹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傲，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

100 译者按：此处上海扫叶山房1923年版《小说丛书大观·太平广记五百卷》作“顾”，而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作“愿”，中华书局，1961年，第3639页。根据上下文语

意，作“愿”更妥。

101 译者按：此处“语”字为高罗佩误录，应作“诘”。

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c)恪方惊悟，遂陈娶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迍，久处冻馁，因兹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d)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俦亚也。(e)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语(应为“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也。(f)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

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剑，隐¹⁰²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与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馀，岂能立节行于人世也？”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

后十馀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后恪之长安，谒旧友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孺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

102 译者按：此处高罗佩漏录“于”字。

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g)后悲笑¹⁰³(应为“啸”)扞萝而跃。袁氏惘然，俄命笔题僧壁曰：

刚被恩情役此心，
无端变化几湮沉。
不如逐伴归山去，
长啸一声烟雾深。

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笑¹⁰⁴（“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h)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i)，即不知所之。於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河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怅，舣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出《传奇》）

In the Kuang-tê era (763—764) there was a Bachelor of Arts of the name Sun K'ô who, after having failed for the second literary examinations, travelled to Lo-yang. When (at night) he came to the bank of the Pond of Wei-wang, his eye fell on a large residence, which seemed newly-built. A passer-by pointed at it and said "That is the residence of the Yüan family". Sun went and knocked on the gate, but there was no answer. By the side of the gate was a small room, with a neat door-curtain, a kind of gate-keeper's lodge. Sun raised the curtain and went inside. After he had waited there for a long time, he heard the sound of a door-bar being removed. He saw (through the bamboo curtain opening onto the inside of the residence) a girl as pretty as a picture; of startling beauty, like a pearl just washed by the moonlight, like a willow just emerging from the mist, having the subtle charm of an orchid and the faultless sheen of a piece of jade. Assuming that she was one of the young daughters of the house, Sun confined himself to watching her surreptitiously (a). The maiden gathered some lilies in the courtyard, then

103 译者按：此处上海扫叶山房版《太平广记》作“啸”，中华书局，第3641页。
104 译者按：同上注。

remained standing there for a while, deep in thought. At last she recited a poem saying:

“Some I consider exciting like wine (b) ,
 Others are tasteless as withered grass.
 The azure mountains and the white clouds-
 Only those know my innermost feelings.”

Having sung these lines with a sad look, she came and lifted the curtain and suddenly saw Sun. Frightened and ashamed she quickly went back inside the house. She sent a maid servant who asked him “Who are you, coming to this house in the night?” Sun replied that he was looking for a room to rent. The maid said “Since the meeting was so sudden, my mistress was greatly startled. Let me report to her.” When the maid had informed her young mistress, she said “I have been most remiss, I wasn’t even properly made-up. Since the young gentleman has observed me for a long time through the curtain, he must have seen me well. Why should I therefore now avoid him? Let him wait a while in the hall. I shall receive him there after I have dressed myself properly.” Sun who had been greatly impressed by her beauty could hardly repress his joy. He asked the maid “Who is she?” She replied “She is the daughter of the late high official Mr.Yüan. She became an orphan at a tender age, and she has no relatives. She is living alone here in this residence together with four or five of us maidservants. She has often been asked for in marriage, but she has not yet accepted any suitor.” After a long while she came out and received Sun, looking even more beautiful than when he had seen her the first time. She ordered the maids to serve tea and cakes and said “Since you have no place to stay, you may move your things to a courtyard here in this residence.” Pointing at the maids she added “If there is anything you need, you just tell these servants.” Sun accepted the offer, overcome with gratitude.

Since Sun was still unmarried, and since he was greatly smitten by the girl’s beauty, (after some time) he engaged a middleman to ask her in marriage. She accepted him with pleasure, and they were married.

The Yüan estate was very wealthy, there was a large amount of gold and silk.

Sun had long been poor, and now suddenly he had carriages and horses and dressed in costly garments, which excited the envy of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y often came to make Sun talk (about how he had become so affluent) , but he never told them what had actually happened. Sun was a proud and haughty man who did not aspire to an official career. He associated daily with other wealthy young men, passing the time with gay parties.

When Sun had stayed in Lo-yang about four years, he once met by chance his first cousin, the retired scholar Chang Wên-yün. Sun told him “We have been separated for a long time, I have been longing to see you. I hope you’ll bring your luggage to my house (tonight) , so that we can talk the whole evening!” Chang kept the appointment. At midnight, when they were saying good-bye, Chang took Sun’s hand and told him in a whisper “I have acquired a certain amount of abstruse knowledge during my Taoist studies. Now I detect in your countenance sure signs that you are bewitched. Have you perhaps met with some unusual experience? You’d better tell me everything in detail, lest great misfortune befall you!” When Sun replied that he had never had any unusual experience, Chang resumed “Men have Yang-spirit, ghosts have Yin-spirit. If man’s superior soul is protected and his inferior (animal) soul exhausted, he will live long. But if his animal soul is protected while his superior soul is evaporating, he will die at once. Therefore devils and ghosts have no outer shape, they consist entirely of Yin-essence. Immortals have no shadow, they consist entirely of Yang-essence. The slightest discord in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Yin and Yang, or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souls will always manifest itself in a man’s face. Now observing your countenance I notice that Yin is usurping Yang. An evil influence is attacking your bowels, your true spirit is waning, and your power of judgement is becoming impaired. The humours in your system are getting upset, the roots of your being are shaken, your bones are weakening and you are deadly pale. All of this must be caused by some ghostly being. Why do you persistently refuse to reveal the cause to me?” (c) It was then that Sun suddenly understood, and he told Chang everything about his marriage. Greatly frightened, Chang exclaimed “It must be she! What can we do?” Sun said “I can’t imagine

that she's a ghost!" Chang said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your wife has no relatives at all anywhere? Moreover, her knowledge and ability are far above normal!" "My previous life," Sun rejoined, "was miserable, and a long time I lived in straitened circumstances. It is only through this lucky marriage that I can breathe again, so to speak. I can't be so ungrateful as to forget all that. What shall I do?" Chang said angrily "If a grown-up fellow cannot serve his fellowmen, how can he think of serving ghosts? The Tso-chuan says 'Devilry finds its source in man's weakness; if a man has no weak spots, devilry can't get a hold on him.' (d) And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gratitude or your own life? If one is confronted with disaster, one must not think about requiting the favours of ghosts. Even a child knows that, how much more then should a grown-up fellow realize this?" Chang added "I have a precious sword, a worthy companion of the swords made by Kan Chiang! (e) No ghosts or goblins can resist it. Its magic power has been attested by countless previous incidents. Tomorrow I shall lend it to you. If you hide it in an inner room, you will observe her fear upon noticing it. This experiment is not worse than that conducted by the king of olden times who used a precious mirror to reflect a parrot (f). Should your wife fail to react to the sword, you may continue to love and cherish her." The next morning Sun received the sword from Chang, and his cousin took his leave. Holding Sun's hand he said "Watch for a good opportunity!"

Sun took the sword and hid it in their bedroom, but his heart was not in the experiment. His wife discovered it at once and flew into a violent rage. She scolded him saying "It was I who raised you from dire poverty to your present affluence. And now you are ungrateful and engage in such a mean scheme. A man acting thus will be despised even by dogs and swine! How can you ever establish yourself as a man of principle in the world?" Thus rebuked, Sun was filled with mortification. He knocked his forehead on the floor and said "I just did what my cousin told me, there was no premeditated malice on my part. I am prepared to swear an oath sealed with my blood that I shall never again doubt you." He remained there on the floor, covered with sweat. His wife took the sword and broke it into small pieces as easily as if she were cutting up a lotus stalk. In great fear Sun wanted to flee but she told

him with a smile “That Mr. Chang is only a petty fellow, he can not teach you the meaning of justice, and it was he who made you undertake this risky affair. As for you, you have been my wedded husband for a number of years, and you are indeed quite different. So why should you be afraid?” These words reassured her husband somewhat. After a few days he went to visit his cousin and told him “you made me twist the tiger’s whiskers and I was nearly devoured!” When Chang asked him for the sword, Sun told him what had happened. Chang was terrified and said “This is beyond me!” He was in great fear and did not dare to visit Sun again.

In the course of the ensuing ten years or so, Mrs. Sun bore her husband two sons. She administered the household well and did not stand for the slightest irregularity. Later Sun went to Ch’ang-an, and paid a visit to an old acquaintance, the Minister Wang Chin. Wang recommended him to Chang Wan-ch’ing, a high official in Nan-k’ang (S.Kuangtung) , who gave him the post of circuit judge there. Sun set out for that post together with his family.

Everytime they passed green pine forests and high mountains, his wife would stare long at that scenery with an intent, sad look. When they had arrived in Tuan-chou (43) , she said “Only half a day’s journey from here, on the bank of the river, stands the Hsia-shan Temple. There lives a monk called Hui-yu, who is a former retainer of my family. I haven’t seen him for ten years. That monk is now of advanced age, he is a man of discerning mind, far remote from this world. If we could go and have our meal in that temple, that would be a lucky omen for our southern trip!” Sun agreed, and they purchased foodstuffs for a vegetarian meal.

After they had arrived at the temple, Mrs. Sun was in high spirits. She put on a new dress, made herself up and went with her two sons to visit the old monk in his quarters. She seemed to be perfectly familiar with the layout of the temple compound, which greatly astonished her husband. She took out a ring of green jade and gave it to the monk saying “This object used to belong to the temple.” The old monk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she meant. After the meal, a few dozen wild gibbons came down from a tall pinetree, forming a chain, and partook of the food on the “feeding terrace” (g) . The gibbons gave the party a sad look, then climbed up

into the creepers and disappeared. Suddenly Mrs. Sun asked for a writing brush and wrote on the wall the following poem:

Beguiled by love I stubbornly constrained my original nature,
 Too lightly I transformed myself, and I was nearly lost.
 It is better that I now follow my companions into the mountains,
 There my calls shall resound among mists and clouds.

She threw the brush onto the floor, patted her two sons with a sob, then told her husband "Farewell! We now part forever!" She tore her clothes off and changed into a large gibbon. Very happy she jumped into the trees and rushed away, not pausing to look back until she was deep into the mountains.

Sun remained standing there for a long time, completely overcome by astonishment and grief. He embraced his children, and they all wept sadly together. Thereafter he questioned the old monk who by then had understood everything and said "This gibbon was reared by me when I was still a novice here. In the K'ai-yüan era (713—741 A.D.) the Imperial Envoy Kao Li-shih (h) passed here. The clever small monkey caught his fancy, and he exchanged it with me for a roll of silk. I heard that after Kao Li-shih had arrived in the capital, he had offered the small gibbon to the emperor. Other Imperial Envoys passing here from time to time told me that the gibbon was becoming cleverer than a human being and so tame that it was allowed to go about freely in the Shang-yang Palace. The gibbon disappeared during the revolt of An Lu-shan (i). Alas! Today, quite unexpectedly, I discovered how she had been transformed! That ring of green jade was bestowed upon this temple by a barbarian from India. At that time it fitted round the small monkey's neck. Now I understand everything!"

In deep grief, Sun K'o set out for his home in a boat that brought him and his two sons back in seven days. He felt unable to take up his official post.

注：(a) 读者也许记得中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准则，即女子不能随便与家庭成员以外的男子相见。孙恪初入袁氏之宅而袁氏并不知情，因而并未严重违背礼节。此后，袁氏觉察到孙恪已在外房窥视过自己徘徊吟咏于庭院，因而她让

孙登堂入室也就顺理成章了。

- (b) 此诗第一联意为她未能找到如意郎君。“忘忧”是一种由百合花酿造的酒，据说喝过此酒人们便能忘却烦恼，因而“忘忧”常被用作“百合”的同义词。¹⁰⁵
- (c) 故事的叙述者在此似乎嘲弄道家故作玄秘的伪善之言，因为孙恪与袁氏的交好对他毫发无损。
- (d) 引自《左传》“庄公十四年”第二节。
- (e) 干将及其妻莫邪是一对著名的剑匠，据说他们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他们的名字常被用来指称稀世良剑。
- (f) 我没能找到这一典故的出处。¹⁰⁶
- (g) 很多庙中都特设放置食物的高台，用来喂养鸟及其他动物。
- (h) 高力士（公元683—762年），唐明皇时的太监头目。
- (i) 安禄山是个自命不凡之人，因得宠于杨贵妃而权势熏天。他于公元755年发动叛乱，唐都长安沦陷。这场战乱一直持续到公元757年安禄山被杀。

现在我们再回到对《太平广记》中猿小说的探讨。第十二个故事讲述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一崔姓商人沿江而上至云南，途中登岸徐步江滨，见某大庙有一众尼姑，年轻貌美，并热情相邀，援引留连。崔某尽欢后返船，舟子告知这群女尼实为猿獠，用妖术引诱无所戒备的旅人。后他们返回该地搜寻，但庙与尼已无踪迹。这个故事出自唐代文人陆勋编撰之短制《集异记》，但《说库》版《集异记》中并无此篇。

72

第十三个故事是阐述道家隐逸理想的经典文本，出自唐代作家李隐所编《潇湘录》。这一故事的文本亦能在《说库》收录的《潇湘录》中找到，但《说郭》版《潇湘录》中则无。该故事的中文文本《楚江渔者》可见本书附录传统册页第10篇：

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而已，别无所有。时以鱼换酒，辄自狂歌醉舞，人虽笑之，略无惭色。亦不言其姓氏，识者皆以为渔之隐者。或有问之曰：“君之渔，隐人之渔耶？渔人之渔耶？”渔者曰：“昔姜子牙之渔，严子陵之渔，书于青史，皆以为隐人之渔也。殊不知不钓其鱼，钓其名耳。隐人之渔高尚乎？渔人之渔高尚乎？若以渔人之渔，但有明月，风和浪

105 译者按：高罗佩对此联之诠释有误。“忘忧”在此是指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亦称萱草、金针菜等，百合科，英文名为

Daylily。此联表达了袁氏对人间荣华富贵的不屑及对大自然青山绿水的向往。

106 译者按：此典出自唐代王度《古镜记》。

静，得鱼供庖宰，一身足，余则易酒独醉，又焉知隐人之渔、渔人之渔也？”问者深叹伏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经于此，其渔者见之，悲号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怆恋之情。其人甚怪，渔者乃坚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与，幸垂悯察以见赐，庶余不负山僧之义。”其人惊念，遂时¹⁰⁷赐之。渔者常恩养是小猿。经一载，忽告渔人辈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属，今日辞尔辈归之。”遂跳跃化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On the bank of the river Ch'u lived a fisherman. He had built a hut near the water, and possessed nothing but a straw coat, a small boat and a fishing rod. Besides these things he had nothing at all. Occasionally he would barter some fish for wine, and then he would sing crazy songs and dance drunkenly all by himself. Although people laughed at him he did not seem to be ashamed. He never told them who he was, and understanding persons considered him to be a recluse who chose to live the fisherman's life. Once someone asked him "In what capacity are you fishing? As a recluse who acts the part of a fisherman, or as a real fisherman?" He replied "Historical records refer to ancient fishermen such as Chang Tzû-ya and Yen Tzû-ling (who later became ministers of state). They were recluses who had become fishermen, but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y were angling for food or for fame. Is a recluse posing as a fisherman high-minded? Or rather a fisherman who poses as a recluse? The real fisherman lives only for the bright moon, the soft breeze and the quiet waves; beyond these things he only needs a few fish for food. Should he catch much fish, then he barter it for wine, and gets drunk all alone by himself. How could I know whether I am a fisherman-recluse or a recluse-fisherman?" His interrogator agreed with a deep sigh.

Once a man carrying a small gibbon passed through there. When the fisherman saw the gibbon, he began to wail in sorrow and would not cease, and the small gibbon did not want to go any further and seemed greatly disturbed too. The man was very astonished at this, but the fisherman made a low bow and begged him for the small gibbon saying "This is the gibbon I formerly lost. It was entrusted to me by a monk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I would be most grateful if you would be so

107 译者按：“时”字或为高罗佩误录，应为“特”字。

good as to give it to me, so that I shan't be guilty of betraying that monk's trust." The other, startled by this tale, gave the gibbon to the fisherman. He raised the small gibbon with loving care. After one year he suddenly told the other fishermen "My relatives are living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s. Today I must say goodbye to you and join them." Thereupon he jumped up, changed into an old gibbon, and rushed away together with the small gibbon, no one knows where.

姜子牙是一位睿智的渔夫，后为周文王（约执政于公元前1200年）所召，成为其信任的谋士高参。严光，字子陵，也是一渔夫，后被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征召为大臣。严子陵垂钓之处位于浙江，至今仍被称为严陵濑。



第十四个故事讲述王仁裕将军与其宠物猿野宾之逸事，也是《太平广记》中最后一篇猿小说。上文对此已作过翻译。

除野宾外，唐代文学中还有其他两只宠物猿常被后代文人提及，它们是“山公”¹⁰⁸和“巴儿”¹⁰⁹。

山公出自唐代赵璘文集《因话录》中一则逸事笔记，叙述活跃于公元780年左右的诗人李约的事迹：

李约琴道酒德诗词皆高绝，一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尝得石铎一片，击之清越。又养一猿，名山公。¹¹⁰（同上所引《类说》卷二，第970页）

后代文献如百科类著作《格致镜原》又增饰上文曰：（李约）“登山鼓琴，猿必啸和”。¹¹¹

108 作者英译为：Lord of the Mountain.

109 作者英译为：Little Szechuanese.

110 作者英译为：Li Yüeh excelled in playing the seven-stringed ch'in, in drinking wine, and in composing poetry. He never associated with "powdered cheeks and painted eyebrows" (i.e. women), but he had a large collection of antiques.

Once he obtained a stone-chime that produced a clear sound. He also had a gibbon, upon whom he had bestowed the name Shan-kung.

111 作者英译为：When Li yüeh played his ch'in, his gibbon Shan-kung would accompany him with his calls.

73

巴儿出自一部有关广东的笔记《北户录》，文章篇幅较长。《北户录》为唐代士大夫段公路所撰，段公路为文宗朝官居相位之名臣段文昌（公元773—835年）之孙。《北户录》颇有一些搜集于粤地的原始材料，但文本漫漶缺失严重。清代藏书家陆心源（公元1834—1894年）尝试修复破损的页面，然后编入其《十万卷楼丛书》付梓。有关巴儿的文本，采用了陆心源版本，中文文本请见附录传统册页第11篇。段公路在这篇题为《緋猿》的笔记中写道：

公路咸通十年¹¹²往高凉¹¹³，程次青山镇，其山多猿，有黄緋者绝大，毛彩殷鲜，真谓奇兽。夫猿则狙獯猱狖¹¹⁴之类，其色多传青白玄黄而已。按《楼炭经》¹¹⁵云：“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千四百种。”《白虎通》¹¹⁶云：“羽虫三百六十有六，凤为之长；毛虫三百六十有六，麟为之长。”今则岂可穷其族类欤？其猿能伏鼠，多群行，玄者善啼。啼数声则众猿叫啸，腾掷如相焉。其音凄入肝脾，韵含宫徵，方知当一部鼓吹，岂独于蛙声者哉。愚因召猎者捕而养之，目为巴儿。极驯不贪食，于树杪间¹¹⁷，呼之则至。但臂长，身不便于行，而未见通膊者也。后一岁，自潘州¹¹⁸回，路历仙虚¹¹⁹，闻旧山猿啼，不食而卒。

In the 10th year of the Hsien-t'ung era (i.e. 896 A.D.) when on my way to Kao-liang (i.e. Mao-ming in S.W.Kuangtung, Map. No.45), I passed through Ch'ing-shan-chên. In the mountains there are many gibbons. The yellow and the purple ones are very big, their fur has a beautiful fresh shine; they must really be called extraordinary animals. The gibbon is akin to such monkeys as the chü, ch'ü, nao and yu (see description in Part I), and their colour varies from light-grey to dark-yellow. According to the Lou-hui-ching (?) there exist 4500 kinds of birds, and 2400 kinds of quadrupeds. The Po-

112 译者按：即公元869年。

113 译者按：即广东西南的茂名地区，地图45。

114 译者按：参见第一部分的介绍。

115 译者按：佛教经书，凡六卷，收于大正藏第一册。载须弥四洲之相状、世界成败之

情形。

116 译者按：参见上文。

117 译者按：此处高罗佩断句为“极驯不贪，食于树杪间。”误。

118 译者按：在茂名地区。

119 译者按：在新会地区。

hu-t'ung (see above) says there are 366 kinds of birds, with the Phoenix as leader, and 366 quadrupeds, with the Unicorn as leader. How then would one at present be able to enumerate them all? Gibbons are expert at hiding themselves, they move about in troops. The dark ones are especially good at calling. When one of them has called a few times, all the others will join in, jumping about as if answering each other. Their calls have an eerie quality that penetrates your liver and spleen, and they reproduce the notes of our pentatonic scale. (Having heard those calls) I realized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quaking of the frogs that constitutes a veritable orchestra! I ordered a hunter to catch one of those gibbons and reared it, bestowing upon him the name of Pa-êrh "Little Szechuanese". He was very tame and not greedy at all; he ate while sitting on a branch but would come if I called him. Since his arms were longer than his body, he could not walk very easily. I never saw a gibbon whose arms were longer than his body, he could not walk very easily. I never saw a gibbon whose arms were interconnected at the shoulders. After one year, when I was returning from Po-chou (in the district Mao-ming) , while passing Hsien-hsü (Hsin-hui district) , my gibbon heard the others call on his old mountain. Thereafter he refused to eat and died.

段公路以几位名人特制棺椁葬其宠物的典故作结,并说他亦将以朋友之礼厚葬巴儿。

不清楚为何段公路将猿的毛色描写为“绯”,即紫或深红。可能他看到的是一些出没于红尘中的白色或黄色长臂猿。关于中国古人认为猿能于肩膀处通臂的奇怪观念,读者可在本书第三部分末尾找到全部细节。

至此,我们已发现了三只有确切名字的宠物猿:王将军的野宾,李约的山公及段公路的巴儿。中国文学作品还常提到第四个,名“臂童”。¹²⁰臂童出现在12世纪文人陶穀所编《清异录》中:

120 作者英译为: Long-armed Boy.

华山道士李道殷畜一黑猿，呼为臂童。于古松上营一巢，为臂童寢息之所，名峻青宅。¹²¹（同上所引《说郛》卷六十一）

最后，我再引两则唐代猿幻化为人的故事，因为它们常为后代文学作品引用。

刘涛所编《树萱录》讲述士大夫王缙（约公元700—781年）的一个故事，上文已译引自《太平广记》之“孙恪”亦曾提及此人。

- 74 王缙少在嵩阳馆肄业。一日有四叟携榼来访。一曰木巢南，二曰林大节，三曰孙文蔚，四曰石媚虬。高谈雄饮，既醉俱化为猿，升木而去。¹²²（同上所引《类说》卷二，第866页）

另一部唐代文集，无名氏之《异闻录》也有一则发生在嵩山的猿故事，主人公为隐士王绩（逝于公元730年），其传记可在《旧唐书》卷一九二找到，此传记录了他的一些奇闻逸事，但并非这个奇遇：

王绩游嵩山，夜见一人。胡须眉白而瘦，自称山公，与绩谈文，绩疑其怪，潜开匣取镜，镜光出而山公失声，俯伏化为猿。¹²³（《说郛》卷三）

121 作者英译为: The Taoist Li Tao-yin who lived on the Hua Mountain (6) kept a black gibbon whom he called Pi-tung. He had made for him a nest high up in an old pinetree, and there the gibbon slept; this he called "Perch of Lofty Verdance".

122 作者英译为: When Wang Chin was young, he studied in Sung-yang-kuan (Map.no.44; near the famous Sung Mountain, in Honan). Once four old men came to visit him, bringing wine flasks along. Their names were Mu Ch'ao-nan, Sun Wên-wei, Lin Ta-chieh, and Shih Mei-ch'iu. They conducted a very elegant conversation and drank prodigiously. When they were drunk, all four of them

changed into gibbons, jumped into the trees and disappeared.

123 作者英译为: When Wang Chi was visiting the Sung Mountain, he received there in the night a visit of a man with long white whiskers and eyebrows, and who was very thin; he said his name was Shan-kung (Lord of the Mountain). He engaged Wang in a conversation about literature, but Wang suspected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his visitor. Surreptitiously he took a mirror from a box, and when his guest saw its brilliant shine, he suddenly fell silent. Going down on all fours he changed into a gibbon.

正如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人们也认为镜子能使鬼怪现形。参见由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 1854—1921）撰写的多卷本学术专著《中国的宗教体系》（莱顿，1910年，第六章，第1000页）。



唐代文学中尚有许多有关猿的作品可供引用，希望以上剖面式探讨足以给读者一个总的概念，也即猿在唐文化中所拥有的地位。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本书附录中的地图，本书第二部分历史文献中提及的长臂猿栖息地皆已用带圆圈的数字标出。我们会意外地发现这个事实，即在西历纪元的第一个千年，猿类栖息地的覆盖面不少于中华帝国整个疆域的四分之三。之所以出乎意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猿视为典型的热带动物。现在，事实证明它们栖息地的北端可延伸至北纬35度冬季严寒地区。这些记录与经常写及长臂猿出现于冰天雪地里的中国文学作品正相吻合。

地图上用带圈数字标出的猿类栖息地信息基于文学资料，因而，大部分地方皆集中于颇受诗人及学者青睐的著名景区或历史名胜。但这并不意味着猿不会出现在地图上的空白之处，虽然南方只有少量的带圈数字，但读者须谨记，在唐代，这些地区尚未像中原及中国北部那样得到开发。比如福建省，以出产森林木材著称，那儿一定居住着许多猿。但在唐代，福建对于诗人及学者们来说是蛮荒之地、穷乡僻壤，因而当地的景观及动物很少出现在唐代诗文中。同样，广西、贵州、四川西南及云南等地，当时的居民几乎只有山地野人部落，中原人只在这些地方设立少许旨在监察管理民事及军政的都护府。

唐代以降几百年中，南方及西南地区逐渐得到开发，猿类的传统栖息地进入了中原开发者的视野。一些对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地方志的查证表明，长臂猿出现在中国福建和广东的许多地方，然而在中原，只有一些僻远的角落尚有猿存在。从方志得来的猿类居住地数据在地图上以方框数字标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方志皆是由州郡府县资助的官方出版物，其第一要著在于成为统治机构的参考文献，因而实用功利为方志编辑

之要旨。猿一般会被归入“物产”类下,更多依赖于编者的判断力及当地信息提供者对这种动物的兴趣。由著名文人陈寿祺(公元1771—1834年)编辑的《福建通志》相当重要,陈出生于福建,他用很大篇幅记录了至少七个地区(地图标号57—63)的猿;而《贵州通志》是在满族官员鄂尔泰(公元1680—1745年)主持下编撰的,出版于1741年。鄂尔泰主要凭借其行政能力而知名,因而只在通志中提到了贵阳(51)及南笼(70)出产猿。事实上,我们从其他文献中可知猿在18世纪的贵州仍相当普遍。最令人失望的是《四川通志》,由管辖该省的满族官员常明出版于1816年。卷七五有一段关于猿的长文。至于猿,编者只引用了清代诗人杨坵(公元1723—1766年)之诗《三峡猿声歌》,甚至没有告诉我们是否该诗意味着猿在当时仍然存在。如将清代几百年的方志及地理志作一系统考察,无疑将会找到更多猿类居住区。但是,在查阅这些资料时必须记住,许多提供数据的当地信息员以及大部分摘录、整理这些数据的编辑者对猿、猴之别都含混不清。因而,所有这些清代文献在使用时须小心为妙。

到了20世纪的近现代社会,随着中国铁路业、工业的发展及森林采伐的加速,猿被驱赶到了更偏远的西南地区。据《中国经济动物志》(1964)记载,猿当时仍出现在广东,包括海南的一些岛屿。该书还指出,1960年,中央研究院的田野调查小组在云南普洱(71)附近发现了猿,据说广西南部也有猿的踪迹。对于这些发现,现代中国人与西方探险者达成了一致。格洛弗·艾伦(Glover M. Allen)声称,马尔科姆·史密斯(Malcolm M. Smith)曾说过他于1923年在海南五指山听到过猿鸣。另外,安德鲁斯(R.C. Andrews)也在普洱以西的南丁河谷看到过猿。(参见《中国与蒙古的哺乳动物》,美国自然科学博物馆,纽约,1938年,第311页)

尽管想要获悉更多猿类在当今中国的栖息信息,我们必须等待中研院各个田野调查小组在西南地区调研结果的公布和出版。但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猿至今仍然生活在广西南部、云南西南或者四川南部的山林之中,甚至福建及广东的一些偏僻角落。这些地点在地图上皆用黑色圆点标注。

以上有关猿类栖息地的总论可以为第二部分作结。在以下的第三部分,我们将要关注中国猿属于长臂猿科哪一类亚种这一尚无定论的学术问题。



中国书法作品

第三部分：宋、元、明朝 公元960年—公元1644年

伟大的唐王朝覆灭后，中国进入延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五代。其后，群雄纷起，此消彼长，兴衰更替。直到公元960年，宋朝重新建立大一统国家。

宋朝前半段，也即公元960至1127年的北宋，国家定都华北开封后，重建中央集权制，所有的艺术形式皆得到蓬勃发展。其后，游牧民族金的南侵迫使皇帝于1127年迁都至南方的杭州。南宋的统治一直延续至1279年忽必烈统领的蒙古铁骑打败宋军，占领全中国。

尽管就军事成就而言，宋皇或许无法与唐帝抗衡，但在文化领域，他们超越了前朝统治者。活字印刷术¹的日臻成熟给艺术及文学带来极大推动，在此之前，书籍完全靠艰苦繁琐的手工操作印制。尤其是宋代绘画艺术，在众多后代批评家看来已达到后无来者的完美境界，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巅峰。宋代之前，绘画一直被视为次于书法的艺术，是属于工匠而非艺术家的一个领域。相较于用生动细节及丰富色彩逼真表现某一现实题材的画风，时人更崇尚以书法富于表现力的笔触呈现事物的主要特征。书法被视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每个士大夫必须熟谙的技艺，也正是他们使这一华夏民族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千年。

宋代绘画艺术地位的提升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水墨画的发展，这是一种不重视色彩的写意画风，旨在以寥寥数笔抓住物象的主要特征，用黑灰墨色的皴染渐变表达主题及意境。第二，一种全新的折衷主义思想的普及，也即印度佛教冥想的中国化——“禅”，因日本人称之为“Zen”而广为西方世界熟知。禅宗激发艺术家更专注于与自然的紧密沟通，同时

1 译者按：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约970—1051）发明的泥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从此，活字印刷术逐渐取代

了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术，并先后传至亚、欧各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以水墨画的形式将这种人与自然的交流表现在画纸或丝绸上。

尝试对中国书法艺术形象化特质的阐释会让我们偏离当前讨论的课题很远，此处或可一言以蔽之，也即这些特质并不明晰。以某种特殊形式写某字，与传导其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并无必然关联。比如，想用细长的笔触写“鹤”字从而表现这种鸟长颈及细腿的特征，会被中国评论家视为一个不得要领的笑话。

书法家着意表达的是氛围，是所写汉字代表的对客体的“感觉”。中国书法中思想与表达之间的联系与我们现代抽象画同样微妙精细，因而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在此，我将以两个杰出的中国书法家的作品为例来说明。

前一页的两行字由明代伟大书法家董其昌（公元1555—1630年）书写，内容一样，皆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公元772—846年）《琵琶行》中的诗句。最左侧是“猿哀鸣。岂”四字，以草书一气呵成。位于顶部的“猿”字左半侧气势雄健，右半侧轻盈优雅。中间一列十个字，董其昌以半草体（行书）书写，此处，“猿”字位于上数第二。该字接近标准体，即便如此，“猿”字亦因坚硬瘦长而醒目。第三幅作品是清代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邓石如（公元1743—1805年）的作品，是一对用大型草体字写就的书法作品中的左联，“天是鹤家乡”。此为邓氏个性化草书的代表，第三字“鹤”统领支配着其他各字，其代表“阳”性的神秘及强健被渲染得淋漓尽致。人们认为鹤拥有充足的自然界正面元素阳气，而这种阳气并非静态的，鹤字本身即传导出脉动的气韵。

77

当然，观察者对常见草体字的简笔书写已相当熟悉。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见，“猿”字由左侧形旁“犭”及右侧声旁“袁”构成，后者草书写为“彖”。董其昌将两部分构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将形旁“犭”的中间一撇与声旁“袁”字上部一横相联。“鹤”字由左侧声旁“隹”（草书为彡）及右侧形旁“鸟”（草书为㇇）组成。尽管写草书时每个偏旁都可简写，经常精简成潦草的一笔，但字的主要特征尚能清晰辨认。模糊难认的草书是劣质作品。

书法式绘画，亦谓“写意”，追寻着同样的美学理想，也即展现出客体的氛围及内涵，使外在细节让位于内在意蕴。但对内在意蕴的强调绝不会使被表现的物象难以辨识，相反，写意画能构建出清晰的图像，其艺术效果甚至超过那些煞费苦心、工于细节的写实画作。



然而,除写意画外,写实风格的工笔画在宋朝同样兴盛,这可以从大量保存至今的宋代动物画真迹中看出。从现在起,我们将会使用一些猿画名迹辅助论述,这些画既有写实风格亦有书法或者说写意风格,前者每个细节均如此精确,足以用作现代动物学手册的插图。

在所有被认为特别适合运用印象派技法表现的题材中,竹最受青睐。茂密的竹子,即便竹节间的空隙皆可以浓墨点染挥洒,然后用尖细之笔勾勒竹枝,用粗放之笔描画竹叶,往往大笔一挥,造化在手,笔下翠叶,随写随生。宋代最重要的画竹者是文同(公元1019—1079),他祖籍四川,为北宋伟大诗人,同时也是长臂猿爱好者。作为一个士大夫,文同仕途显赫,六十一岁卒于知州任上。但文同的盛名主要来自其“胸有成竹”的墨竹画,据说其墨竹形神毕至,栩栩如生,竹叶仿佛能在微风中飘洒起舞。在众多文人画家中,文同颇为特立独行,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些试图得到其墨宝的附庸风雅者的蔑视。当这些人持成匹缣素登门索画时,文同不屑一顾地将这些昂贵的丝绸扔于地上,怒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然而,文同素喜与志同道合者交游,常与当时许多伟大的文人及艺术家欢会于竹林深处的避暑山庄,整日观竹品竹,揣摩竹叶的沙声,观察自己所养猿鹤的优美身姿。

文同作品集《丹渊集》包含诸多描写其对动物钟爱之情的诗文,猿尤其多。他在《谢夏文州寄金丝猿》(上文已引《四部丛刊》之卷十七,第3-b页)一诗中提及自己喜爱金丝猴。但他讨厌猕猴,可以其咏猿诗为证:

78 猿 岷岭高无敌,来从第几层。攀缘殊不倦,趯捷尔诚能。晚啸思危石,晴悬忆古藤。王孙非如类,只可以文憎。²(上文已引《四部丛刊》之卷九,第9-b页)

2 作者英译为: The mountains of Min (18) are unrivalled in height:

From which of their countless ranges have you come?

You never tire of climbing up and down the trees,

You are truly possessed of unsurpassed skill!

When you call at night you think of those sheer cliffs,

Swinging at dawn you remember the creepers of old.

Macaques can never be compared to you:

Those serve only for being decried in writing.

文同在此称猕猴为“王孙”，并用了“憎”这一字，表明此诗最后一联化用了上文已译的柳宗元《憎王孙文》。值得一提的是，文同曾以长诗《和子平吊猿》凭吊其钟爱之猿。《和子平吊猿》中文文本收录在《四部丛刊》卷九《丹渊集》第1-a到2-a页，抄录于本书附录传统册页第12篇：

去年汶山花平僧，求得匡猿远相寄。
 来时野性已驯熟，趑捷轻便殊可喜。
 呼来遣去会人语，一成已绝归山意。
 置之眼前看不足，解去绦索令自恣。
 月明木杪倚风啸，天暖花阴向阳睡。
 儿童围绕宾客惜，倒挂横跳炫嬉戏。
 豢夫每日费提举，未始时节亏饮饲。
 前时忽来报之病，抱立阶前自临视。
 与之柿栗不肯顾，局脚埋头交两臂。
 毛焦色暗肉挛缩，斗觉精神变憔悴。
 寻常忽然遇小疾，不过蜘蛛噉三四。
 咽喉才下即无恙，何此不效况频饵。
 今朝霜风冷入骨，早遣之问云已毙。
 人情不免为伤怛，退自悔恨中且愧。
 重峦复袖本其乐，大薄长林违尔志。
 苦将纆锁强维挚，不究天年良有自。
 遣人包裹瘞深僻，不使筋骸属蝼蚁。
 西邻子平最好事，闻之搏髀叹无已。
 再三惨怛来访问，归作长篇逾百字。
 其词读之甚凄怆，亦谓一郁叹其死。
 复推物理重相慰，聚有散无皆偶尔。
 把之庭下读复读，仰望高株一歔歔。³

3 译者注：文同《和子平吊猿》，有学者认为“子平”为苏轼字，参见《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库万晓、木斋《论文同诗中

之“子平”为苏轼》一文。第十五及十六行中“袖”及“挚”字在《四库全书》集部《丹渊集》中分别写作“袖”及“挚”。

Last year a Buddhist monk of Hua-p'ing, in the Min mountains,
 Obtained a gibbon for me and had it delivered from afar.
 On arrival he was already tame and accustomed to captivity,
 And his swift and nimble movements were a delight to watch.
 He would come and go as told, as if he understood my speech,
 And seemed to have lost all desire to return to his mountains.
 Put on a leash he was not interesting to watch,
 So I set him free and let him romp about as much as he liked.
 On a moonlit night he would sing, swinging from a branch,
 On hot days he would sit by the flowers and doze facing the sun.
 When my children were around or my guests showed their interest,
 He would hang upside down or jump about showing his tricks.
 I had told a man to look after all his needs,
 So that he never even once lacked his seasonal food and drink.
 Yet the other day his keeper suddenly told me the gibbon was ill.
 He stood on my steps, the gibbon in his arms and I went to look,
 Offered him persimmons and chestnuts, but he didn't glance at them.
 Legs drawn up, head between his knees, hunched up with folded arms,
 His fur ruffled and dull, all at once his body seemed to have shrunk,
 And I realized that this time he was really in great distress.
 Formerly you were also subject to occasional slight indispositions,
 But then, after I had fed you a few spiders as a remedy,
 After having swallowed them, you would recover at once.
 Why did the medicine fail now, though given several times?
 This morning when a frosty wind was chilling me to the bone,
 Very early I sent someone to inquire, and he reported you had died.
 Although in this world it is hard to avoid grief and sadness,
 I was tormented by repentance and bitter self-reproach.
 You could be happy only when near your towering mountains,
 You had been yearning for far plains and dense forests.

You must have suffered deeply being kept on leash or chain,
 And that was why your allotted span of life was cut short.
 I had his body wrapped up well and buried deep in a secluded corner,
 So that at least the insects would leave his remains in peace.
 Mr. Tzû-p'ing, my western neighbor, a man of very wide interests,
 When he heard about this, slapped his thigh sighing without end.
 He came to inquire several times, in deep sorrow over my loss,
 Then, back home, he wrote a long poem of over a hundred words.
 Reading those lines my lonely heart was filled with sadness,
 Well he had expressed the grief caused by my gibbon's death!
 He also tried to console me by referring to life's natural course,
 That meetings result in parting, all subject to the whims of fate.
 I took his poem out into the garden, read and re-read it-
 Then, looking up at the bare branches, I burst out in tears.

文同是在读邻居子平之诗后，依韵唱和写下此诗的，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传统。文同对猿起居行止之描述栩栩如生，尤其是“局脚埋头交两臂”等句，在患病的情况下，宠物猿的确会像胎儿般蜷曲起身体。“不过蜘蛛噉三四”句是指以蜘蛛疗病，蜘蛛壳是中国古代一种中药材，而猿尤喜吃蜘蛛。下文我们将会描述一幅宋画“蛛网攫猿图”。

文同的同时代人石扬休（公元995—1062年）亦喜养猿放鹤，他才华横溢，为人慎默诚实。《宋史》如此介绍其生平：

扬休喜闲放，平居养猿鹤，玩图书，吟咏自适。⁴

79

文同似与石扬休素不相识，但他认识伟大的动物画家易元吉，易元吉尤以其猿画而知名。文同《丹渊集》中有一首题画诗《易元吉抱栎猿》，即题咏易氏某一猿画。⁵（见上文已引之《四部丛刊》之《丹渊集》卷十九，第

4 作者英译为：Shih Yang-hsiu took pleasure in a leisurely way of life. He raised in his house gibbons and cranes, and enjoyed himself

looking at paintings, reading books, and reciting poetry.

5 译者按：此诗云：老栎抱拥肿，金猿立鬚髻。当年陇山道，似此见危层。

2-b页)易元吉有几幅猿画真迹保存至今,因此我们将对这位有趣的宋代艺术家作详细论述。

下文是易元吉传记前半部的翻译,收录在《图画见闻志》中。该书为十一世纪一部有关绘画史的笔记,由杰出的艺术批评家、出身于传统鉴赏世家的郭若虚所撰,抄录于本书附录传统册页第13篇:

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灵机深敏,画制优长。花鸟蜂蝉,动臻精奥。始以花果专门,及见赵昌之迹,乃叹服焉。后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遂写獐猿。尝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覘猿狖獐鹿之属,逮诸林石景物,一一心传足记,得天性野逸之姿。寓宿山家,动经累月,其欣爱勤笃如此。又尝于长沙所居舍后,疏凿池沼,间以乱石丛花、踈篁折苇,其间多蓄诸水禽,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画笔之妙。

I YÜAN-CHI, styled Ch'ing-chih, was a native of Ch'ang-sha (in Hunan Province). He was a man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his painting was excellent: flowers and birds, bees and cicadas he rendered life-like with subtle detail. At first he specialized in flowers and fruit, but after he had seen such paintings by CHAO CH'ANG (a contemporary of I Yüan-chi, active ca.1000) he admitted their superiority with a sigh, and then resolved he would acquire fame by painting subjects not yet tried by the artists of old; thus he began to paint roebucks and gibbons. He used to roam all over south Hupeh and north Hunan, going more than a hundred miles into the Wan-shou mountains, just to observe gibbons, deer and suchlike animals. When he came upon a beautiful scene of trees and rocks, he would absorb all details one by one, thus acquiring ample material on their natural properties and wild beauty. He used to stay with the mountain folk, prone to lingering there for months on end: his joyful love and unrelenting diligence were like this. Moreover, he dug behind his dwelling in Ch'ang-sha a few ponds, and placed among them rockeries at random, flowering shrubs, sparse bamboo clumps and bending reeds, and there he raised many water fowl. He used to make a hole in the (paper) window pane to watch their behavior, both when playing about and resting, thus to obtain material for his wonderful brush.

该文随后介绍了1064年元吉应召去皇宫画屏扇,“皆极其思”,无不精绝。画毕又遵敕令作《百猿图》,不幸的是,易氏“画才十余枚,感时疾而卒”。据时人笔记记载,元吉所画动物活灵活现,几可乱真。“又尝于余杭后市都监厅屏风上画鹞子一只,旧有燕二巢,自此不复来止。”⁶

郭氏“易元吉传”为后人生动追述了一个伟大的宋代动物画家是如何创作的,近距离观察圈养或野外动物至关重要。据传记所载,易元吉观察猿的地区在荆湖,荆湖为公元1000年左右“荆湖北路”及“荆湖南路”两个宋代行政区的缩写,也是古代楚国的中心区域,我们已在上文了解到,那儿盛产猿。易元吉潜观水禽之记载给文本增添了一丝暧昧色彩:中国小说常有好奇女仆用弄湿的指尖捅破门或窗格纸,通过小洞偷看做爱男女的情节。

关于易元吉是首位专画猿獐之画家的说法有待商榷。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易元吉时代,猿獐配题材深受画家们的青睐。易元吉的同时代人、士大夫蔡襄(公元1012—1067年)依大学士杨龙图之韵,为一架画有猿獐图的屏风作《和杨龙图猿獐屏》诗:

画莫难于工写生,猿獐移得上幽屏。相逢平野初惊顾,共向薰风适性灵。引子昼游新草绿,啸群时望故山青。可怜官省沈迷处,每到中轩顿觉醒。⁷ (《佩文斋咏物诗选》卷五十六,第2-a页)

80

《佩文斋咏物诗选》还收录了另一首题猿獐屏之诗,作者为宋代无名氏,此诗同样强调画作的生动逼真:恍然疑不是丹青。⁸ (《佩文斋咏物诗选》

6 译者按:本段引文皆出自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纪艺下”。

7 作者英译为: Noth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detailed drawing of living things,

Yet now deer and gibbons are transferred on to this subtle screen.

When these two meet in the wild they first look startled at each other,

Then, in the fragrant breeze, they recognize their common spiritual nature.

By day (the deer) takes its young to play in the fresh green grass,

At times (the gibbon) calls its troop to look at their verdant mountains.

Truly lamentable is official life with its dark and devious ways!

This I suddenly realize, everytime I pass this screen in the hall.

8 作者英译为: Suddenly one doubts whether this is a picture or reality.

卷五十六,第2-b页)

猿獐组合的背景与猿鹤组合一样包含着古代的神秘观念。梅花鹿被认为拥有大量的气,也即宇宙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萌动于生长着的鹿茸表层茸毛中,也有较少一部分留存于鹿角本身,因而鹿茸制品及鹿角粉大行其道,被视为能增强活力、延年益寿的补药而大量囤积于老式中药房中。

此外,人们还认为鹿能找到灵芝——一种在人们追寻长生不老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真菌,故鹿常以嘴衔灵芝的形象出现。而且,鹿字又恰与“禄”(古代官吏之俸给)同音,于是这个动物又成为地位与财富的通俗化象征。因此,道教先哲及神仙常被画成骑鹿出行或升天,而在民间的宗教题材画中,鹿又常与寿星相伴而出。其他种类的鹿,比如无角河鹿及麝鹿,也随着梅花鹿一起沾光。除以上诸多神秘观外,鹿也以其优雅的举止而广受画家及工匠的青睐,两者都喜将鹿、猿并现在艺术作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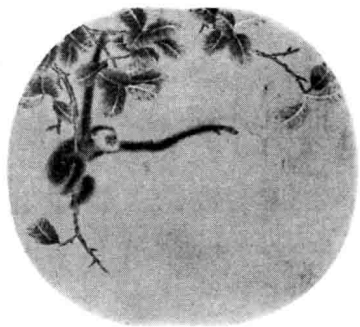
就我所见,易元吉留存至今的画作中并没有猿獐图。但我们至少可以观摩到其四幅猿画:北京故宫保存的两幅小型扇面画,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保存的横式卷轴画(亦称横批)及大英博物馆保存的大型竖式卷轴画(亦称立轴或挂轴)。我们从两幅扇面画谈起。

在宋代,团扇是画家与书法家常用的画布。这种扇子将上好的白绢绷在圆形或椭圆形的木框上,通常有一手柄垂直贯穿扇面,同时用以固定扇形。折扇是几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从高丽或日本传入中土。有名人题辞或作画的扇子在使用后常被拆开,留有字画 of 扇面可装裱成悬挂式镜片,成为居室内装饰的一部分。

我们将要讨论的第一幅扇面画被故宫艺术品目录命名为“蛛网攫猿图”,工笔绢本设色,高约30厘米。原先的白绢因年代久远已泛黄,除此之外画作保存完好。一只约三岁大小的黑猿右臂攀挂在枇杷树枝条上,它用垂荡着的双腿控住下方一根树枝,伸出左手去够一只悬在蛛网中心的蜘蛛,而蛛网正摇摆于右侧枝条间。此画既无落款亦无印章,但从对树叶的处理方法及画猿的风格看,一定出自易元吉手笔,似乎尚无站得住脚的理由质疑此画所呈现的易氏画风。这是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明显源于真实

生活，猿的姿态极为自然，圆形的画布被完美利用，连动物学家都会赞叹此画摄影般的逼真度。画中之猿苗条的体型，纯黑的毛色，脸盘上的白毛，均能证明此为一黑色黑掌长臂猿。

第二幅扇面画题为“猿猱夺鹭图”，保存得不太好。它在装裱前显然被当作扇子使用了很长时间，画面中间扇骨的痕迹清晰可见。画家对空间的利用完美无缺：左侧雀巢边的猿与右上侧的孤鹭构成绝妙的平衡。整幅画作充溢着生活气息，两只黑猿和一只白猿正从巢中争抢小鹭，愤怒焦虑的母鹭在空中盘旋。其中一只黑猿伸出长臂意欲去抓那空中之鹭，另一只黑猿则用双臂抱住幼鹭，似乎小鸟是它的孩子，白猿则试图抓取巢中蜷缩至角落的另两只雏鹭。尽管此画的风格不完全是工笔，而是一种称为“兼工带写”的混合画法，但画中之猿一眼望去亦为黑掌长臂猿，只是稍微年长一些，约五到六岁。在这种兼工带写风格的画作中，猿脸被画成白色；而完全写实的工笔画则相反，猿脸应为自然



蛛网攫猿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易元吉 11世纪)



猿猱夺鹭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易元吉 11世纪)



猿画手卷

(大阪市立美术馆) 易元吉



的黑色。出现白脸猿的原因在于，画家一般用黑墨画猿，如猿脸又是黑色，便很难展现其脸部轮廓及特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很多黑掌长臂猿，尤其是印度白眉猿，脸上多有白色长毛。这幅画亦无款识，但将其再次归至易元吉名下无疑是正确的。

大阪市立美术馆中的猿画题为“聚猿图”，被画于横向绢本卷轴上，也即所谓的“手卷”，纵约30厘米，横约120厘米。此画同样没有易元吉的题款及印章，可能是大型横批“百猿图”的最后一部分，因为所有手卷通常有标志清晰的天头、引首，但这幅画没有，然而这并未削弱画作构图上的美感。同上文所讨论的第二幅扇面画一样，这幅水墨画同样是兼工带写的画风。因年代久远，画面颜色灰暗，许多细节漫漶不清，但仍不失为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佳作。

我们可以看到森林深处、岩壑之间的某个地点被大师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安置于画面中间：虬枝盘曲的老树，肆意攀爬的苔藓和藤蔓，巨石中郁郁葱葱的灌木林，一股山泉喷涌



而下。画面中分布着几十只黑或白的长臂猿，以一种富于表现力的阿拉伯风格⁹的组合与山景交织，流动的韵律给整幅画带来了野趣盎然的特殊魅力。

此处，易元吉展现了其令人信服的对野生猿的仔细观察。每只猿，无论长幼，走着、坐着、站着抑或在枝条间摆荡着的，都被描画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每一个姿态及手足的动作皆精准无误。对生活真实的忠诚使易元吉从未尝试过将“猿链”采入其画作，尽管那是个颇受青睐的主题，但正如我们已在上文讨论过的，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猿的真实生活中。画中之猿有较为明显的分组，但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此画第一张局部放大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长臂猿家庭。父亲将一只小白猿抱在臂弯，专心致志地梳理它后背上的毛。父亲的脸是灰色的，证明纯印象派画作将猿脸画成全白完全出于技术上的需要。左边，一只稍大的白色幼猿紧抱它的母亲，背对画家坐着，其右手以典型的猿的姿态支在地面。照片左上方，一只大黑猿用左手悬吊于枝条，同时伸出右手试图捕捉一只昆虫，它的腿蜷缩在躯体下方。第二张照片中，我们看到树上有五只猿，上方两只黑色的以猿惯用的姿态栖息于树枝；它们下方，一只白猿正望着底下的一只黑猿，黑猿完全舒展出其细长的双臂；而右面的一只黑猿正巧飞落在树干之上。第三张照片中，右侧的小白猿以双臂从后面环抱母亲的腰，左侧一只黑猿从枝头前倾正用长臂捡取下方某物，而在此画面最左端，一只黑猿站着，双手从背后抓住身后的树。最后一张照片再现了这只位于手卷最左端的猿。

这儿，我们再次看到易元吉所画之猿均为一个亚种：黑掌长臂猿，有黑白两种颜色。

这幅画在收藏史上相当出名。在清代艺术迷乾隆皇帝（公元1711—1799年）的时代，它属于皇宫藏品的一部分，收藏于宁寿宫，并被收录于1783年编撰的皇宫藏品目录《石渠宝笈续编》（影印于1948年）。此画钤有诸多皇帝的印章，乾隆皇帝还直接在画上题诗，这是他浏览宫廷藏品时

9 译者按：阿拉伯风格的花纹繁复而华 | 反复运用。其几何图案取自动植物形象，手法
丽，具体表现手段为几何图形在一个平面内的 | 可形成对称连续和无限延伸的平面装饰特色。

的习惯。这是一首五言律诗：

刻意入山居，传神写戏狙。诡称君子变，沐比楚人如。挂树腾而迸，饮泉轩且渠。不因耽置酒，羁络讵加诸。¹⁰

乾隆乙亥春御笔

皇宫一定是从著名收藏家安岐（公元1683—约1742年）处获取此画的，因为画上钤有安岐之印。近现代，这幅画流落到日本纺织业巨头、艺术品收藏家阿部房次郎（公元1868—1937年）之手。1943年，该画被捐赠给大阪博物馆。已出版的阿部房次郎藏品目录《爽籁馆欣赏》著录了易元吉此画。

84 有易元吉题签的大型立轴最近在大英博物馆重见天日，但对此画的历史，我们知之甚少。读者可以参考1961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季刊》卷二十四第3、4两册巴兹尔·格雷（Basil Gray）关于东方艺术画廊中国展品的笔记。此画为工笔，绢本设色，纵横分别为160及50厘米。画中两只黑猿在枇杷树上玩耍，上面一只手足并用悬挂于枝头，另一只则悠闲地坐在枝杈间，双臂举过头顶，两眼向上端详着自己的同伴。尽管此画缺少上文提及的小型扇面画“蛛网攫猿图”的完美平衡感，但却是易元吉画作中的极品。尤其是最上方的那只猿，描画得栩栩如生，每个细节均处理得完美无瑕，那张猿脸是我所见过的画作中最为逼真的。毋庸置疑，此画中的猿亦为亚种的黑掌长臂猿，上方那只约3岁，下面那只稍大，估计有5岁。

10 作者英译为：

Determinedly (I Yüan-chi) went to stay in the mountains,

And thus he could transmit the essence while painting these playing monkeys.

It is wrong to call them “transformed gentlemen”,
For they wash themselves as the people of Ch’u.

They hang on the trees and climb and jump

about,

Even from a high perch they manage to drink from the str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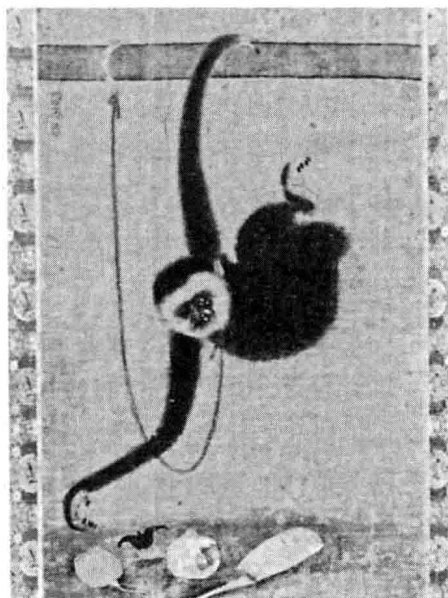
One need not put wine there, speculating on their greed,

For who would ever be able to put them on leash or chain?

Written by the Imperial Brush, in the spring of the year 1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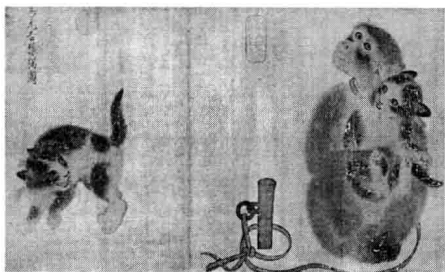


双猿图（伦敦大英博物馆 易元吉 11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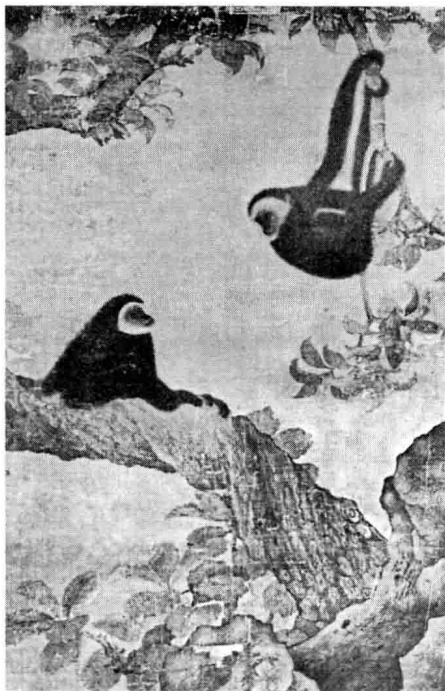
黑猿（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易元吉画作
明代临摹品 第16—47号）

此画有易元吉题签及宋代徽宗（公元1100—1125年在位）、高宗（公元1127—1162年在位）之收藏印。众所周知，鉴定中国古画极其困难。尽管卷轴上某些名家的题签颇为蹊跷并无法溯源，但我认为此画品质上乘，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即便它不是易元吉本人所画，那也必定出自最接近易氏的艺术家之手。那画猿的技法，勾勒枇杷树叶及枝干的笔触，均酷似上文讨论过的扇面画。而且，此画也只有相当熟悉真猿的艺术家方能绘出。



猴猫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易元吉 11世纪)

86



枇杷猿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无名氏 13世纪)

此处,我复印了一幅立轴,这是易元吉作品的古代临摹品,描画一只黑猿正在下探地面的水果,现收藏于华盛顿特区弗利尔美术馆,编号16—47。此画绢本设色,纵96厘米横54厘米,左上方角落中有易元吉之签名,但画廊准确地将此画定位为十七世纪早期的仿制品。尽管题材的创意及整体的画风都证明此贗品的作者以易元吉或其徒弟之作为母本,但猿脸明显失真,肩膀及左臂从解剖学角度看完全错误。但画面的场景设计相当有趣,皮带的一头拴系在黑猿颈脖,有金属环的另一头扣于衡木,这就给猿一个相当大的活动范围,现今东南亚的许多养猿者也会将他们的猿拴在花园中。但我要说的是,养猿人永远不会将索环套于猿的脖子,正确的方法应将其系在环绕猿腰的宽皮带上,如此,一旦它出其不意地移动时亦不会误伤到自己。

在结束易元吉这一话题前,我要在此描述他的另一幅画作,尽管此画的主角是猕猴而非猿。这或许有助于猿、猴间的比较,同时纠正我的

“厚猿薄猴”之举——一种在本书中迫不得已采取的对猕猴的轻慢态度。这是一幅手卷,画面上方有宋徽宗御笔题写的“猴猫图”三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以水墨淡彩绘于绢本,纵31.9厘米,横57.2厘米,为易元吉自然主义画风的杰出范本。一只大猴被系在插入地面的木桩上,它席地

而坐，臂弯中抱着一只小猫。画的左侧，母猫弓着背对猴愤怒嘶叫，而猴则面无表情地漠然以对。小猫的惊恐、母猫的狂怒被画家以出色的写实风格描画得淋漓尽致。此画本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战后被转移到了台湾。六卷本的《故宫名画三百种》（台北，1959年）收录了此画的彩色复制品，请见该书第二卷第73图。

在同书第三卷，另有一幅宋代工笔猿画（第138图）。此立轴绢本设色，纵165厘米，横107.9厘米，题曰“枇杷猿戏图”，由一位佚名画家创作。尽管此画为古代作品，但显而易见是从未见过真猿的人所画，猿脑壳太长，脸太尖，那只悬挂在树上的猿，姿势别扭，在结构学上是不可能的。此画不值一提，但画中之猿又是黑掌长臂猿。

87



现在我们的讨论重点从宋代工笔及半工笔画转向纯用水墨、以印象派技巧也即中国人所谓的“写意”营构的画作。这就意味着艺术家着力表现某种由客观对象唤起的特殊情趣或意境，而非其外在的形貌特征。

一个非常幸运的机会使我们能够拥有以写意风格创作的猿画，画家是一位土生土长于蜀地的大师，而四川盛产猿。更重要的，这位大师还是一个僧人。众所周知，禅寺多半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因而这位画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观察野生猿。这位禅师名法常（公元1210—1275年），其字“牧溪”更为人们熟知，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艺术家，不仅精于动物及人物画，还擅长山水画。

牧溪出蜀东游，挂单于杭州及其周边的几个著名禅寺及僧院中，杭州西湖以其美景闻名遐迩。在那儿，牧溪遇见了几位日本僧侣，特别是临济宗大师辨圆（Ben'en，公元1202—1280），他于1235年来到禅宗发源地中国修行。辨圆1241年返回东瀛时带走了很多牧溪的画作，这些画后来在日倍受推崇。多亏日本人的妥善保存，今天我们才得以欣赏到他如此多的真迹。而在中国本土，牧溪却并未受到时人的推崇，这一方面因为他的作品过于偏离当时流行的画风，另一方面是他并不擅长吟诗、作文及书法。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个不同时精通诗文的画家充其量是个工匠而非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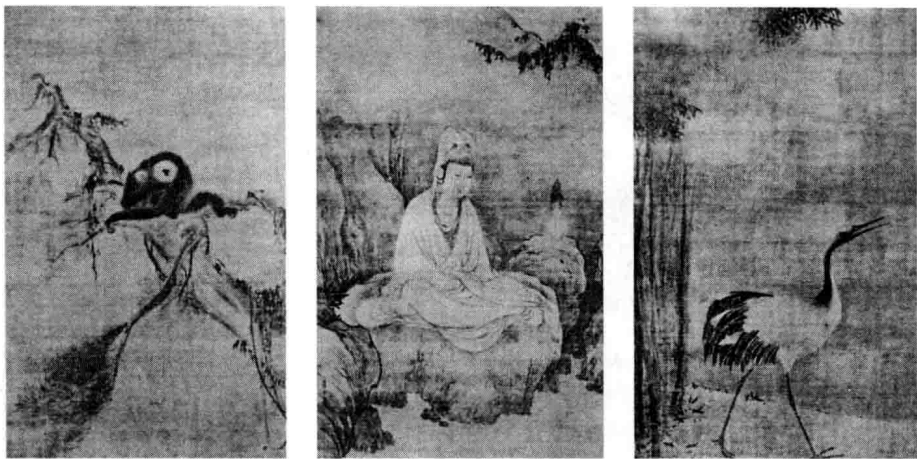
宋代士人汤屋所编绘画史《古今画鉴》以“作墨戏，粗恶无古法”之差评摒弃牧溪之画。

然而今天，牧溪已被公认为宋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其保存在日本的大部分作品均被视为国宝。他的画风灵动而抽象，笔触独具匠心而又气势磅礴。

京都大德寺保存着一套由三幅立轴组成的牧溪画，我们在这套曾由足利义满（Ashikaga Shōgun Yoshimitsu，公元1367—1395年）收藏的画中发现了一只精美的猿。这套作品绢本墨色，中间一幅纵171.8厘米，横97.8厘米，为白衣（日语为byaku-e）观音像；左边一幅描绘黑猿怀抱幼子；右边一幅则是野鹤信步竹丛。左右两幅立轴的尺寸分别为纵横173.6×99.2及173.2×99.2厘米。中间一幅有画家款识：蜀僧法常谨制，下钤其印。左右两幅则仅有印章，并无题签。

我们在前文已谈及古代猿、鹤间的关系，因而它们被画在对幅中便无须再作进一步解释。至于它们为何被选来陪伴白衣观音这样的佛教密宗女菩萨，却不得而知。一些日本艺术评论家认为，足利义满的艺术顾问武断地将这一对猿鹤立轴与中间的观音像组合成套，因为在当时的日本，陈列宗教题材画的同时在其左右配以两幅俗世题材画是一种时尚。而其他评论家则认为这一套三幅的立轴本来就是牧溪的原创。这些争论稍后被田中丰藏（TANAKA Toyozō）恰切地归纳进其文集《中国美术的研究》中，该书于1964年出版于东京，书中也引用了福井利吉郎（FUKUI Rikichirō）的观点（第243—261页）。很明显，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能在中国找到，杭州保存有一大批宋代寺庙的文献资料，如果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杭州寺庙中也曾陈列过此类一套三幅立轴的记载，那么我们便可断定是牧溪发明了这种组画形式。佛道结合的主题在中国禅宗艺术作品中相当普遍，而这三幅画作尺寸上的细微差别或可解释为重新装裱时裁掉了损坏的部分。然而这个问题对于目前的课题无关紧要，对我们来讲，这三幅立轴是否牧溪原作才是至关重要的。

那幅猿画令人过目不忘，老松斜出，枝杈横贯画面，轮廓清晰、酷似绳索的枯藤凸显了亮色笔触，一切都引导观众将注意力凝聚到画面中间的孤猿身上，深黑色的皮毛更使它突出醒目，蓬松竖起的毛发表明那是寒冷的



猿，观音，鹤 一套三立轴，大德寺 京都（牧溪 13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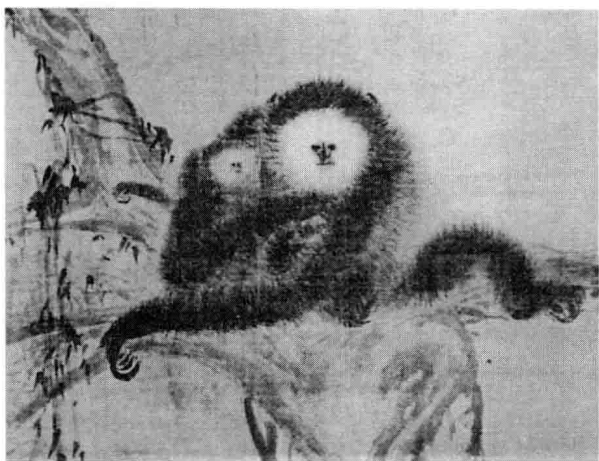
冬季，因为猿在很冷时会揉乱自己的头发。它以极为自然的猿的姿势抱着孩子，幼猿细瘦的右臂从母亲搂抱他的右臂下伸出，母子间的亲密接触给此画平添了一种令人愉悦的温暖。

如将此画与上文讨论过的易元吉的画作一比较，即可明了工笔画与写意画间的本质差异：前者旨在如实的自然主义的表现，而后者尽管忽略细节，但更准确，因为它突出了客体的氛围；前者是工细绘形，后者是传神达意。所以写意派画风恰好切合中国美学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含蓄，也即内涵比外在的表述更丰富，因而常被简称为“有余”。在西方语境中，这又意味着极致的美丽是神秘而超现实的，只能意会，永无可能被人类或其他现实媒介准确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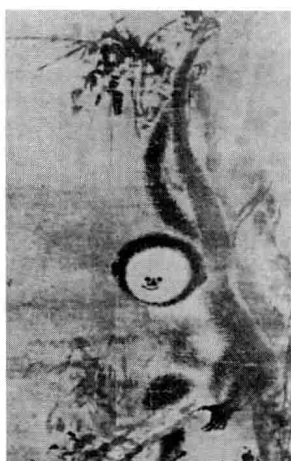
89

当你比较牧溪与易元吉所画的猿脸时，你会发现前者特别强调环绕猿脸盘的白色毛发，而只用几笔点出鼻、嘴和眼。这种描画猿脸的方式已成固定的艺术传统，我们会发现以后几乎所有表现猿的画作都采用这一独特的技巧。

在一个日本私人藏品中，保存着一组由三幅立轴构成的、与牧溪作品非常相似的套画。我无法得知其现今的下落，因而不能给出其具体尺寸。白衣观音再现于中间那幅画中，左边一幅也为猿画，右边则用白鹭取代了鹤。这套立轴既无款识亦无印章，但一向被认为是牧溪原作，其笔法与大



上图的细节放大图

牧溪之套画之左侧立轴
日本私人藏品

师酷似。鉴于此画上乘的艺术水准,我想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推测这套画可能出自日本最好的牧溪模仿者之手,如下文97页(原书页码,本书150页)将要提及的长谷川等伯。

此画只有一只猿,以懒散的姿态骑坐于枝杈间,手攀头顶一根细枝。它有一张大白脸,皮毛光滑,胸部之毛接近白色。手足均为黑色,看来一定也是黑掌长臂猿。树下水中,还能看到月亮的倒影。这意味着此画展现了一个纯粹的佛教主题,也即“猿猱捉月”。这个主题来自梵文读本Mahā-saṅghika-vinaya,此书由一位约于公元408年来华的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Buddhabhūdra,公元359—429年)撰写,著名高僧法显¹¹(公元317—420年)将其译为中文,名为《摩诃僧祇律》(参见《法苑珠林》相关条目,第1425页)。书中讲述一群猿看见树下井中月亮之倒影,便手足相连组成猿链从一根树枝上挂下,希望能抓住井中那美丽而闪亮的东西。这时树枝折断,所有猿都掉到井里淹死了。这个故事暗指人们热衷于尘世俗事是徒劳无望的,当他们忙于去抓住那些梦幻泡影时,却忽略了终极价值的永恒存在。

11 译者按:法显,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东晋高僧、翻译家及旅行家。其生年有317、334、337年诸说,卒年亦有420、422年等说。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从宋版《绘图尔雅》中复制了一幅猿画，画上的猿正试图捞取水中之月。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后世大部分表现该主题的画作中，猿的姿势都是相同的。

上文讨论的宋代猿画无可辩驳地证明文献中提及的黑色或白色长臂猿均为黑掌长臂猿，这意味着在西历纪元的第一个千年中，黑掌长臂猿在整个中国都相当普遍，最北可远至北纬35度的地区。在中国西南省份以及边境线外的缅甸北部，直至阿萨姆邦和北印度支那，目前都无法找到其他种类的猿，它们看来从未在其现今栖息地以北的地区出现过。最重要的中国猿曾经是、现在也是黑掌长臂猿。

值得注意的是，曾在中国西南地区及中印边境出现过的诸如黑冠长臂猿、白眉猿或者白掌长臂猿等其他品种的猿，却从未出现在绘画作品中。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种类的猿从未到过它们现今栖息地更北的地区。

另一个结论随之产生，即在长臂猿家族所有不同的亚种中，黑掌长臂猿的栖息地分布最广：从中国北方的河南到东南亚南部的爪哇岛——只有猕猴才有如此广阔的居住地域。一般来讲，只有那些分布很广的灵长类动物才会拥有健全的体魄及好斗的性格，它们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群体中，由一个年长的头领统治着。而黑掌长臂猿并不比其他猿类更符合上述这些特征，甚至远逊于其他品种的猿。猿中最好斗、最强壮的品种是合趾猿，奇怪的是它的分布区域却是所有猿类中最有限的，合趾猿的栖息地最北不超过马来亚北部。这儿，我擅自离开了自己的领域，有越俎代庖之嫌，因为动物学家无疑会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的。

宋代的一种笔记提及长臂猿的亚种曾于当时出现在中国南方，此书名曰《桂海虞衡志》，常被后世的百科全书引用。这本杂俎类笔记由宋代学者及诗人范成大（公元1126—1193年）编撰，书前有其作于公元1175年之序言。正如书名所云，该笔记记载广南西路地区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及历史文化，“桂海”意为南方，“虞衡”是周朝官名，一种掌控管理山林川泽及当地居民的官员。在“志兽”篇中作者记载曰：

猿有三种：金丝者，黄玉面者，黑纯黑者面亦黑。金丝玉面皆难得。或

云纯黑者雄，金丝者雌。又云，雄能啸，雌不能也。猿性不耐著地，著地辄泻以死。煎附子汁饮之即愈。¹²

上引《说郛》卷六十二

不幸的是，上引之文第一句话不太清楚，可能文本有脱漏。《本草纲目》“猿”部所引此文则为：“猿有金丝者，黄色玉面者，黑色及身而俱黑者。”我是根据此句英译上述引文的。另有一个不足是“玉”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因而很难判断范成大心目中的玉面究竟是何种颜色。他也许是指白色或黑色的黑掌长臂猿，或者长有金色毛皮的金丝猴；但后者有长尾，明显属于其他品种。至于腹泻，对大多数猿和猴类来讲，这是情绪紧张的确切信号，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被捕的猿猴在地面的惊恐之状。而诸如所有黑猿皆为雄性、只有雄猿才能鸣叫的说法显然是荒谬的。

在宋代文学中，我们又找到许多关于猿啸的资料。至此，描写猿啸已成吟咏三峡诗文之成规，不管作者是否真正听到猿的鸣叫。这儿，我只引两个诗人的作品，因为他们的诗歌独具匠心，颇为新颖。

91 诗人徐照（逝于公元1211年）留下一首短诗《三峡吟》：

山水七百里，上有青枫林。啼猿不自愁，愁落行人心。¹³

《佩文斋咏物诗选》“猿类”

12 作者英译为：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gibbons, viz. golden ones, yellow ones with a jade-like face, and black ones that are completely black including the face. The golden ones and those with the jade-like face are both difficult to get. Some say that the completely black ones are male, and the golden ones female. Others say that the males can sing, whereas the females can not. Gibbons are by nature incapable of treading the ground. If they do, they at once develop diarrhoea and die. But if one administers a concoction of wolf's bane to them, they will recover. 其他版本有不同断句法，如明代吴瑛刻《古今逸史》版为：“猿有三种，金丝者

黄，玉面者黑，纯黑者面亦黑。金丝、玉面皆难得。”《桂海虞衡录》，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24页。另，附子，亦名乌头，毛茛科，为乌头植物子根的加工品，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除湿等药效。高氏在此类英译为“wolf's bane”，似不妥。

13 作者英译为：The mountain scene comprises seven hundred miles

Covered with forests of the verdant maple tree.

The gibbons here do not call because they are sad;

Yet sadness descends on the traveller's heart.

另一首诗题为《听猿》，作者为道士画家、书法家及诗人葛长庚（其道号白玉蟾更为著名）。白玉蟾云游四方，约于1220年从尘世消失，不知所终。此诗云：

三树五树啼寒猿，一声两声落耳根。吾疑耳到猿啼处，却是猿声随风奔。猿声不悲亦不怨，吾亦於世何所恋。夜深月白风籁寒，听此忽然毛骨换。¹⁴

出处同上

最后一句化用了道家术语，字面意思为脱胎换骨。

上引两诗的有趣之处在于其准确强调了猿啸不悲的事实。正如本书总论中所云，猿从鸣叫中获取极大的快乐和满足，同时猿啸还是其求偶交配游戏的一部分。



南宋后半叶，一股强大而可怕的新势力出现在远东，也即成吉思汗统领下的蒙古。蒙古人迅速摧毁了统治北中国的金朝，然后击败了南宋军队。1263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

元朝的统治结束于1368年，只延续了一百余年。元朝的军事将领们投入大量精力于中国边境地区，一个颇具才干的阿拉伯将军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官员，如果深入研究其执政期间的云南府志，或仔细研究蒙古人在安南发动的战役，也许会获取一些有关猿的资料，因为那儿的深山老林中一定有许多猿。而在中国中部省会，猿的生活区域开始缩小。作家们一般都重

14 作者英译为：In three or five trees the lonely gibbon calls,
One or two calls, yet they pierce my ears.
I thought the gibbon was crying very close to me,
But it was the breeze that carried his call along.
In the gibbon's call there is neither sadness nor

hate:

Why should I (unlike him) remain a slave to worldly passion?
Late this moonlit night, a chilly breeze rustling in the air,
Hearing his call I suddenly feel freed of worldly bonds.

复有关猿啸的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画家则大多依据道听途说创作猿画，或者在没有认真观察原作的情况下对宋代猿画改头换面进行再创作。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画中，有一幅画着双猿的立轴，作者为元代画家颜辉¹⁵，他以佛教菩萨、道家先哲及神仙的肖像画及动物花鸟画闻名。此画绢本设色，纵131.8厘米，横67厘米（上文提及的该博物馆藏品目录第179页复印此画）。画作的主题相当有趣：两只黑猿恼怒地盯着画面下

方的一群黄蜂，左边的那只猿生气地龇着牙。场景被描绘得惟妙惟肖，尽管猿能轻易捉住一只黄蜂或蜜蜂而不被蛰着，但它们不会去冒被群蜂围攻的风险。或许此画是对易元吉某幅作品的改造，但颜辉并未成功再现真实的猿脸，更糟的是，他还给左边的那只猿画上了一条约短尾。

蒙古统治者经历了三代以后，其军事实力每况愈下。而当汉人中一个卓越的将帅崛起之时，元朝便万劫不复地走向了灭亡。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大明帝国一直延续到1644年。

明王朝见证了汉民族文化强有力的复兴，文人们着手搜集和再版古代典籍，尽管他们热情有余，批判精神却有限，但明代对文化遗产的大规模清点与整理，保存了许多原本将会永远散佚的古代文献资料。



猿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颜辉
13世纪

15 译者按：颜辉，字秋月，生卒年不详，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末元初时画家，工人

物、佛道，亦擅鬼怪、猿画。

本书第一部分已提及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他编撰了优秀的药学专著《本草纲目》，下面将引用他对猿的概述：

猿善援引，故谓之猿，俗作猿。产川广深山中，似猴而长大，其臂甚长，能引气，故多寿。或言其通臂者，误矣。臂骨作笛，甚清亮。其色有青白玄黄绯数种。其性静而仁慈，好食果实。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数丈。著地即泄泻死，惟附子汁饮之可免。其行多群，其鸣善啼。一鸣三声，凄切入人肝脾。

传统册页第 14 篇

The gibbon is good at climbing, and his name yüan is derived from that ability; 猿 is a common variant of that character. He occurs deep in the mountains of Szechuan and Kuangsi. He resembles a macaque but he is larger, and his arms are very long. Being able to absorb ch'i, he is very long-lived. Some say that his arms are interconnected, but that is erroneous. The bone of his upper arm may be made into a transversal flute, which will have a very fine tone. There occur several varieties, with grey, white, dark, yellow or purple fur. By nature they are quiet, benevolent and tender-hearted. They like to eat fruit and live mainly up in the trees, where they can jump a distance of about 20 feet. But if they come down on to the ground they will develop diarrhoea and die; they may be saved by making them drink the juice of wolf's bane. They move about in groups and sing beautifully. One call of three notes will penetrate one's liver and spleen.

李时珍在此提及一个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也即猿的双臂能在肩部相通联接，因此猿便能将一臂接入另一臂以增加手臂的长度，人称“通臂”。这个荒谬的印象可能源自猿伸出一臂的同时将另一臂贴近身体的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曾引用过《史记》中关于汉代飞将军李广猿臂善射的典故。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有后代评注者认为《史记》“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暗示李将军能在肩部通臂。同样奇怪的理论也被明代士人王济提及，他关于此话题的一则笔记中载有他在广西与猿相处的一段有趣经历，我们将在此就某些细节作深入讨论。

王济是位富有的藏书家、艺术品收藏家及业余剧作家，他曾于广西南宁（52）担任过行政长官，并详细记录任职当地时的见闻，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辑为《君子堂日询手镜》，出版于1522年。以下关于猿的长篇故事位于此书结尾处，中文文本可在传统册页第15篇找到：

人称猿通臂，尝读《埤雅》、《尔雅》，稽诸简册亦然。或云臂通肩，余未见为疑。摄州事时，一日总镇王太监移文下州，差人捕猿入贡。余因检故事，凡打捕例，皆南乡人，遂召南乡村老诸人告之，众唯而去。旬日余，村老一人来告云：“承捕猿之命，已号召得三百余夫，合围得一小黑猿于独岭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邻村益夫二百，尽伐岭木，则猿可获。”余遂如其请。三数日，昇一猿至。予验其形似，皆如简册所云，但无通臂之说，恐别有种。复询诸土人，云：“惟长臂者为猿，其类虽非一，皆短臂苍毛者，乌得谓之猿，何尝更有臂长逾于此者。”余深然之。著书之人，何谬误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转黑为黄，溃去其势与囊，即转为雌，遂与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后遇总镇府一人，云府中尝畜一黑猿，数年忽转黑为黄，其势与囊渐皆溃去，遂与黑者交，以为异事，后知雄化为雌，乃固然者，方释其疑。此又诸简册所不载。猿善攀援跳跃，迅捷如飞，又必众伙围守，伐木以断去路，乃能致之，毋惑乎五百人以旬日之劳，仅得其一也。又驯象邓指挥家，昔有山子，人获一猿来献，面黑身白，惟顶上有黑毛，如指阔一缕，直至脊尽处。有人云，猿初生时黑，至百余岁渐成黄而为雌，又数百岁方变为白。其有黑毛自顶贯脊，又异。然则唐人之诗有云“黄猿领白儿”，亦谬矣。初生之儿，岂有白者？余州所获猿，因今上罢贡珍异，故不用，余遂携归，畜之三数年，甚驯扰，忽疾作而毙，瘞小横山侧，与鹤冢相并。

《说库》重印版，第10-b至11-a页

People say that gibbons have interconnected arms, and I found the same information in the *P'i-ya* encyclopedia (PY) and in the *Êrh-ya* dictionary, and also in the other sources I consulted; some sources call this feature “interconnected at the shoulders”. I found no reason to doubt this. When I was administering my prefecture, however, there once came an official letter from the Commander-in-chief, the Eunuch Wang, instructing me to have a gibbon caught for being presen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Accordingly I searched the old local records, and found that gibbons had always been caught by the Nan-hsiang aborigines. Therefore I called all the Nan-hsiang elders together, and gave them the necessary instructions. They all said aye and went away. After about ten days, one of the elders came and reported "Obeying the order to catch a gibbon, I have called up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men, and we have succeeded in surrounding a small black gibbon on top of a solitary mountain peak. They have been at him now for two days and nights. I beg for a written authorization to mobilize two hundred more men from the neighbouring villages, to clear away all the trees, so that we may capture that gibbon."

I acceded to his request, and after a few days he came indeed carrying a gibbon on a pole. Upon examining the animal I found that its physique corresponded exactly to the data given in literary sources, only his arms were not interconnected. Fearing that it was not the right animal after all, I again interrogated the aborigines who said "Only those with long arms are called gibbon.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many other kinds, but they all have short arms and dark fur, and none of those is called gibbon. Now how could you ever find an animal that has longer arms than this gibbon here?" I quite agreed with that, and wondered how former authors could have made this glaring mistake.

Other people said that newly born gibbons are all completely black, and male. After they have grown old, their black colour changes into yellow, scrotum and penis wither and they change from males into females. Then those gibbons mate with black ones and thus become pregnant. This I found hard to believe. Thereafter, however, I met a man of the Commander-in-chief's office who said "We used to have a black gibbon in our office who after a few years suddenly changed from black to yellow, and whose scrotum and penis thereafter withered away. This animal then mated with a black gibbon. We thought this was a very extraordinary matter." Thus I understood that male gibbons do indeed change into females and my doubts were solved. This is another matter that literary sources omit to mention.

The gibbon is good at climbing and jumping, and he moves so fast that he

seems to fly. Also, a large crowd of hunters must surround his habitat, and then they must clear away all trees there so as to cut off his routes of escape; this being the only manner to reach him. Thus one needs about five hundred men and ten days' labour in order to catch a single gibbon.

Further, in the house of the Elephant-trainer, Commander TÊNG, there formerly was a Shan tribesman, and someone came and presented a gibbon to him. The gibbon's face was black but his fur white, and on the crown of his head there was a black streak of about one finger's width that ran all down his spine. Someone said "A gibbon is black at birth, but after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he gradually turns yellow and changes into a female. After the lapse of again several hundred years, he becomes white." That this specimen had a black streak from his head till his spine is all the more strange. Now a T'ang poet has said "A yellow gibbon leads its white child" - which is evidently a mistake; for how could a newly born infant be white?

As to the gibbon I had caught in my prefecture, since the Present Emperor has forbidden to send rare and strange things to court any more, the gibbon was not used as tribute after all. I took him back with me to my native place, and kept him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when he proved most tame and amusing. Then he suddenly fell ill and died. I had him buried on the slope of the Hsiao-hêng Hill, his tomb ranking with the Grave of the Crane.

- 94 在进一步讨论这则笔记的内容前,我要提一下那个邓指挥,这位驯象师一定与安南贡象有关。自明朝始,安南向中国朝廷进贡大象便成惯例。驯象师有双重职责,第一,每天早上将六只大象拉至皇宫前门,三只一排,相对而立。早朝钟声敲响时,这些象便下跪,让官员们集中在殿外甬道。然后它们起立,互扣象鼻,人们便不准通行。早朝完毕,它们解开鼻扣,散朝的官员们便通过此门鱼贯而出;第二,这些象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被用来拉銮驾。参见阿灵顿(L.C. Arlington)和刘易逊(W. Lewisohn)撰写的《古都旧景》(In Search of Old Peking, 第164—165页)。

至于上文最后一句所云之“鹤冢”,是指著名道士文学家及炼丹术士陶

弘景(公元452—536年)的宠物鹤。公元514年,陶弘景将其去世的鹤裹以玄黄之巾葬于江苏镇江(36)附近的焦山,撰文《瘞鹤铭》并勒石为碑,竖立于鹤冢之前。此文可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第3023页找到。其他一些资料怀疑此文并非陶弘景所撰,而且碑文书写者的身份亦是未解之谜。

王济关于猿的笔记还展现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即一个谨慎而又书呆子气的中国士人是如何处理那些互相矛盾的资料的。那些化雄为雌、转黑为黄的传说当然是无稽之谈,而头顶有黑毛的白猿一定指黑冠长臂猿,这似乎能证明广西南部是此类长臂猿栖息地的最北端。笔记的第一部分生动描写了捕捉成年活猿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即土著通常不愿顺从于汉族统治者,狡黠的村老很可能夸大了捕猿的艰难程度以获取丰厚奖赏。

王济正确反驳了猿“通臂”的理论,但这一错误观念一直传承下来,甚至赵翼(公元1727—1814年)也信以为真。赵翼是一位知识广博且颇具批评精神的清代学者,在其题为《檐曝杂记》的笔记中,他叙述了为官广西镇安时与猿相处的一些经历:

又天保县令送一黑猿来,系于楹。有门子黻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长,遂捉门子之衣,几为所裂,而猿之左肩则已无臂,乃知左臂已并入右臂矣,即所谓通臂猿也。此猿竟不为人所狎,终日默坐。与之食不顾,数日遂饿死。

传统册页第16篇

The magistrate of the district T'ien-pao (46) sent me a black gibbon, which I had put on a leash attached to a pillar (in my office). An office-attendant teased it, keeping at a distance of seven or eight feet. Suddenly the gibbon lengthened his right arm and grabbed the man's robe, nearly tearing it.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arm on the gibbon's left shoulder. From this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left arm had served to lengthen the right, and thus this was what is called a gibbon with interconnecting arms. This gibbon was therefore never petted by people. He just sat there silently all day long, and did not even look at the food offered to him. After a

few days he had starved himself to death.

在同一则笔记中,赵翼还提到了流行于当地的有关猿的民间信仰与传说。据赵翼记载,镇安东北独秀山的一个山洞中,栖息着许多黑猿。它们很少现身,一旦出现,那就意味着管辖该郡的太守厄运将至。赵翼列举了两个例子,这些事例让他深信这些黑猿确实能预兆地方官仕途的吉凶。

王济有关明代朝廷要求地方官为皇家园林进贡猿的叙述表明,在威严肃穆的皇宫里,还是有人对这种灵长类动物中的贵族颇有兴趣的。实物证据是一幅名为“戏猿图”的大画,此画由明宣宗(年号宣德,公元1426—1436年)亲自创作,宣宗是文学艺术的支持者,但他自己并非诗人或画家。“戏猿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被印制在该院书画目录第214页。纸本设色,纵162.3厘米,横127.7厘米。画的左上方钤有皇帝御玺及自题款识:宣德丁未御笔戏写。

95 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不是件精美的画作。笔触缺乏气势,尤其是对下方岩石和右上角树干的处理。而且所画竹枝添补过多,失去了斜线构图的清晰力度。然而,它仍不失为一幅构思巧妙的工笔画,这得归功于宣宗的观

察力。画中之猿如此生动自然,令人联想到皇帝一定用了御花园中的活猿作为模特,再现了某个黑掌长臂猿家庭的天伦之乐:父亲,一只约五六岁的黑猿以猿类典型的姿势攀挂于树干,摘下枝头嫩叶扔进水中以引逗下方依偎于母亲怀抱的灰色幼猿。幼猿的姿态令人赏心悦目,伸展出的手臂线条完美,但它的头太长。而母猿画得较为逊色,肩膀太宽,在解剖学上是不准确的。尽管有诸多不足,但此画仍堪与晚明后半叶乃至明后统治中国至1912年的清代大部分猿画相媲美。



戏猿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6)



我们的研讨已臻尾声，如将考察范围继续下延至清朝文献的话，无疑会增加更多资料，但我不以为这会影影响我们的主要结论。因此我希望，尽管本书仅勾勒出我们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大致轮廓，但至少已给读者一个猿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总体理念。

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多年来，猿在中国艺术和文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激发了众多伟大作家及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猿同时也通过自己证明，在整个东南亚，它们在许多成人和孩子的忠实朋友及深情同伴。所以，我发现要准确描述猿的无上荣耀究竟在何处相当困难。是在人们每天吟咏的高雅中国古诗文中，还是在现今保存于博物馆及画廊中的精妙古画里？抑或是荒园一角刻着宠物猿名字的粗砺墓碑上？这些由幼儿小手费力写上的名字很快便被热带雨水冲刷殆尽，归于寂灭。

附 录

97

日本的长臂猿

尽管日本不属于猿类栖息地,但自中国文化传播至东瀛始,日本人已知悉了猿的存在,尤其是在平安和藤原时代(公元810—1185),当时日本皇室迫切需要吸收唐代文学的养分。

然而,直到13世纪,日本人才开始熟悉猿的特征,主要得益于宋代画僧牧溪的作品,我在本书第三部分已对他的部分猿画作了介绍。在日本,牧溪之画风被如饥似渴地学习模仿,很多画家采用其写意风格画猿。

在牧溪众多的追随者中,我们首先要提长谷川等伯(HASEGAWA TŌHAKU,公元1539—1610年),他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不仅擅长水墨风景画、人物画、鸟兽花草画,而且能作设色画。但在他那个时代,狩野派的迅速崛起使等伯几近湮没无闻。最近几年,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受到重视,日本现代艺术批评家认为他是安土桃山时代(Momoyama period)绘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等伯对牧溪猿画作了仔细研究并成功传承了牧溪画风,他在没有可供临摹的活猿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就让人惊叹万分。等伯最好的作品中有两幅漆屏画,现被安置于京都龙泉庵。右边一架画有母猿及其幼子,左边一架则展现长臂猿水中捞月的著名主题。我将第一幅漆屏画复印于此,此画描摹了母猿用最栩栩如生方式将其爱子安置于肩头,长藤匝绕的树枝被用遒劲笔触挥洒而出。但等伯的构图缺乏牧溪的简洁气势,左下角的一簇竹叶也与整个画面设计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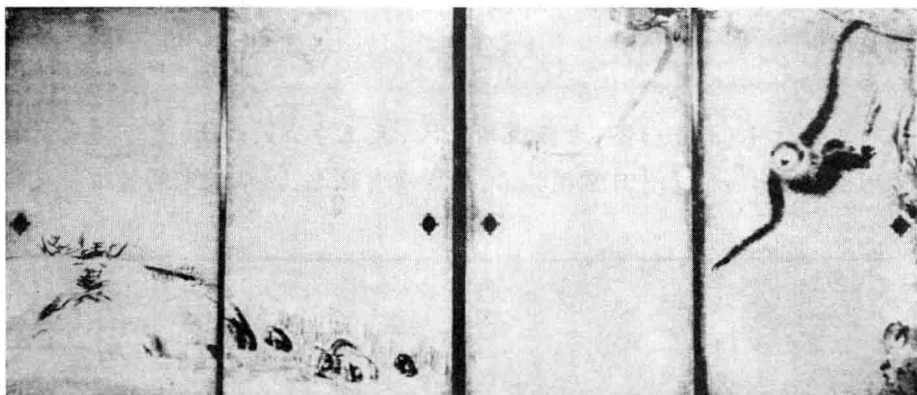
等伯令人印象最深的作品之一是一套四扇的移门画,现收藏于京都北部山中寺庙金地院。主题仍是水中捞月,但出现了禅画中相当重要的留白,

营造出奇妙的深而广的效果。此画还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对角平衡：右上方的黑猿以富于表现力的寥寥数笔勾勒而出，它右臂的运动被第二块板中与之平行的枝条所突出，又与左下角的池水边缘形成平衡。

波士顿博物馆有一对质量上佳的猿画屏风，也出自等伯之手，每架屏风由六块板拼接而成。1935年出版于波士顿美术馆的《日本屏画》一书复制了此画，请看图版9-a和b，还附带了罗伯特·潘恩（Robert T. Paine）



98



的评注。猿画得相当出色，但是众多植物再次影响了构图的气势，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金地院的移门画是等伯最好的猿画。

牧溪随笔点墨、不费妆缀的画猿风格由此在日本根深蒂固，很多后代艺术家进一步发扬光大此画风，如狩野派的著名画家狩野常信（KANŌ TSUNENOBU，公元1636—1713年）和同时也以九谷陶瓷设计闻名的久隅守景（KUSUMI MORIKAGE），但这两人都难以企及等伯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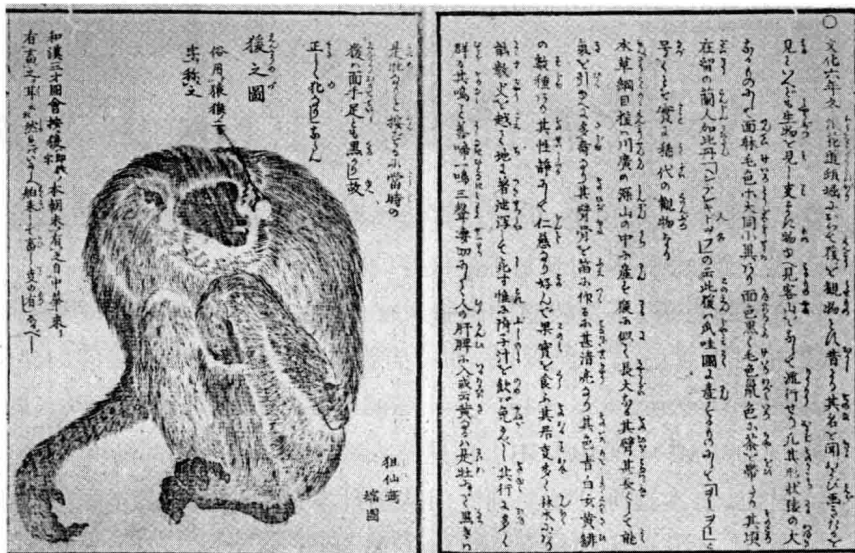
18世纪，日本猿画开始受到专门从事日本猴画创作的艺术家的影响，这一领域当仁不让的大师是森狙仙（MORI SOSEN，公元1736—1802年）。

后代画家因此给猿画上猴的红脸和褐色毛皮，很多人选择古老的中国“猿链”主题，他们的猿画技巧惊人但缺乏艺术风致。在这一行较好的画家，吉村探仙（YOSHIMURA TANZEN，卒于1776年）值得一提，他同时以雕刻挂坠而闻名。

猿画在日本必然会衰落，因为画家们拒绝从活猿身上汲取艺术灵感，他们只能陈陈相因，按照旧画和文献中描绘的猿形象创作。难得有活猿进口到日本，一旦引进，必会引发轰动。

这一事件被《兼葭堂杂录》详细描述。此书是杂俎类笔记，为雕版印刷的图文本，与木村兼葭堂（公元1736—1802年）的学术研究相关，由其门人出版于1856年。兼葭堂是德川末期许多卓越业余学者中的一员，他是大阪一个富有的啤酒制造商，年轻时学过中国古文学、书法和刻印。后其兴趣转向药物学，成为一个本草学专家，本草学即中药学。他有庞大的古董收藏，是位热心的藏书家。《兼葭堂杂录》卷五收录以下这则关于日本进口一只灰猿的笔记：

文化六年（1809）冬，大阪道顿堀区（天王寺公园西南，至今仍是大阪休闲圈）展出一猿。昔日常闻其名，亦曾观赏猿画，然从未见到活猿。人们



群聚而观猿，其形类似大猴，面目、毛色大同小异，面色黑，毛色灰中带棕。荷兰船长昂德里克·多夫¹时亦客居大阪，云此猿产自爪哇国，爪哇人呼其为“沃沃”，实稀奇之物也。²

这则笔记还引用《本草纲目》“猿”部的日本译文，(即本书附录中文文本 14, 已在第三部分英译)然后笔记继续写道： 99

据《和汉三才图会》按语所云，猿，本朝未有之，自中华来。有蓄之耳，皆为舶来之猿。³

文中插图由上文提及之画猴高手森狙仙所绘。

昂德里克·多夫为开办于长崎出岛之荷兰工厂的头目或厂长，其任职时间从1803至1817年，日人称这些头目为船长。因为多夫称猿为“沃沃”，而印度尼西亚人以此名称银长臂猿，此笔记所云之猿很可能就是一只由荷兰商船带到日本的银长臂猿。

对在文本及插图中出现的长臂猿的说明

100

扑扑。黑色黑掌长臂猿，雄性，产于泰国南部。收养时约两个月大，六个月后去世。它刚来时，毛绒绒的仅手掌大小，靠奶瓶喂养(牛奶及一滴鱼肝油)。一旦失去依傍，它会非常狂乱，白天它总是攀挂在我的手臂或脚

1 译者按：Hendrik Doeff, 1777—1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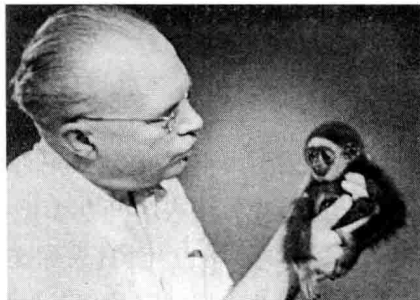
2 作者英译为：In the winter of the 6th year of the Bunka era (1809) a gibbon was shown in Osaka, in the Dōtombori ward (S.W. of Tennōji Park, today still the pleasure quarter of Osaka. v.G.). Although we have heard the word “gibbon” since olden times, and seen pictures of him, we never had seen a live specimen, and therefore a large crowd assembled to see this gibbon. Generally he resembles a large macaque, and figure and fur are very similar. The face is black, the fur grey with

a touch of brown. The Hollander “Captain” Hendrik Doeff who was then staying here said that this gibbon occurs on the island of Java where it is called “wau-wau”. Truly an extraordinary sight!

3 作者英译为：According to the Wakan-sanzai-zue (WK) the gibbon does not occur here in Japan, only some specimens brought from China were reared here, etc. This means that formerly gibbons must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overseas and kept in Japan.

101

踝,晚间则睡在一只小纸板箱中,怀抱一个小型“竹夫人”。⁴扑扑相当关心和尊重这只枕头,从不在上面拉屎撒尿。喜欢在一个毛巾架上运动,用单臂或双臂全神贯注地练习臂力摆动。它讨厌用腿,拒绝练习步行,一旦被放到地板,它立即腹部着地平躺下来,手脚并用疯狂地乱抓地毯,并不停可怜地吱吱尖叫。哺食时它开始用脚,但必须靠我左手的支撑方能站直。(请看插图)。六个月大时他开始迷上手脚并用攀爬窗帘,但旁边必须



扑扑 4个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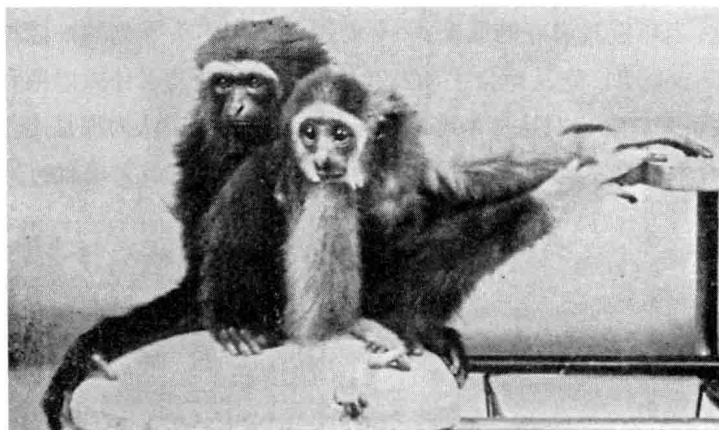
有人陪伴。让它参与花园活动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它害怕所有露天场所。即便在屋子里,它也不会让其人类伙伴长时间离开。当我伏案写作时,它会离开我臂膀一会儿在纸上爬行,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即冲回其庇护所——我的上臂。因此我相信它或多或少带有野外幼猿的生活习性,其母亲的位置白天被其监护人、晚上则被小“竹夫人”所取代。在扑扑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月,它开始发出温柔的“喔克喔克”声,但其主要表达方式仍是各种各样的吱吱声。它因感染肠病毒而在三个小时之后去世。症状:红耳,快速腹式呼吸,眼睛异常明亮。不幸发生在我们去马来半岛西海岸旅行的途中。当时没有兽医在场,一个儿科医生给它注射了小剂量的适用于新生儿的广谱抗生素,但为时已晚,它在我臂弯中平静离世。

琪妮。黑色黑掌长臂猿,雌性,原产于马来半岛东海岸。1960年收养时它三岁,1966年死于吉隆坡动物园。它刚来时因太大而无法和人亲近,仅对我和妻子表露爱意,对孩子及仆人极不耐烦,常咬他们。它嫉妒心很强,曾凶

⁴ 译者按:竹夫人是以竹篾编制而成的形形的洞以便通风。夏季纳凉用品,圆柱形,中空,周围编成铜钱

狠地殴打一只两岁的雄性白猿，我们本意让它们两个配对。但它对一只九个月大的白色雄性黑掌长臂猿却极好，简直就像一个母亲。不幸的是，琪妮目击了这只小猿的夭折：午休期间，小猿冲上一棵树时受到闯进我们花园的几只流浪狗的惊吓，不小心被一根晾衣绳勒住了脖子。发生意外时没有人在场，尽管我和仆人们被狗的狂吠声惊醒并立即冲出屋子，但小猿已回天无力了。琪妮明显归咎于我们，它后来变得不再驯服，陷于沉思，落落寡欢，任你如何哄骗它也无法摆脱忧郁。即便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它仍旧是一个出色的歌手，每天早晨七点整、下午两点和黄昏，它会准时送上一场长约十分钟的音乐会。

1963年，当我们离开马来西亚时，我将它托付给朋友戈贝尔，一个已有三十多年养猿经历的长臂猿爱好者。尽管它得到精心照料，却越来越喜怒无常。某天，因为狠狠地咬伤了一个仆人，主人不得不将其送到吉隆坡动物园。它获得了自由，和一些老猿一起生活在一个人工小岛上。但它依旧阴郁桀骜，拒绝自我调整，不断攻击其他长臂猿。1966年9月，它在和其他成年猿的打斗中受伤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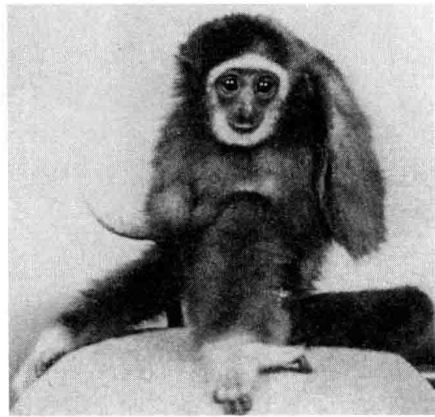
琪妮 5岁 彼特 2岁

彼特。灰色白掌长臂猿，雌性，原产于马来半岛中部。1961年夏收养时约9个月；及至1967年，它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此猿8个月大时为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购买，此前它明显被虐待过（左脚踝受伤严重）。尽管在研究中心得到精心照料，但仍不能完全适应大笼子中与其他约十二只白掌及黑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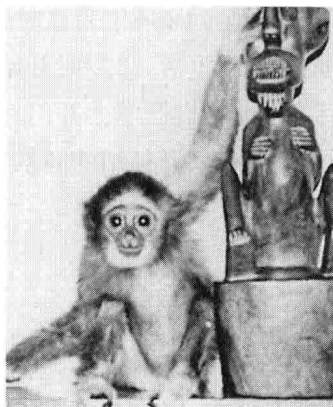
长臂猿一起的集体生活。它拒绝从笼中的一个角落出来,常举起双手护着自己的脑袋;只吃饲养员亲手喂来的食物,大小便完全失禁。当一些年长的白掌长臂猿试图接近它而又无功而返时,它便完全被猿群忽略。不久其腹部出现离奇肿胀,脚也似乎麻痹了。看来只有长期精心的个别护理才有希望拯救它的生命,因此医疗中心委托我照料它。我将其置于一只顶部打开的钢丝笼中,把笼子放在起居室一角。当时正值暑假,我的一个孩子能有时间常与它玩。但它不乐意任何人碰自己,只为奶瓶或几勺水果泥才走出栖身的角落。几周后,它被哄着放弃了以手护头的习惯姿势,开始对人类伙伴产生了兴趣,不再拒绝被带出笼子放在地板上,但它会马上蜷缩起来并拒绝移动。在几步之外放一只彩色的球能引诱它行动:它会不断滚动着接近那只球,但双腿依然过于虚弱而无法使用。大小便仍旧失禁,但它开始懂得人们把它放在马桶上的用意了。三周以后,它开始喜欢被人宠爱,只用一手护着头;可以被哄着在毛巾架上做一些简单的摆臂练习,只用刺耳的吱吱尖叫表意。一个月后,它开始自由使用双腿,围绕着椅子和沙发爬行,对花园也表现出些微兴趣。六周以后已能控制大小便,并完全摆脱了以手护头的姿势。它对周围环境非常警觉,当靠近其最好的朋友,一尊萨凯土著用木头雕刻的神像贝斯卡洛克(Bes Chalok)时,它甚至会主动发起挑衅。我们的马来仆人以猿和土著间的神秘关系来解释它对这尊木雕的偏爱,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出于这个事实,即这尊木雕是屋里唯一在外形及大小两方面皆与它最为相似的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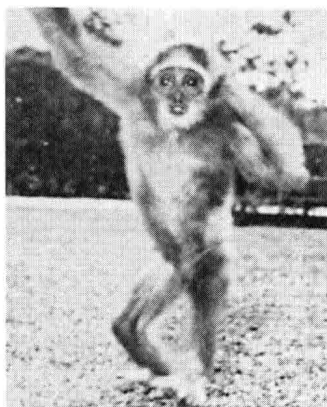
彼特 9个月



彼特 一年以后



彼特和贝斯卡洛克



彼特 10个月 走过草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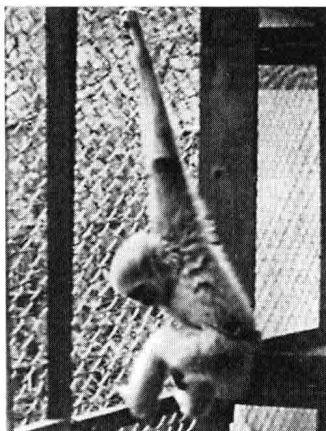
103

现在它对人类伙伴表现出很深的依恋之情,喜欢被人携带着,黏附于人的臂与腿。它越来越迷恋在毛巾架及窗帘上做荡臂练习,不久它的腿亦足够强壮,甚至能步行穿越草坪,尽管总是伴以表示抗议的尖叫。

彼特早期的行为方式不符合幼猿的习性,个中之因一定是它在被医学中心购买前受到过虐待,因此它对人类和自己的同类极度不信任。但是普通猿家庭的行为模式深深植根于每一只猿的基因,六个星期的周到治疗足以使其回复天性。自此以后,彼特进步神速,现在它是一只强健、快乐的动物,聪明异常:对电视节目,尤其是动物卡通片兴趣盎然。



彼特和它的小朋友 两者同为5岁



金佳 东京 1967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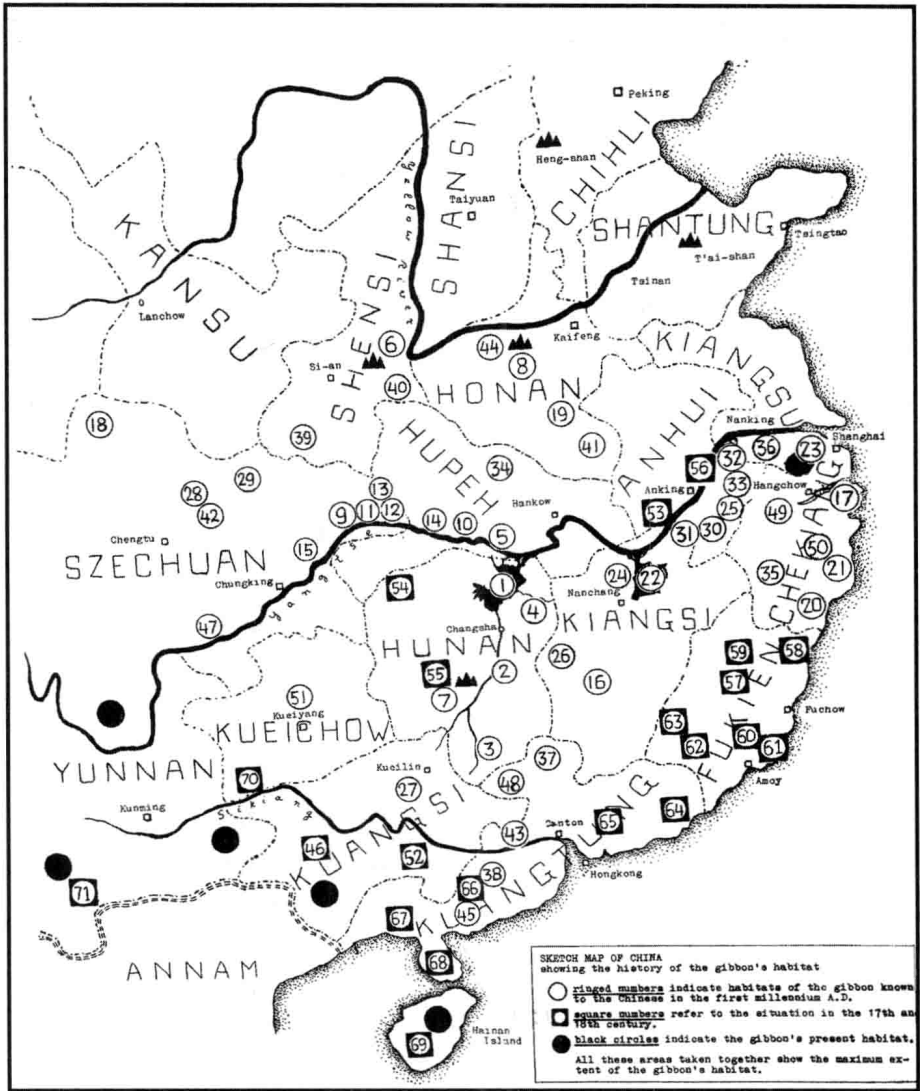
金佳。白色黑掌长臂猿，雌性，原产于泰国，1964年领养时约1岁半。异常重情，性情平和，毫不费力地融入人类家庭生活。3岁时开始鸣叫，音幅及音量稳定提升。比普通猿更具动手能力：它自己学会开门，旋转门把和球形拉手，还能推开移门，喜欢用手、脚和牙齿解开打结的绳索。1967年它仍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地图中数字所对应的地名

页码索引请见附录

- | | |
|--------------------------------------|---------------------------------------|
| 1. T'ung-t'ing lake 洞庭湖 | 19. Sun river 潞江 |
| 2. Hsiang river 湘水/江 | 20. Yung-chia 永嘉 |
| 3. Hsiao river 潇水 | 21. Lin-hai 临海 |
| 4. Mi-lo river 汨罗江 | 22. P'êng-li lake 彭蠡
(P'o-yang 鄱阳) |
| 5. Chiang-ling 江陵
(Ching-chou 荆州) | 23. Wu-hsi 无锡 |
| 6. Hua mountain 华山 | 24. Lu-shan 庐山 |
| 7. Hêng mountain 衡山 | 25. Hsüan-ch'êng 宣城 |
| 8. Sung mountain 嵩山 | 26. I-ch'un 宜春
(Yüan-chou 袁州) |
| 9. K'uei-chou 夔州 | 27. Liu-chou 柳州
(Ma-p'ing 马平) |
| 10. I-ch'ang 宜昌 | 28. Ch'ang-ming 彰明 |
| 11. Fêng-chieh 奉节 | 29. Chien-ko 剑阁 |
| 12. Po-ti-ch'êng 白帝城 | 30. Huang-shan 黄山 |
| 13. Wu-shan 巫山 | 31. Ch'iu-pu 秋浦 |
| 14. Pa-tung 巴东 | 32. Wu-hu 芜湖 |
| 15. Fu-ling 涪陵 | 33. T'ai-p'ing 太平 |
| 16. Chi-an 吉安 | 34. An-lu 安陆 |
| 17. Yin-chiang 鄞江 | |
| 18. Min mountains 岷山 | |

35. Chin-hua 金华
36. Chên-chiang 镇江
37. Chü-chiang 曲江
38. Hsin-hsing 新兴
39. Han-chung 汉中
 (Nan-chêng 南郑)
40. Shang mountain 商山
41. Huang-ch'uan 潢川
42. Mien-yang 绵阳
 (Pa-hsi 巴西)
43. Tuan-chou 端州
 (Kao-yao 高要)
44. Sung-yang-kuan 嵩阳馆
45. Kao-liang 高粱
 (Mao-ming 茂名)
46. T'ien-pao 天保
47. Lü-hsien 泸县
48. Lien-chou 连州
49. Fu-ch'un 富春
50. T'ien-t'ai mountain 天台山
51. Kuei-yang 贵阳
52. Nan-ning 南宁
53. Liu-an 六安
54. Yung-hsün 永顺
55. Lung-shan 龙山
56. Kuei-ch'ih 贵池
57. Nan-p'ing 南平
58. Fu-ning 福宁
59. Chien-ning 建宁
60. Yung-ch'un 永春
61. Ch'üan-chou 泉州
62. Lung-yen 龙岩
63. T'ing-chou 汀州
64. Ch'ao-chou 潮州
65. Hui-chou 惠州
66. Lo-ting 罗定
67. Lien-chou 廉州
68. Lei-chou 雷州
69. Hai-nan 海南
70. Nan-lung 南笼
71. Pu-êrh 普洱



展示长臂猿栖息历史的简略中国地图

- 空心圆中的数字表示纪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人所知的长臂猿栖息地
- 正方形中的数字表示十七及十八世纪的长臂猿栖息地状况
- 实心圆表示长臂猿现今的栖息地

将所有这些地区合并即呈现出长臂猿栖息地的最大范围

① 獾老猴也。生蜀西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蒼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善顧盼。故謂之獾。純牡無牝。故又名獾父。亦曰獾獾。善攝人婦女為偶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獾。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牡無牝。群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獾類。而牝牡相反者。虞音據。按郭璞云。建平山中。有之。大如狗。狀如猴。黃黑色。多鬣鬣。好奮頭。拳石擲人。西山經云。崇吾之山。有獸焉。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名曰崇吾。即此也。

② 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絳箴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

③ 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母之皮並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先君向守鄞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

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菓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君在官日。每嚴捕弋之禁云。

④ 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從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塚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⑤ 玄猿賦。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蟲魚。夫神用無方。未必不萌。筠自入廬嶽。則觀斯玄猿。嘉其雨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遙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狝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遺此困

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冥絕。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聊以作賦云耳。

伊玄獲之所育。於南園之層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每泛泛而無據。亦照照而有心。零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烟嘯。或聚而閑樓。或分而迴趨。壽同靈鸞。性合君子。阻重巖之險。非虎豹所履。蔭交柯之密。堂鵬鶚能視。故逢蒙操弓。悼高深而止。鄧公折箭。舍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己。詎若狒狒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造死。夫時珍貂裘。在寶狐白。彼徒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碎麝懷香。以實害。狙代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用棄置於常情。承道造以自適。無威刑相臨。以族類相親。食資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如正教

之未絕。保巢居以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為萬物之貴。又焉測玄化之所大均乎。

○白猿賦。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林。不痒。果熟乃取。不與羶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傅玄有獲猴賦。但悅其變態。似優以為賦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今作賦以辨之。

昔周穆之南邁。將奮旅於湘沅。既隻輪而無返。化君子以為猿。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叫於朝暾。峯合沓以連響。水潺湲而共喧。矧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為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為暴止。皆擇所青松。鬱而不殘。樞梨熟而後取。顧狀鼯與獐。疑信莫得而俦侶。若乃靈通有知。女試劍而方接。拳修篔而止馳。養矯矢而未發。眄喬柯而已悲。凌峻壑而電耀。掛長蘿而匏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異於沾危。施於射則李控弦。而盈貫。用於道則羊養形。而不衰。被沐猴之佻巧。雖貌同而性異。既貪婪而鮮讓。亦蹂

動而不忌。嗟斯物之既剝。有仁愛而可畏。故鄧生以違性興感。齊后以望思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幸。或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吠敵。叔敖之子。疲於負薪。何止鯨化熊而為厲。哀成虎而不仁。變欽鴉於瑤席。鳴杜鵑於巴岷。乃知人查之可厭。不足控搏而自珍。

⑦憎王孫文。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嗚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行術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蹶。動諍號。啾啾。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梅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嫌。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後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齧。後棄去。終不與抗。

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鬪善類兮。詳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林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獸苦兮。號穹昊。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⑧王仁裕嘗從事于漢中。家于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繫稍解。逢人必齧之。頗亦為

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栢。上鳥巢不知其數。時中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趕于樹梢之間。遂入漢高廟。被鳥巢擲其雞卵于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群鳥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即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繫。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畢。野賓已在厨內謀餐矣。又復繫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帥厨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污。而後登屋擲瓦。拆磚。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墻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猴。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猴躍上衙屋。趕之。踰垣薔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體浴而伏罪。主帥亦不甚詬怒。衆皆看而笑之。于是頸上係紅綃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

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樓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繫在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岷冢廟前。漢江之孺。有群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而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涉山路。轉壑回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岷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縲夢。松餐非復縞梁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出旺氏

⑨唐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逕往叩扉。無有應聲。戶側有小房。簾幃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啓闥者。一女子

光容璧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舍其烟媚。蘭芬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慘容。後因來褰簾。忽覩恪。遂驚慚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語以稅居之事。曰。不幸衝突。頗益慚駭。幸望陳達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觀。豈敢更迴避耶。顧郎君少伯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詰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求適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于向者所觀。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即無第舍。便可遷囊橐于此處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少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觀女子之妍。實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納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若。服玩華麗。頗為親友

之疑訝。多來語恪。恪竟不寔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閒雲處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携衾綯。一來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半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愚兄于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未嘗有所遇也。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消。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氣色。向觀弟神采。陰奪陽位。邪干正胸。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蕩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為怪異所鏢。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村度之。有何異焉。張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為可異矣。遂告張曰。某一生遭迍。久處凍餒。因澣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

義何以為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禮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偽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驗，不可備數。語朝奉借，倘携密室，必觀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不斷恩愛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劍隱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責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為。如此用心，則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于人世也。恪既被責，慚顏惕慮，叩頭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願以飲血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竊耳。恪愈懼，似欲奔逆。袁氏乃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論其表裏，使行其凶險，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無何使我撩虎鬚。

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為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孺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倘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齋蔬之類，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粒，携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運者。恪頗異之。遂將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臺上。後悲笑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思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于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遙笑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懼，若魂飛神

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于老僧。僧才悟。此猿是貧道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長馴擾于上陽宮內。及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頭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携二子而迴棹。不復能之任也。

出傳

⑩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唯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畧無慙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為漁之隱者。或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于青史。皆以為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風和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身足餘。則易酒獨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伏之。忽

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于此。其漁者見之。悲號不止。其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僧之義。其人驚念。遂時賜之。漁者常思養是小猿。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辭前輩歸之。遂跳躍化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出錄

⑪緋猿。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殷鮮。真謂奇獸。夫猿則狙。獼。椶。欸之類。其色多傷。青白玄黃而已。按樓炭經云。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白虎通云。羽蟲三百六十。有六。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有六。麟為之長。今則豈可窮其族類歟。其猿能伏。鼠多群行。玄者善啼。啼數聲。則眾猿叫。嘯。騰。擲。如相焉。其音淒入肝脾。韻含宮徵。方知當一部鼓吹。豈獨於鼉聲者哉。愚因召獵者捕而養之。目為巴兒。極馴不貪。食於樹杪。問呼之。則至。但臂長身不便於

行而未見通膊者也。後一歲自潘州迴。路曆仙虛。聞舊山猿啼。不食而卒。

⑫和子平猿。去年汶山花平僧。求得匡猿。遠相寄。來時野性已馴熟。遙提輕便。殊可意。呼來遣去。會人語。一成已絕歸山意。置之眼前。看不足。解去條索。令自恣。月明木杪。倚風嘯。天暖花陰。向陽睡。兒童圍繞。賓客惜。倒挂橫挑。街嬉戲。卷夫每日。費提舉。未始時節。虧飲飼。前時忽來報之病。抱立塔前。自臨視。與之柿栗。不肯顧。局脚埋頭。交兩臂。毛焦色暗。肉挛縮。斗覺精神。變憔悴。尋常忽然。遇小疾。不過蜘蛛。噉三四咽。喉才下。即無恙。何此不効。况頻餌。今朝霜風冷入骨。早遣之。謂云已斃。人情不免為傷。但。退自悔。恨中且愧。重恋複袖。本其衆。大薄。長林蓬蘞。志苦將。鞭鎖強。維繫。不究。天年。良有自。遣人。乞。裏。瘞。深。僻。不。使。筋骸。屬。螻。蟻。而。隣。子。平。最。好。事。聞。之。搏。解。歎。無。已。再。三。慘。怛。來。訪。問。歸。作。長。篇。踰。百。字。其。詞。讀。之。甚。悽。愴。亦。謂。一。鬱。歎。其。死。復。推。物。理。重。相。慰。聚。有。敬。無。皆。偶。爾。把。之。庭。下。

讀復讀。仰望高株一獻敬。

⑬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靈機深敏。畫製優長。花鳥蜂蟬。動臻精奧。始以花果專門。及見趙昌之蹟。乃歎服焉。後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馳其名。遂寫獐猿。嘗遊荆湖間。入萬守山百餘里。以覘猿狀。獐鹿之屬。速諸林石景物。一一心傳。足記得天性野逸之姿。寓宿山家。動經累月。其欣愛勤篤如此。又嘗於長沙所居舍後。疏鑿池沼。間以亂石叢花。疎篁折葦。其間多蓄諸水禽。每穴窻伺其動靜。遊息之態。以資畫筆之妙。⑭猿善援引。故謂之猿。俗作猿。產川廣深山。中似猴而長大。其臂甚長。能引氣。故多壽。或言其通臂者。誤矣。臂骨作笛。甚清亮。其色有青白玄黃。緋數種。其性靜而仁慈。好食果實。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數丈。著地即泄瀉死。惟附子汁飲之可免。其行多群。其鳴善啼。一鳴三聲。淒切入人肝脾。⑮人稱猿通臂。嘗讀埤雅。前雅稽諸簡冊。亦然。或云臂通肩。未見為疑。攝州事時。一日總鎮王太監。移文下州。差人捕猿入。

貢。余因檢故事。凡打捕例。皆南鄉人。遂召南鄉村老諸人告之。眾唯而去。旬日餘。村老一人來告云。承捕猿之命。已號召得三百餘夫。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隣村益夫二百。盡伐嶺木。則猿可獲。余遂如其請。三數日。昇一猿至。予驗其形似。皆如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復詢諸土人云。惟臂長者為猿。其類雖非一。皆短臂蒼毛者。烏得謂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於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誤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為黃。潰去其鬚。與囊。即轉為雌。遂與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後遇總鎮府一人云。府中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為黃。其勢與囊漸潰去。遂與黑者交。以為異事。後知雄化為雌。乃固然者。方釋其疑。此又諸簡冊所不載。猿善攀援跳躍。迅捷如飛。又必眾夥圍守。伐木以斷去路。乃能致之。毋惑乎五百人以旬日之勞。僅得其一也。又馴象鄧指揮家。昔有山子。人獲一猿來獻。面黑身白。惟頂上有

黑毛如指闊一縷。直至脊盡處。有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為雌。又數百歲。方變為白。其有黑毛自項貫脊。又異。然則唐人之詩有云。黃猿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有白者。余州所獲猿。因今上罷貢珍異。故不用。余遂携歸畜之。三數年甚馴擾。忽疾作而斃。瘞小橫山側。與鶴冢相並。

①⑥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楹。有門子。子嗣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提門子之衣。幾為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即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為人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不顧。數日遂餓死。

丁未春荷蘭高羅佩鈞
於東京使署之尊明閣

索引

姓氏用大写

书名及文章标题用下划线

括号中的数字为地图所标数字

页码为原书页码

- ABE Fusajiro 阿部房次郎 83
- aborigines 土著(中国南部及西南部的山地部落) 24, 29, 48, 62, 93, 94
- Allen, Glover M. 格洛弗·艾伦 75
- AN CH'i 安岐 83
- ANDREWS, R.C. 安德鲁斯 75
- Animals 动物, baboon 狒狒, bat 蝙蝠, bear 熊, chimpanzee 黑猩猩, crane 鹤, cuckoo 布谷鸟, deer 鹿, fox 狐狸, elephant 象, gorilla 大猩猩, hedgehog 刺猬, kingfisher 翠鸟, leaf monkey 叶猴, leopard 豹, macaque 猕猴, marmoset 狨猴, orangutan 猩猩, panda 熊猫, pheasant 野鸡, python 巨蟒, rhinopithecus roxellanae 金丝猴, rhinoceros 犀牛, swallow 燕子, tiger 虎, tortoise 龟, wolf 狼
- An-lu 安陆(34) 62
- AN Lu-shan 安禄山 71
- ARLINGTON, L.C. 阿顿 94
- baboon 狒狒 29
- bat 蝙蝠 32
- bear 熊 22, 62, 69
- Ben'en 辨圆(日本僧人) 87
- BETHGE, Hans 汉斯·贝特格 59
- "BU BU" 扑扑(作者饲养的长臂猿名) 9, 100, 101
- Buddhabhadra 佛陀跋陀罗 89
- Capucine monkey 卷尾猴 13, 16
- CARPENTER, C.R. 卡彭特 2 n
- CHANG Ch'iao 张乔 63
- CHANG Hsieh 张协 51
- CHANG Shih-hêng 张士珩 25
- CHANG Shih-yü 张士瑜 25
- CHANG T'u 张读 68
- CHANG Yen 张筵¹ 68
- CH'ANG Chü 常璩 48
- CH'ANG Ming 常明 75
- Ch'ang-ming(28) 彰明 59, 61
- Ch'ang-pi-yüan 长臂猿 33
- CH'ANG-SUN Wu-chi 长孙无忌 67
- CHAO Ch'ang 赵昌 79
- CHAO I 赵翼 94

1 “筵”字应读“chán”。

- CHAO Lin 赵璘 72
- Ch'ao-chou (64) 潮州 (v.Kuangtung-t'ung-chih 广东通志) 75
- Ch'ao-chü-tzû 巢居子 55, 56
- “CHEENEE” 琪妮 (作者饲养的长臂猿名) 11, 15, 17, 101
- Chên-an 镇安 94
- Chên-chiang 镇江 (36) 63, 94
- CH'ÊN Shou-ch'i 陈寿祺 75
- CH'ÊN Yen 陈岩 68
- Chi-an 吉安 (16) 49
- CHI Chung-fu 吉中孚 63
- Chi-i-chi 集异记 72
- Ch'i, Queen of 齐后 57, 80
- Ch'i (mystic life-force) “气” 23, 38, 92
- Ch'i-tung-yeh-yü 齐东野语 49
- Chia-ku-wên-pien 甲骨文编 20
- Chia-ku-wên-tzû-chi-shih 甲骨文字集释 21
- chia-kuo 猓国 67
- CHIANG Kuan 江灌 25
- Chiang-ling (Ching-chou) 江陵 (5) 41, 60
- CHIANG Tzû-ya 姜子牙 72
- Chien-ko 剑阁 (29) 60
- Chien-ning 建宁 (59) (v.Fu-chien-t'ung-chih 福建通志) 75
- Chien-wên-ti (Liang emperor) 简文帝 (南朝梁皇帝) 53
- Ch'ien-lung (Ch'ing emperor) 乾隆 (清朝皇帝) 83
- Chih-chiang (monk) 智匠 (僧人) 46
- chimpanzee 黑狒狒 29
- Chin-hua 金华 (35) 62
- chin-szû-hou v.Rhinopithecus Roxellanae 金丝猴
- Ch'in (musical instrument, a psaltery with seven strings) 琴 38, 39, 42, 51, 52, 55, 61, 72
- Ch'in-ch'ing-ying 琴清英 51
- Ch'in P'ei 钦碣 57
- ch'in-pu (Handbook for playing the Ch'in) 琴谱 (鼓琴所用谱册) 38
- Ching-chou 荆州 (5) 41
- Ching-t'ing mountain 敬亭山 60, 61
- Ch'ing-i-lu 清异录 73
- Ch'ing-shan-chên 青山镇 73
- Chiu-hua mountain 九华山 60, 63
- Chiu-ku-tzû 灸穀子 41
- Ch'iu-ch'ih-pi-chi 仇池笔记 48
- Ch'iu-pu 秋浦 (31) 60, 61
- CHOU Ch'ün 周群 50, 67
- CHOU Hsin (Shang ruler) 纣辛 (商朝统治者) 58
- Chou-li “Chou Ritual” 周礼 29
- CHOU Mi 周密 49
- CHOU P'u 周朴 63
- chu-ch'üeh “Red Bird” 朱雀 51
- Ch'u, ancient state of 楚, 古代诸侯国 11, 23-24, 32, 35, 40
- Ch'u, King of 楚王 11, 40, 41
- CH'U Sui-liang 褚遂良 53, 54
- Ch'u-tz'ü 楚辞 32
- Chuang-tzû 庄子 23, 32, 35, 37, 38
- chü狙 monkey in general 猴之总称 35, 36, 73
- ch'ü, ch'ü-fu (Large monkey) 獯, 獯父 (大猴) 25, 26, 28, 35, 56, 73
- Ch'ü-chiang 曲江 (37) 64
- CH'Ü Yüan 屈原 24, 32, 33, 38, 40

- Ch'üan-chou 泉州 (61) (v. Fu-chien-t'ung-chih 福建通志) 75
- Ch'üan-t'ang-shih 全唐诗 59
- Ch'un-ch'iu-fan-lu 春秋繁露 38
- Chung-hang family 中行氏 57
- Chungking 重庆 48
- Chung-kuo-ching-chi-tung-wu-chih 中国经济动物志 29, 34, 36, 37, 75
- chün-tzû (the "gentleman" of Confucianism) 君子 (儒家绅士) 11, 39, 55, 56
- Chün-tzû-t'ang-jih-hsün-shou-ching 君子堂日询手镜 93
- Confucius 孔子 23, 55
- crane 鹤 38, 53, 54, 60, 76, 94
- CREEL, H.G. 顾立雅 20
- cuckoo 布谷鸟 57
- DANDELLOT, P. 皮尔·唐洛特 2脚注
- deer 鹿 19, 55, 56, 69
- DOEFF, Hendrik 昂德里克·多夫 98, 99
- DU BUFFON 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布丰伯爵 1, 2
- DUPLEIX, J.F. 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克斯侯爵 1
- elephant 象 18, 55, 93, 94
- Êrh-ya 尔雅 24, 25, 29, 32, 35, 50, 93
- Fa-hsien 法显 89
- FAN Chên 范镇 49
- FAN Ch'eng-ta 范成大 90
- Fang-lan-hsien-chi 芳兰轩集 67
- fang-shêng (setting animals free, as a pious Buddhist act) 放生 (将野生动物放归自然, 特指佛教信徒的善行) 64
- fang-yüan (poetic theme of setting a captive gibbon free) 放猿 (诗名: 将被捕之猿放生) 63
- fei-fei 狒狒 27, 28, 29, 55, 56
- Fei Lien 飞廉 58
- Fêng-chieh 奉节 (11) 45
- Fêng Mêng (famous archer) 蓬蒙 (著名弓箭射手) 38, 55
- Five Sacred Peaks (wu-yüeh) 五岳 44, 63
- fox 狐狸 69
- Fu-chien-t'ung-chih 福建通志 75
- Fu-ch'un 富春 (49) 62
- FU Hsüan 傅玄 47, 55, 56
- FUKUI Rikichiro 福井利吉郎 88
- Fu-ling 涪陵 (15) 48
- Fu-ning 福宁 (58) (v. Fu-chien-t'ung-chih 福建通志) 75
- gibbon motif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 First period, up to beginning of our era (a) gibbon is mysterious animal possessing occult power and enjoying longevity 38; (b) gibbon contrasted with macaque 37, 57, 58 sq.; (c) gibbon-crane association 38, 53, 54, 60; (d) white gibbon, King of Ch'u and archer Yang Yu-ch'i 41, 42, 50, 56, 57; (e) white gibbon and sword-fighting Virgin of Yüeh 40, 50, 56, 67; (f) King Mu's men transformed into gibbons and cranes 39, 55, 56; (g) gibbons drinking while forming a chain (lien-pi) 7, 32, 42, 43, 62, 71, 98; (h) the sad calls of the gibbons 32, 38. During the second period (from the beginning of our era) the above motifs are augmented by (i) sad gibbon

- calls especially located at the Yangtse Gorges 45 sq., 57, 75; (j) parable of the gibbon trying to grasp the moon 33, 61, 89, 97; (k) gibbon shot by General Têng Chih 48, 49, 55, 56, 57; (l) gibbon-pheasant association 51; (m) gibbon-deer association 79, 80; (n) the gibbon's interconnected arms (t'ung-pi) 72, 92, 93, 94; (o) gibbons changed into old men 40, 50, 73, 74, women 69 sq., ogres 67, 68, 69; (p) gibbons in winter 44, 50, 61.
- 中国文学及艺术中的猿主题。第一阶段, 上溯至公元纪元之初。(a) 猿是一种拥有玄妙力量、得享长寿的神秘动物 38; (b) 猿与猴形成鲜明对比 37, 57, 58; (c) 猿鹤配 38, 53, 54, 60; (d) 白猿, 楚王和神箭手养由基 41, 42, 50, 56, 57; (e) 白猿与越女斗剑 40, 50, 56, 67; (f) 周穆王军中君子为猿为鹤 39, 55, 56; (g) 猿连肱 涧饮(联臂) 7, 32, 42, 43, 62, 71, 98; (h) 猿哀鸣 32, 38. 第二阶段, 从公元纪元开始以上主题扩展为 (i) 三峡地区的猿鸣 45, 57, 75; (j) 猿猱捉月的寓言 33, 61, 89, 97; (k) 邓芝射猿 48, 49, 55, 56, 57; (l) 猿雉配 51; (m) 猿鹿配 79, 80; (n) 猿通臂(t'ung-pi) 72, 92, 93, 94; (o) 猿变为老人 40, 50, 73, 74, 猿变为女人 69, 猿变为恶魔 67, 68, 69; (p) 冬猿 44, 50, 61.
- gibbons, pet names of: Chinese v. Pa-êrh, Pi-tung, Shan-kung, Yeh-pin; Western v. "Bubu", "Cheenee", "Hajjee", "Jinja", "Pidder".
- 宠物猿名, 中文: 巴儿, 臂童, 山公, 也宾; 西文名: 扑扑, 琪妮, 哈吉, 金佳, 彼特
- GILES, H.A. 翟理思 60
- GOEBEL, C.A. 戈贝尔 前言及 101
- gorilla 大猩猩 29
- GRANET, M. 马歇尔·葛兰言 21
- GRAY, Basil 巴兹尔·格雷 83
- GROOT, J.J.M. de 高延 74
- Hainan 海南 (69) 75
- "Hajjee" 哈吉 16, 66
- Han-chung 汉中 (39) 64, 65, 66
- Han-wei-liu-ch'ao-po-san-chia-chi (HW)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43, 44, 47, 50, 51, 52, 53, 94
- Hapalidae 狨猴 36
- HASEGAWA T ō haku 长谷川等伯 97 sq.
- hedgehog 刺猬 32
- hei fei-fei v. chimpanzee 黑狒狒, 也即黑猩猩
- Hêng mountain (in Chihli) 恒山 (在直隶) 44
- Hêng mountain 衡山 (7) 44
- HERVEY-SAINT-DENIS 马奎斯·赫维·圣·丹尼斯 59
- Hōbōgirin 摩诃僧祇律 89
- hou "monkey" 猴 20, 35, 51
- Hou-chi, minister of the mythical emperor Yao 后稷, 神话皇帝尧时的农师 58
- Hsia-chiang-t'u-k'ao 峡江图考 45
- Hsiang-chūn, goddess 湘君女神 24
- Hsiang river 湘 (2) 24, 58
- Hsiao-hsiang-lu 潇湘录 72
- HSIAO K'ang v. Chien-wên-ti 萧纲, 即简文帝

- Hsiao-lai-ko 笑来歌 59
 Hsiao river 潇 (3) 24, 56
 Hsiao T'ung 萧统 53
 HSIEH Ling-yün 谢灵运 32, 42, 52
 HSIEH T'iao 谢朓 53
 Hsin-hsing 新兴 (38) 64
 Hsin-hui 新会 73
 hsing-hsing 猩猩 26—29, 55, 56
 hsiung-hou v. *macaca assamensis* 熊猴
 HSÜ Chao 徐照 67, 91
 HSÜ Shen 许慎 24
 HSÜ Yün 许浑 63, 64
 Hsüan-ch'eng 宣城 (25) 53, 60, 61
Hsüan-shih-chih 宣室志 68, 69
 Hsüan-tsung (Ming emperor) 宣宗 (明代皇帝) 94
Hsüan-yüan-fu 玄猿赋 54
 Hsün-yang 浔阳 62
 hu-ch'an *macacus Sancti Johannis* 胡 (獠) 獠 35
 hu-sun macaque 獠 35, 36, 51
 Hua mountain 华山 (6) 44
 HUA T'ò 华佗 56
Hua-yang-kuo-chih 华阳国志 48
Huai-nan-tzù 淮南子 27, 40, 42, 57
 HUAN Wên 桓温 49
 HUANG Ch'ao 黄巢 63, 64
 Huang-ch'uan 潢川 (41) 68
 Huang-shan 黄山 (30) 60, 61
 Hui-chou 惠州 (65) (v. Kuang-tung-t'ung-chih 广东通志) 75
 Hui-tsung (Sung emperor) 徽宗 (宋代皇帝) 84
Hui-t'u-êrh-ya 绘图尔雅 25, 28, 30, 31, 33, 89
 hung-mien-hou v. *macaca speciosa* 红面猴或短尾猴
 Hylobates Agilis 黑掌长臂猿 2, 9, 16, 33, 80, 81, 84, 89, 90; Concolor 黑冠长臂猿 2, 90; Concolor leukogenys 白颊长臂猿 2, 8; Hoolock 白眉猿 2, 14, 90; Lar 白掌长臂猿 2, 10, 13, 90; Lar Pileatus 白掌戴帽长臂猿 2, 8, 15, 94; Moloch (wau-wau) 摩洛神 (沃沃) 99
 I-ch'ang 宜昌 (10) 45, 62
I-ching "Book of Divination" 易经 58
 I-ch'un 宜春 (26) 56
I-ho-ming 瘞鹤铭 94
 I-tu-chi 宜都记 46
I-wên-lei-chü 艺文类聚 41, 42, 57
I-wên-lu 异闻录 74
 I Yüan-chi 易元吉 79—86
 "Jinja" 金佳, 作者饲养的长臂猿名 13, 104
 jung (long-haired monkey, often *Rhinopithecus Roxellanae*) 猿 36, 75, 79
K'ai-yüan-t'ien-pao-i-shih 开元天宝遗事 66
 Kam-pan (official Japanese edition) 官版 25, 58
 KAN Chiang 干将 70, 71
 KANŌ Tsunenobu 狩野常信 98
 KAN Pao 干宝 67
 KAO Li-shih 高力士 71
 KAO T'ai-su 高太素 66
 Kao-liang v. Mao-ming 高梁, 茂名
 Kao-tsung (Sung emperor) 高宗 (宋代皇帝) 84
 Kao-yao (Tuan-chou) 高要 (端州) (43) 70

- KAO Yu 高诱 27
 KARLGREN, B. 20 n 高本汉
 KAWAMURA, S. 川村清一 11
 Kenkadō-zatsuroku 蒹葭堂杂录 98
 KIMURA Kenkadō 木村蒹葭堂 98
 kingfisher 翠鸟 55
 Kiukiang 九江 61
 KO Ch'ang-k'eng 葛长庚 91
 Ko-chih-ching-yüan 格致镜原 72
 KO Hung v. Pao-p'ü-tzú 葛洪, 即抱朴子
 Ku-chin-hua-chien 古今画鉴 87
 Ku-chin-t'u-shu-chi-ch'êng (TSCC) 古今图书集成 56
 Ku-chin-yüeh-lu 古今乐录 46
 Ku-kung-ming-hua-san-pai-chung 故宫名画三百种 86
 Ku-shih-yüan 古诗源 46, 53
 Ku-shu-fu 古树赋 54
 KU Wei 顾伟 61
 Kuan-tzú 管子 32, 42
 Kuan-yin 观音 87, 89
 Kuang-i-chi 广异记 68
 Kuei-ch'ih 贵池 (56) (v. Chiang-nan-t'ung-chih 江南通志) 75
 Kuei-chou-t'ung-chih 贵州通志 75
 Kuei-hai-yü-hêng-chih 桂海虞衡志 90
 Kuei-yang 贵阳 (51) 62, 75
 K'uei-chou 夔州 (9) 21, 45
 Kun (father of the mythical emperor Yao) 鲧 (神话中五帝之一尧之父)² 57
 Kung-niu Ai 公牛哀 57
 K'UNG Chih-kuei 孔稚珪 54
 K'UNG Ying-ta 孔颖达 35
 kuo-jan 果然 36
 KUO Jo-hsü 郭若虚 79
 KUO Mo-jo 郭沫若 22
 KUO P'o 郭璞 24, 26, 28, 29, 31, 50
 KUSUMI Morikage 久隅守景 98
 Lao-tzú 老子 23
 leaf monkey 叶猴 36
 Lei-chou (68) 雷州 (v. Kuang-tung-t'ung-chih 广东通志) 75
 Lei-shuo (LS) 类说 34, 41, 48, 49, 66, 72, 73
 leopard 豹 69
 Lewisohn, W. 刘易逊 94
 Li-chi "Book of Rites" 礼记 32
 LI Hsiao-ting 李孝定 21
 LI Kuang 李广 44, 56, 57, 93
 LI Po (LI T'ai-po) 李白 (李太白) 54 sq.
 LI Shih-chên 李时珍 25, 28, 33, 35, 36, 92
 LI Shih-min 李世民 54
 Li-t'ai-po-shih-chi 李太白诗集 59
 LI Tao-yin 李道殷 73
 LI Tao-yüan 酈道元 47
 LI Tê-yü 李德裕 56 sq.
 Li-wên-jao-pieh-chi 李文饶别集 56
 LI Yin 李隐 72
 LI Yüeh 李约 72
 Lieh-tzú 列子 23, 37, 41
 Lien-chou 廉州 (67) (v. Kuang-tung-t'ung-chih 广东通志) 75
 Lien-chou 连州 (48) 62
 lien-pi "Gibbon chain" 联臂“猿链” 7, 32, 42, 43, 62, 71, 98
 Lin-hai 临海 (21) 52

2 译者按：应为禹之父。

- LIU Chih-fang 刘志方 42
 Liu-chou (Ma-p'ing) 柳州 (马平) (27) 57
 LIU Hsiang 刘向 44
 LIU I-ch'ing 刘义庆 49
 LIU T'ao 刘涛 73
 LIU Tsung-yüan 柳宗元 5, 57, 78
 Liu-wên 柳文 58
 Lo-ting 罗定 (66) (v. Kuang-tung-t'ung-chih
 广东通志) 75
 Lou-hui-ching 楼炭经³ 73
 LU Chi 陆玕 32, 35
 LU Hsin-yüan 陆心源 73
 LU Hsün 陆勋 72
 Lu mountain 庐山 (24) 52, 54, 61
 Lun-yü 论语 55
 Lung-ch'üan 龙船 49
 Lung-shan 龙山 (55) (v. Hu-nan-t'ung-chih
 湖南通志) 75
 Lung-shan 陇山 (in Kansu) (在甘肃) 61
 Lung-yen 龙岩 (62) (v. Fu-chien-t'ung-chih
 福建通志) 75
 Lü-hsien 泸县 21
 LÜ Pu-wei 吕不韦 40
 Lü-shih-ch'un-ch'iu 吕氏春秋 40, 41, 42

 macaca assamensis (hsiung-hou) 熊猴 36
 macaca mulatta 猕猴 36
 macaca speciosa 红面猴 36
 macacus Sancti Johannis 胡 (獠) 獠 35
 macacus sinensis 中华猕猴 20
 Mahā-sanghika-vinaya 摩诃僧祇律 89
 MAHLER, Gustav 古斯塔夫·马勒 59
 mao-hsiung v. panda 猫熊, 即熊猫
 Mao-ming 茂名 (45) 73
Mao-shih-ts'ao-mu-niao-shou-ch'ung-yü-shu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35
 Ma-p'ing 马平 (27) 57
 markāta (Sanskrit: monkey) 摩斯咤 (梵文:
 猴) 35
 MA Yüan-chang 马元章 65
 marmosets 狨猴 36
 MÈNG Chiao 孟郊 62
Mêng-tung-yeh-shih-chi 孟东野诗集 62
 mi-hou 猕猴 35
 Mi-lo river 汨罗江 (4) 24
 Mien-yang 绵阳 (42) 69
 Min mountains 岷山 (18) 50, 78
 Mo-k'o-hui-hsi 墨客挥犀 49
 MORI Sosen 森狙仙 98, 99
 MO Yeh 莫邪 71
 Mu (King of Chou dynasty) 穆王 (周王)
 39, 55, 56
 Mu-hsi 牧溪 87 sq.
 mu-hou 沐猴 21, 35, 51

 Nan-chêng v. Han-chung 南郑、汉中
 Nan-lung 南笼 (70) 75
 Nan-ning 南宁 (52) 93
 Nan-p'ing 南平 (57) (v. Fu-chien-t'ung-chih
 福建通志) 75
 Nan-ting river 南丁河 75
 nao-yüan 獠猿 29, 32, 33
 NGO Êrh-t'ai 鄂尔泰 75
 Ngo Lai 恶来 58

 orang-utan 猩猩 5, 13, 29

3 译者按:《楼炭经》为一部佛经,此处高罗佩将“炭”误读为“灰”。

- OSMAN HILL, W.C. 奥斯曼·希尔 2 n
- OU-YANG Hsün 欧阳询 41, 67
- Pa-êrh (pet name of gibbon) 巴儿, 长臂猿名 73
- Pa-hsi 巴西 (42) 69
- PAINE, Robert T. 罗伯特·潘恩 98
- Pa mountains 巴山 60, 63, 65, 66
- Pa-tung 巴东 (14) 45, 46, 47
- PAN Ku 班固 35, 36
- panda 熊猫 30
- PAO Chao 鲍照 52
- Pao-p'u-tzû 抱朴子 39, 40, 55
- Pei-hu-lu 北户录 73
- P'ei-lai-ko 悲来歌 59
- P'ei-wên-chai-yung-wu-shih-hsüan (PWC) 佩文斋咏物诗选 61, 63, 67, 79, 91
- Pên-ts'ao-kang-mu (PTKM) 本草纲目 25, 27, 28, 33—36, 90, 92, 99
- P'ÈNG Ch'êng 彭乘 49
- P'êng-li lake 彭蠡湖 (22) 52
- pheasant 雉 22, 29, 51, 55
- Pi-tung (pet name of gibbon) 臂童, 长臂猿名 73
- P'i-ya (PY) 埤雅 42, 43, 93
- "Pidder" 彼特 (作者饲养的长臂猿名) 4, 10, 13, 102, 103
- Po-chou 潘州 73
- PO Chü-i 白居易 76
- POCOCK, R. 波考克 1
- Po-hu-t'ung 白虎通 35, 36, 73
- POLO, Marco 马可·波罗 1
- Po-ti-ch'êng 白帝城 (12) 45, 60
- po-yüan v. white gibbon 白猿
- Po-yüan-chuan 白猿传 67
- Po-yüan-fu 白猿赋 56
- P'o-yang lake (P'êng-li) 鄱阳湖 (彭蠡湖) (22) 52, 60, 62
- Pu-êrh 普洱 (71) 75
- python 巨蟒 9, 18
- rhinoceros 犀牛 18, 55
- rhinopithecus roxellanae 金丝猴 29, 36, 77, 90
- ROBERT, P. 保罗·罗伯特 1
- san-hsia "Three Gorges" 三峡 47, 49, 91
- san-shêng "Three calls of the gibbon" 三声 ("猿啼三声") 47, 56
- San-ts'ai-t'u-hui (STTH) 三才图会 25, 27, 30, 31, 33, 34, 36
- SCHUYLER CAMMANN 凯斯勒·卡门 36
- Seami 世阿弥 27
- Shan-hai-ching 山海经 26, 28, 38, 57
- Shang mountain 商山 (40) 66
- Shan-kung (pet name of gibbon) 山公 (作者饲养的长臂猿名) 72
- Shao-chou 韶州 64
- Shên-i-ching 神异经 26
- SHÊN Tê-ch'ien 沈德潜 46
- SHÊN Yüeh 沈约 52
- Shih-chi 史记 44, 93
- Shih-ching "Book of Odes" 诗经 24, 32
- Shih-chü-pao-chi-hsü-pien 石渠宝笈续编 83
- Shih-i-chi 拾遗记 50
- Shih-mên mountain 石门山 (20) 52
- Shih-shuo-hsin-yü 世说新语 49
- Shih-t'ang 石塘 (23) 52
- Shih-wan-chuan-lou-ts'ung-shu 十万卷楼丛书 73

- SHIH Yang-hsiu 石扬休 78, 79
- Shōheizaka-gakumonjo 昌平坂学问所 25
- shōjō (Japanese wine-spirit; Chinese hsing-hsing) 猩猩(日本的酒神,中国的猩猩) 27, 28
- Shōraikan-hinshō 爽籁馆欣赏 83
- Shu-chin 蜀志 48, 50
- Shu-hsüan-lu 树萱录 73
- Shui-ching-chu 水经注 47
- Shu-tao-nan (poetical theme) 蜀道难(诗题) 53, 60
- Shun (Mythical emperor) 舜(传说中的五帝之一) 55, 56
- Shuo-fu (SF) 说郛 46, 49, 66, 68, 73, 74, 90
- Shuo-k'u (SK) 说库 49, 72, 93
- Shuo-wên 说文 24, 35, 38
- SMITH, Malcolm M. 马尔科姆·史密斯 75
- Sou-shên-chi 搜神记 67
- SU Ou 苏鹗 33
- SU Shih 48
- SUN Hai-po 孙海波 20
- SUN K'ò 孙恪 69 sq.
- Sun river 濮江(19) 52
- Sun-shu Ao 孙叔敖 57
- Sung mountain 嵩山(8) 44, 62, 73, 74
- Sung-shih 宋史 78
- Sung-yang-kuan 嵩阳馆(44) 73
- swallow 燕子 22
- Szû-ch'uan-t'ung-chih 四川通志 75
- Szû-pu-ts'ung-k'an (SPTK) 四部丛刊 28, 40, 47, 48, 49, 62, 64, 67, 77
- ta fei-fei v. gorilla 大狒狒
- TAI Fu 戴孚 68
- TAI Shu-lun 戴叔伦 62
- T'ai-p'ing 太平(33) 61
- T'ai-p'ing-kuang-chi (TPKC) 太平广记 50, 65, 67, 72, 73
- T'ai-p'ing-yü-lan 太平御览(TPYL) 39, 40, 41, 42, 44
- T'ai-shan 泰山 44
- T'ai-yin-ta-ch'üan 太音大全 39
- TANAKA Toyozō 田中丰藏 88
- Tan-yüan-chi 丹渊集 77
- T'ANG Hou 汤屋 87
- Tao-tê-ching 道德经 23
- T'AO Ch'ien 陶潜 52
- T'AO Hung-ching 陶弘景 94
- T'AO Ku 陶穀 73
- Taoist Canon 道藏 55
- T'ENG Chih 邓芝 48, 49, 55, 56, 57
- T'ENG Shih-ju 邓石如 76
- TI Jên-chieh 狄仁杰 62
- Ti-k'u mythical emperor 帝誉(传说中的五帝之一) 22
- T'ien-pao 天保(46) 94
- T'ien-t'ai 天台山(50) 62
- tiger 虎 18, 29, 57, 69
- Ting-chou 汀州(63)(v. Fu-chien-t'ung-chih 福建通志) 75
- TING Luan 丁銓 28
- Ting-mao-chi 丁卯集 64
- tortoise 龟 18, 69
- TS'AI Hsiang 蔡襄 79
- TS'ENG Yü 曾燠 25
- Tsêng-wang-sun-wên 憎王孙文 57
- Tso-chuan 左传 70
- Tsung-hsüan-hsien-shêng-chi 宗玄先生集 55

- tu (large monkey) 独 (大猴) 36
 Tu-hsiu mountain 独秀山 94
 Tu-yang-tsa-pien 杜阳杂编 33
 TU Yü 杜宇 57
 T'u-hua-chien-wên-chih 图画见闻志 79
 TUAN Ch'êng-shih 段成式 28, 43
 Tuan-chou 端州 (43) 70
 TUAN Kung-lu 段公路 73
 TUAN Wên-ch'ang 段文昌 73
 TUNG Ch'i-ch'ang 董其昌 76
 TUNG Chung-shu 董仲舒 38
 TUNG-FANG So 东方朔 26
 TUNG Tso-pin 董作宾 20
 Tung-chai-chi-shih 东斋记事 49
 Tung-wu-hsüeh-ta-tz'ü-tien (TWH) 动物学大辞典 29, 36
 t'ung-pi "interconnected arms" 通臂 92 sq.
 T'ung-t'ing lake 洞庭湖 (1) 23

 Wakan-san zai-zue (WK) 和汉三才图绘 27, 34, 99
 WANG Chi 王济 93—94
 WANG Chi 王绩 74
 WANG Ch'i 王琦 59
 WANG Chia 王嘉 50
 WANG Chin 王缙 70, 73
 WANG Jên-yü 王仁裕 16, 64, sq. 73
 WANG Kuo-wei 王国维 22
 Wang-shih-chien-wên 王氏见闻 64
 wang-sun monkey 王孙 (猴) 57, 78
 Wang-sun-fu 王孙赋 57
 WANG Yen-shou 王延寿 57
 wei (long-tailed monkey) 雌 (长尾猴) 29, 30
 WEI Hsü-ch'i 韦虚己 68
 WEI Yüan-chung 魏元忠 68
 Wên-hsüan 文选 47
 Wên-ti (Wei emperor) 文帝 (魏皇帝) 51
 WÊN T'ung 文同 77—79
 were foxes 狐人 23
 were tigers 虎人 23
 white gibbon 白猿 33, 34, 40 sq., 50, 51, 56, 61, 67
 wolf 狼 69
 Wu, the state of 吴国 23
 Wu-chih mountain (Hainan) 五指山 (海南) 75
 Wu-hsi 无锡 (23) 52
 Wu-hu 芜湖 (32) 61
 Wu-k'ung (monk) 悟空 (僧人) 49
 Wu Passes (Wu-hsia) 巫峡 47, 64, 66
 Wu-p'ing 武平 49
 Wu-shan 巫山 (13) 45, 52, 53, 60, 63
 Wu-yüeh-ch'un-ch'iu 吴越春秋 40, 57, 67
 WU Yün 吴筠 54, 57

 YANG Chien 杨坚 54
 YANG Hou 杨屋 75
 YANG Hsiung 杨雄 51
 Yang-t'ai 阳台 45
 Yangtse Gorges 长江三峡 45—47, 57, 60
 YANG Tsung-su 杨宗素 69
 YANG Yu-ch'i (famous archer) 养由基 (射箭手) 41, 42, 50, 56, 57
 Yao mythical emperor 尧 (传说中的五帝之一) 56
 yeh-hou v. leaf monkey 叶猴
 Yeh-pin (gibbon's pet name) 野宾, 长臂猿名 16, 64 sq.
 YEN Hui 颜辉 91

- YEN Kuang 严光 72
- Yen-pu-tsa-chi 檐曝杂记 94
- Yi (famous archer) 羿 (神箭手) 38
- Yin-ch'i-sui-pien 殷契粹编 22
- Yin-chiang 鄞江 (17) 49
- Yin-hua-lu 因话录 72
- Yoshimitsu (Ashikaga shōgun) 足利义满
87
- YOSHIMURA Tanzen 吉村探仙 98
- Yu Chū-ching 游居敬 58
- Yu-yang-tsa-tsu 酉阳杂俎 28, 43, 67
- Yung-chia 永嘉 (20) 52
- YUNG-MÉN Chou 雍门周 55
- Yung-ch'un 永春 (60) (v. Fu-chien-t'ung-chih 福建通志) 75
- Yung-hsün 永顺 (54) (v. Hu-nan-t'ung-chih 湖南通志) 75
- Yü, mythical emperor 禹, 传说中的君主
21, 58
- yü 禺 large monkey; primates in general 大猴,
灵长类动物 27, 38
- YÜ Hsin 庾信 54
- YÜAN Chi 阮籍 50
- Yüan-chou 袁州 (26) 56
- yüan-hou 猿猴 33
- Yüan-hou-fu 猿猴赋 47
- yüan-nao 猿獠 42, 43
- Yüan-shan-hsien 猿山县 21
- YÜAN Sung 袁崧 46
- yüan-yu 猿猱 32, 33
- Yüeh, the state of 越国 23, 40
- Yüeh, the swordfighting Virgin of 越女 40,
50, 56, 67
- Yüeh-chi "Account of Music" 乐记 32
- Zen 禅宗 76
- zodiac, macaque appearing in 十二生肖中的
猴 36

补遗与勘误

原书第2页,脚注(a)增加:罗伯特·默恩斯·耶斯基(Robert M.)及艾达·耶斯基(Ada W.YERKES)的《巨猿:类人猿生活的研究》引用了有关长臂猿的西方文献,此书1929年出版于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出版社。其参考书目,也即593页以下,列出了17及18世纪西方作家文献及1928年前出版的现代相关著作。

原书第27页从上数起第7行,译文脱漏一行,应为:

who placed these things there, revile them and leave. Soon, however, they come back, and then all of them, etc.

译后记

去年四月初，“高罗佩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前夕，上海中西书局联系上我并力邀我翻译高罗佩《长臂猿考》。受宠若惊之际亦颇觉惶恐，一是因为自己并非英语专业出身，从未正儿八经地翻译过一部学术专著；二是此书涉及许多我完全陌生的动物学知识及术语。但《长臂猿考》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高罗佩生前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又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系统讨论中国古代猿文化的力作。据高罗佩女儿高宝琳（Pauline van Gulik）回忆，其父罹患肺癌后自知来日无多，于是加快了《长臂猿考》的撰写速度，同时还创作了最后一部狄公案小说《黑狐狸》，正如高氏二儿子彼特（Pieter van Gulik）所云：“他是战死在战场上的。”因此，作为一个研究高罗佩的学者，我很难割舍这本特别的“爱之作”。¹

最终，在许多朋友及高罗佩家人的鼓励下，我还是接下了这一任务。尽管我之前已通读过此书，并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但将其一字一句地译成准确流畅的中文仍是个不小的挑战。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不少学者及朋友的热心相助，如高罗佩长子高惠联（Willem van Gulik）赠予我珍贵的第一版《长臂猿考》；高宝琳及其女儿高若兰（Marie-Anne Souloumiac）、荷兰驻沪总领事鄱佩德（Peter Potman）及其夫人Ingrid d'Hooghe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作者万莲琴（H.de Vries-Van der Hoeven）赠予我高氏照片及相关资料；牛津大学田海（Barend ter Haar）教授帮助我解释此书中的拉丁语缩写字；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MC）的F. Heule博士赠予我《长臂猿考》的电子文本，并协助我将《高罗佩对中国猿的阐释及其范式意义》一

¹ 高罗佩在日记中称《长臂猿考》为“爱之作”，并在序言中将此书题赠给自己的四个孩

子，以分享曾经与长臂猿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

文英译发表；荷兰狄公网网主Marco Huysmans无偿提供我需要的相关资料……种种关爱，铭记于心，并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离信、达、雅的要求相去甚远，但我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能让读者充分了解《长臂猿考》的内容及其在汉学史上的地位。宏观上，高罗佩选取猿这一极为贴合中国古代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动物，将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文献及图像中的猿意象纳入视野，横跨文学、史学、动物学、艺术学等领域，探讨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猿、人关系的变迁，极具开拓性、原创性及交叉性；微观上，高罗佩广泛引证古代文字文献及图像文献，提炼出中国崇猿传统的三大理念，也即猿性高洁、重人伦、善采气，并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猿啸哀”、“猿连肱涧饮”、“猿善猴恶”、“猿通臂”四大认知误区进行纠偏，还长期饲养、观察长臂猿以获取研究对象的准确信息及音像资料。凡此种种，皆使本书成为一部以猿及人猿关系为研究中心的文化史名著，其在汉学研究史上的开创及范式意义不言而喻。

“你身在西方，但可以自由居住在你的东方。你需要的是某种古老，你可以在那里生活得很好”，阿尔蒂尔·兰波的诗句正是高罗佩一生汉学之旅的最好写照。高罗佩在天有灵，一定会乐见《长臂猿考》在问世47年后终于回归自己的精神故乡。

施 晔

2014年3月6日沪上栀子园